

2



鳴子

福建協和大學
圖書館

1926

800
Dz

無須社叢書之一

鳴子

北新書局印行

雜文小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出版

著者 沈從文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寶山路

北新書局

實價七角

目錄

戲劇

盲人

野店

賭徒

賣糖復賣蔗

雷神

羊羔

鴨子

蟋蟀

頁數

一

二六

三四

四三

四七

五七

六九

七九

三獸窳塔波……………九四

小 說……………六八

雨……………一一一

往事……………一一六

玫瑰與九妹……………一二四

夜漁……………一三一

代狗……………一四一

臘八粥……………一四八

船上……………一五七

估領……………一六八

槐花鎮……………一八三

散 文

月下	一九三
小學與浮萍	二〇〇
到北海去	二一〇
遙夜	二二〇
水車	二二八
一天	二三五
生之記錄	二五八
詩	
殘冬	二八三
春月	二八四
薄暮	二八五
螢火	二八六

我喜歡你 二八七

游樂 一八五

春日 一八四

寒冬 一八三

讀書 一八二

全友情緣 一七八

早天 一七五

乘車 一七八

漁翁 一七〇

匪非高去 一七〇

小學鏡照 一〇〇

日記 一〇三

人

說明

一個瞎子眼的女兒，尋覓女兒的父親。

女兒到後，而後許許多多。

到後，入到家中，事一次。

女兒，買酒，酒了一角。

可憐的盲女，什麼也不知，極其高貴。

人物

盲人，五十多歲，一個中年失明的人，說話詳。

二十一年，盲人的女兒，美術學校的學生，天真有幾年。

戲劇

盲

▲說明——

一個瞎子眼的父親，盼望女兒得一個情人。

女兒順了爹爹的意思，在爹面前撒了許多謊。

到後爹爹強著女兒，要找她情人到家中來一次。

女兒無法，把校中一位戲劇教員請來演了一角。

可憐的盲爹爹什麼也不知，極其高興。

▲人物——

盲人 五十多歲 一個中年失明的人貌極安詳

1 薇 二十一歲 盲人的女兒 美術學校的學生 天真有孩子氣

村 二十四歲 美術學校教員 美樣子誠摯

聽差 三十多歲

張媽 女僕

▲地點

北京南池子 盲人家中

▲時間

一九二六年 三月末

▲景

房子不很大。有床。有衣櫃。有圈椅。有寫字台。有地毯。各物精緻而整潔，表示上等人家的家庭，但又無奢侈豪華氣。

壁爲淡紅色，挂有兩幅大油畫。近沙發旁有一茶几，上置小磁茶具。茶几旁略靠壁處有一較小之几，上置曼特鈴琴盒。

寫字台上惟一用綠綢罩的電燈。陽光自窗間入，射到地毯上成兩個顏色。——開幕時，室中惟盲者坐於室隅沙發上，此沙發爲特製備盲人用者。——

盲

怎麼還不見來！年青人見了情人，握手，親嘴，擁抱，譚情話，問長問短，把和爹爹約下來的事就忘到腦背後去了。……

說是怕不好意思，那有什麼不好意思？爹爹又不是那一類頭腦頑固的人，見了要發氣。自己女兒高高興興的把她情人邀到家裏來，難道做爹爹的就非得放下臉嘴，做出不好看的臉相去充長輩的尊嚴麼？……

爹爹是個瞎子，什麼事都不能見了！女兒的大小都要靠用手去摸，不然，縱站到面前也不知是什麼人。——瞎子真是一點用處都莫有。

(微笑)再過一年，兩年，兩年半，就要這兩個人都住在我身邊，陪到爹爹，不准離開她瞎子爹爹。還得問他們要一個小孩子來。爹爹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眼睛又不見亮，也應當做一個小孩子的外祖父！

▲以手按茶几上電鈴，稍頃聽差進。

聽差 老爺叫？

盲 要你報張媽辦的事已辦了麼？

聽差 早就告她了。說已預備好了，只等用。

盲 (從懷中摸出一個金色打簧錶，撥動機關放在耳邊) 三點十七分，去看看外面客廳那個大鐘是不是對。

聽差 是！

▲聽差下

盲 過了一刻鐘了，這小孩子莫非誣我了罷。……

聽差 (進) 三點二十分還不到。

盲 好，你去罷。小姐回來時告我。

▲聽差下

盲 (微笑) 少年男女真只有情人是覺得可貴。有了情人的女兒，把寂寞著孤獨爹爹就忘却了。她不知道爹爹是等候得怎麼焦急。都不體貼一下爹爹！其實兩個人甚麼情話要談當到爹爹何常不可呢。當到瞎子眼睛的爹爹同自己情人接吻也不是可羞的事情。爹爹人老了，將把這個引爲安慰，不會妒嫉，不會……

▲伸手去摸，抓到那個曼特鈴盒子，把槩取了出來。將槩取出後置於懷中把絃調撥，彈出幾個散音來。

盲 要他們跳舞，讓爹爹來做槩師！學得跳舞，不拿來到爹爹面前

跳，難道就專是爲別人看去學習嗎？（笑）

▲將琴絃輕撥，自己低低哼著。

盲（輕唱）

昔年衰病厭芳樽，

今日芳樽惟恐淺。

……

太蕭瑟了，（又唱下去）

浪花有意千里雪，

桃花無言一隊春。

……

風迴小院庭蕪綠，

柳眼……

女 (在門外已聽了幾句，使用匆忙的脚步跑到盲人身邊握着盲人頸

項。)

爹爹！

盲 (把棗驥停) 馥兒，我等得想要抓到張媽發脾氣了！(微笑)

女 並不過四點，我答應爹爹四點以前！

盲 我以爲你忘記了。我才想：倘若是有什麼談不了的話拿到這裏來

說，等爹爹也充個「旁聽生」，豈不是很好麼？爹爹老人家怕什

麼——

女 (有羞態) 他來了。

盲 來了麼？請坐，請坐，坐這一邊，我們圍攏來點，好好，我今天

高興極了！……

女 還在客廳呢。爹爹莫先就客氣罷。

盲 哦，在客廳，那快請進來，快請來！怎麼又不直來我房中呢？難道還是客麼？都是自己人，：

女 （掩口）好，爹爹你坐到，我要他來。
盲 快一點，……

▲女下

盲 這孩子才有趣喃，把別人放到客廳去，又不是客……
馥兒這時必是有點羞澀，那個少年臉上總也略有點熱熱的，我這一對眼睛縱不能看什麼，但這個可以猜想得到。

盲 年青人誰都免不了，第一次見到他情人的長輩，心的不安，總是有。我應當學一個極其懂事的長輩樣子，用比平日還隨和的顏色去把這一對小兒女的拘束減去。

盲 應讓他們如在別處時一樣，一切無所忌憚，能在我面前恣意的笑

樂。

▲把曼特鈴置於几上時，女的已引男的進房了。男直趨盲者坐邊，與盲人握手，女立於旁微笑。

盲

（以兩隻手握男手）哦哦，請坐請坐；我馥兒說你不好意思來，這不是笑話麼？她專扯誑她爹爹，竟像爹爹是個極其不好的壞人樣，見不得他朋友一面似的！……馥兒把那圈椅移過來……坐，你坐吧，你來使我高興極了！真是，……說不出口的快愉。……馥兒也坐到這邊來，我們好談話。馥兒，你看你爹爹對你朋友是有什麼使你下不去的地方麼？

哈哈，爹爹快活極了。

女

（笑）他事情多，我說了許多爹爹要他來的話他才……你又扯誑我！欺到爹爹是瞎子，你必定都不曾同他說過！怕別人

見這瞎子爹爹，是不是？

男 （極其感動，但又忍不住笑。）是的，馥當真同我說過許多回了，本早就想來看看老先生，又恐老人家這邊在清靜中過慣了清靜生活的人，耐不得擾動，所以總說有事，事實並不多。

盲 我非常子願你來談談，我這麼一個人，總想常得兩個年青人來陪到談談話，我天天同馥兒說，我說你若是學校無多事，能抽出點空來，不妨天天來這邊，我是最喜歡和年青人談話的。馥兒不體貼爹爹意思，總扯誑說你事情多，又不好意思來。不好意思，這不是笑話麼？，不知馥兒背了她爹爹把爹爹說給她朋友聽說成個怎麼樣子！

女 （望男笑，臉紅。）說爹爹思想非常好，一點不頑固。此外就……
盲 馥兒我聽到你在笑，你今天也太高興了！爹爹思想不新，已無用

了，但不頑固。你們這時候才來，害爹爹一個人等了那麼久，我才還以為你們是在譚什麼別一類不能聽的私話去了！

男女互相望著笑。

女（忍不住了，走到門邊）張媽，張媽！怎麼客來了不拏茶！

盲 嘻。我高興的暈了，茶也忘到叫！馥兒不要叫她，（以手按鈴）

我爲你們蒸得有點東西吃，叫她拿來吧。……要吸煙麼？

女 他不用煙，

盲 不吸煙是頂好的，這東西傷腦。……能够喝一點酒麼？

女 喝得不多。（代男的答後，又望男笑。）

盲 酒大概總能喝兩杯。我是一個不會吸煙的人，但是白葡萄，玫瑰

一之類，我都有個約二三兩的量。

男 稍爲喝一點酒，對身體還有益。（稍輕對馥）怎麼不坐到！

盲 怎麼，馥兒怎麼客氣起來，我們是要你侍候的麼？馥兒真是學得太乖巧了，可是用不著這個！……

（又向男的）我們等一下吃晚飯各人喝兩小杯吧。你可以試試，我們這里葡萄酒還不壞。馥兒她也能喝一口。我們今天應說是慶賀：你們兩個年青祝我的康健，我祝你們兩個——今天我還爲你們預備了幾味合口的菜，馥兒說你所喜歡的那些都有。菌油還是從南方來的。其實馥兒她自己也喜歡這個，我也……

▲聽差進

女 要張媽來。

盲 你要張媽把那蓮子湯拿來就是。

▲聽差下

男 （望女）

女 (望男)

▲兩人互望著又笑。

盲 近來才開學，工課會不很忙罷？

男 不過一天這里那里跑，得下來的空閒也有限。

盲 聽馥兒說你零零碎碎的事也多。年青人能够做事總是好。像我現在是一切都完了。

男 都是爲生活，其實許多事也是在那里勉強。

盲 年青人有著力量同熱，實在也應多做一點事。像我年青時，同你一個樣：到上海這里那里，忙來忙去，吃一餐飯也像是從匆促中抽出來的一點時間。自從把這雙眼睛一瞎，清閒得倒寂寞起來了。若像初失明那幾年那種心情，簡直是不能生活下去，幸好近來人一天比一天老了，一切也看平淡了，不需要光明，似乎人依

然還是可以生活得下去。

女 (如想到什麼) 爹爹!

盲 怎麼?

女 沒有。(又望男笑)

盲 你看馥兒怎麼的孩子神氣! 把一個朋友，介紹到爹爹面前來，高興到這樣。我聽到你一個人常常在笑。你笑聲雖再輕一點，或者還只是臉上有點笑容，爹爹都能知道。爹爹是用一對耳朵可以代替眼睛的。……爹爹雖不聰明，但能想得到，你們兩個人見了我時臉都有點兒紅，可不是麼? 我猜你們這時的臉上又在發燒，爹爹的話決不會錯。

女 那是自然。

男 (望女微笑) 是的，我臉上有一點兒熱，但經老人家一說，我倒

不再發燒了。

▲張媽把蓮子拿來，各人一小碗，另外又拿了一張小茶几放在他們面前。

盲 張媽麼？

張 是呀。

盲 馥兒你把我碗中的勻一半到你碗裏，我才吃了點別的東西。

女 (用調羹將蓮子勻到男的碗中) 我也不很餓。

張 還剩得有，不够就拿來。

女 有了，有了，

▲張媽下，各人吃蓮子。

盲 馥兒，你朋友號什麼。

女 他叫村生。

盲 哦，爹爹真是善忘的人，……村生，你的詩作得好！

男 （怔着）不，

女 許多人都批評他像勃朗寧。（望男笑）

男 （會了意）那不過是無聊時像玩似的寫下的。

盲 （一面吃蓮子）不然。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有感動一個

民族心的力量。你可以成一個詩人，馥兒爲我念你那些詩，我覺
得非常之好。

男 那是老伯的誇獎。

女 爹爹，他近來還做得一個劇本呢。我們學校所演的就是他編排那
個。我演那女的，他就裝那男的，劇本情節非常好，可惜爹爹不
能看見。

盲 馥兒你們近來演劇是男女合做一起演嗎？

女 那當然，不則不會像。說話的自然，也正同我們如今到爹爹面前一個樣子！

盲 那是很好的。甚麼時候正式演時，馥兒引爹爹去聽聽，莫看也好。

男 (笑)。可以。

盲 ▲蓮子還是盲者最後才吃完。

盲 馥兒要張媽收了梳去。

盲 ▲張媽還立在外面等候，聽到時進來把梳收去了。

盲 我們剛才說到做詩，我記到幾句念給你們聽聽——

沙壩地方的少年受愛神射了一箭，

近來身上新發現了些羈羈絆絆：

面黃肌瘦不能喝吃又不能睡覺，

盡日哀歌學那些幽谷中的子規叫。

男 (以爲是盲人所做的) 詩很好。

盲 哈哈，很好，自己來誇獎自己呀！

女 爹爹，怎麼——

盲 哈哈，村生，你知道我怎麼會背誦這些少年男女情詩？你不必害臊，你贈覆兒許多詩她都一一爲念給我聽了！年青人做情詩總是拿手……

女 爹！

盲 怎麼，說不得？你怕羞麼？一個女孩子，把她男朋友背了人偷偷

悄悄寫成的詩念給自己爹爹聽，真好笑！我知道你臉上又在發燒了，但是爹爹還是要說。爹爹把這些詩記誦得許多，可一一念出

給別人聽。

男 (望女笑)

爹！你又答應我不同第二個人說！

盲女 這並不是第二個人。

(又向男的說) 村生，你還不知道我馥兒是怎麼樣一個不可靠的人吧。她不但把你贈給她那些詩讀給我聽，你們每次寫的通信也

女 (臉羞紅) 爹！

盲女 說完這節就不說了。——村生，馥兒人太不老實了，一點不爲別人著想來瞞到她爹爹！她把你寄她的信一封一封念與我聽，她知道這事無須乎瞞到瞎子爹爹。爹爹是個很可憐的瞎了眼睛的老人家，什麼希望也沒有了，只望女兒能得到一個真能相愛的朋

友。……

女 (有所傷已不能再笑。見到盲爹高興到由一對枯眼中流出淚來，忙起身用手巾去擦)。爹太使人難堪了！

男 (亦不再笑) 老伯太會取笑人了。

盲 (喘著氣說) 我常是這麼想：那一天，我的外孫大了時，我要把這些事學給他們聽！

女 (低頭不語)

男 (回頭去望那壁上油畫)

▲房中略寂靜一會。

盲 你們兩個人也應譚譚話。就當作跟前並沒有個瞎子爹爹一樣。

女 不在爹跟前，我們更沒有話可說了。

盲 覆兒又誑我，那有個少年男女在一塊沒有話可說呢。可以隨便譚

譚，爹爹此時正想聽一對年青人甜甜蜜密的譚那些小孩子痴話。

女 又好讓爹爹于別一個時候來取笑我們。

盲 不會不會，爹爹不是刻薄的人。你們樂意抱着親嘴，爹爹也不妬嫉。

女 從什麼事上談起？

盲 想到什麼譚什麼。

男 好好，我們來譚譚罷。（對女笑）

女 從那里譚起？又要甜甜蜜密！

男 甜甜蜜蜜……

▲兩人不能忍都笑了。

盲 就如公園中似的，不拘一個口上說「哎呀，愛人呀！我一切都是你所有的……」那個就……

女 實際上我們誰都不曾那麼喊過。

盲 那就說「親愛的……」也好。

▲男女同時大笑，盲者亦笑。

盲 就由親愛的起頭吧，讓爹聽聽。……人到年青真好，春天全是他們的。像你們樣，都是二十多歲的人，又是那麼相好，是頂可羨可貴的事！

▲略息

盲 春天是你們年青人的劇場，可以恣意演你們的戲。

女 演戲，就是受苦。

男 (望女笑)

盲 馥兒在爹爹面前又說起驕傲話來了！…… (打了一個哈欠)

記不得小時候在爹爹懷裏撒嬌的情形了，近來人大了就： (又打

一個哈欠)

女 爹會有點疲倦了！

盲 不要緊，不要緊，吃了東西過後是這樣。

女 可以休息一下。

男 真的，老伯可以休息一下。

盲 也好，也好，我就稍睡一回。今天說話說得太多了。只要略爲養

文 一下神就够，你們可以到花園中去。看看今年我的芍藥花苞怎麼

民 樣，我很掛欠牠。半點鐘以後就轉來告我。……

當到爹爹面前要你們說一說情話是不肯的，在園裏去，到那株櫻

桃樹下那張長橙上兩人去說罷。

盲 男女均感動，女握男手。

男 我想轉去了。(話極輕，以目取女意旨。)

女 (稍大聲) 爲你預備了晚飯，菜又合口，你不聽見麼？

盲 怎麼，怎麼，就要轉去麼？又無什麼頂要緊的事，慌甚麼。我只

稍稍睡下就要再來同你們談話。馥兒，引朋友到園中去吧。應當到太陽底下去多接幾回吻，莫辜負這個春天！

男 (感動) 好好，我們到花園去玩，老伯休息一下罷。

女 (感激的望男一笑) 我們就去，爹你睡罷。我爲你搭條毯子。

男 (見盲者起身想來扶)

女 他知道，摸得到……爹就蓋條薄毯子罷。……

盲 ▲盲者極其熟習的摸到床邊後，女爲將毯子打開。

馥兒，這個可以摸得到，……你們去罷。返身吃過夜飯，我還想要你們兩人跳舞一次，我會爲你們彈曼特鈴。……

▲男女退出，女在先。到了外面。

女 (望男笑) 第一幕完了!

——幕急下—— 其實四天不刮水

三月末作於西山

十一月、十二、十三、

客人出在夜裏

不

不

不

苗撤

不

不

不

野店

苗婦 今天累了，大家都睡了，我也應當睡覺！客人，客人，還要燈嗎？都不做聲，想來大家都睡熟了。讓我把燈吹熄，省得點油。

哺，——哺，——哺！

（燈熄後，有月光自茅屋漏罅處透光而入。屋的各角床鋪上，發出若有節奏的低微鼾聲。）

些，有亮圓喔！讓我算；十一，十二，十三，——外前天趕新場，難怪這時才出！明天又是二十了。——不知滿家那豬瘟死了不會？勸嫂子不信我話，其實四天不沾水米，老不老早放一刀，肉白淨點，也多賣得點錢。若是她明天殺

了，就稱他個十斤來——實在不賣，又托冬冬上場去稱五斤牛肉——

牛肉一百六，五抵五，五六三百；一個整八百！就拿那張楊合元苗票子送他，順便帶斤辣子。……

客人（低低自語）怎麼翻來覆去睡不著！會莫有狗蚤吧；不會，不會。爬是聽到爬，只是又不咬——怕不是狗蚤罷！走了這一天長路，脚桿都酸了，倒睡不著，這真有鬼！

（見燈爲苗婦吹熄）噢，噢，必是這盞燈作怪，吹熄起正好。噢，還是睡不著！

想想看，有些什麼事情在心裏，……毛藍三錢八的只剩三疋了，省青官布找不出銷路……忘記把那丈三的漂白竹布帶來了——還是睡不著！今天……

想想看……今天掌櫃那阿妍長得真好！莫不上二十歲吧。老板看來是不在家，樣子還和氣，摸過去總不甚麼要緊！好好，就過去吧。

（翻了個身，他就從那硬板上爬起身了。）

噢！好月亮呀。這阿妍今天真的也累了，一上床就睡熟了，你聽她打呼鼾呢。

（輕腳麼手的走過去）不會喊吧？不由人不心悚悚的跳啊！不要緊，不要緊，看樣子還和氣。胆子這麼小那有事送我做——

苗婦（聞窸窣聲，繼之以鈍重撞觸聲，知有人起。）客人客人，解溲罷，後頭，後頭牛欄旁。

客人 做不得，做不得；幸好不去，她醒著呢。

（將聲略提高）是，是，解個溲。我摸不到門，被你這打草鞋的

樵子差一點絆我一踐！

（低語）好危險呀！我以為這婦人睡了呢。還是莫起「二麻子心思」；見女人就打主意罷。

還是一個睡不著！當真有鬼？這時阿奴總睡好了。……莫又不睡熟，讓我試試看。吱吱吱吱，些，有老鼠子啃什麼呀！……這一下好了，我裝老鼠子叫，她都不起身來看她的米桶！

好了好了，就是那麼赤著兩個腳板過去吧。這一下可要輕一點，莫再碰傢伙響了。

怎麼我心裡還是那樣跳！不怕，不怕。脚色人難道這都怯場嗎？

苗婦（醒來畧有驚嚇，但語聲極低。）咦噫！是那一個！

客人（輕輕的）是我。

苗婦 是你，你——

客人 (摟著了阿姊) 阿姊阿姊莫做聲，我是想來——

苗婦 我這又不是……

客人 (自語) 這怎麼辦？

苗婦 你「亂鋪亂講」，不是個好人。別人守備游擊管千軍萬馬也管了，你管你自己的……也管不下！

客人 阿姊阿姊，我喜歡你，所以——

苗婦 ……………

客人 不喊就好了，謝天謝地！

(撫摸著阿姊胸脯自言自語)

阿姊身上肥呢，看不出！你看這一對奶奶，像兩匹小豬崽。

苗婦 (知道是日裡那年青布客故不再做聲) 你這客人莫是個好人。

(故意作態) 莫纏我！莫纏我！你再亂……我就要——

客人 (自語) 一喊怎麼得了？

阿妍阿妍，我把日裡你看見那印花圍裙料子送你。

苗婦 (想) 有圍裙布料呢。

苗婦 莫……莫……你再……我就——

客人 阿妍阿妍，我把那五尺大毛藍布送你做件汗衣。

苗婦 (客人以手擋住了她口，就不再說話了。)

客人 阿妍阿妍，你又笑了！

苗婦 笑呢，你娘……，壞良心的人，莫講禮，亂做事，我不……

客人 (想) 笑了，我可以全放心了。阿妍阿妍，今年好大年紀了？

苗婦 ……………

客人 二十歲吧。噢，我講我眼睛還會錯？一見你我就猜到了。

我明天去趕新場，轉身時，必定幫你買帶洋頭繩來，要紅的還是

綠的？

苗婦 我不要你那些東西，夜些仍到我這來，我老板——

客人 你老板來了時，我好讓他捉到，是不？

苗婦 莫是莫是。我老板上貴州去了，代狗進城去三五天還不能歸來，我——

客人 好好，總要來。老板娘這麼賢德，待人這樣好，那有個不來的道理。

客人 阿呀阿呀，你有幾個同年？

苗婦 討厭！莫和你講這些話。

客人 （見阿呀把臉歪過一邊）怎麼，發氣？

苗婦 怎麼……

客人 阿呀，你又笑了！我問你是已經有了幾個同年。

苗婦 我不懂你話。

客人 (想) 是莫懂還是莫講？

阿媽阿媽，當真不懂「同年」罷？

就是……就是你，我。

苗婦 老板惡得很，莫敢。

客人 莫有？莫有那我兩個是甚麼？

苗婦 只你這——

客人 (自語) 哈哈，第一個！

阿媽，喜歡你同年不？

苗婦 (略有羞態) 喜。

客人 (把阿媽臉對著了自己) 你，你又笑了！

苗婦 (以手攔客人之臉。)

苗誠 (以手磨磨人之劍。)

賭徒

苗誠 (湖南益陽) 賭。○

(這也許太專門了，非另做一篇骰經作註不可。因其字字須註，容人反而不下註解！鄉土性分量多的東西，縱註也很難使外鄉人體

苗誠會。)

容人 擬曲之二

甲 (以手擦腕中之六粒骰子。)

三哥，隔三不擲天六；

天犯叫我！

乙 (以手抓骰，憤然下擲。)

那就二五叫起來！

(後每一抓擲，即大聲呼之。)

三你擲顆六！

五四順條子！

六紅翻個面！

舛麻子唉，你看財神菩薩來了！

這下要扳本了！

六！六！六！……

看你媽轉成個甚麼

(大顆的汗，在乙額間出了許多。因期待這一粒未定之骰，又無所措手幫助其一變而為六，故惟抱膀子於胸，立攤旁以俟其究竟。)

甲 不要六！不要六！

甲 噢！十二點，中呀！

三哥，三哥，你家是中呀！

乙 日他的媽，看到一顆六就變了！

丙 三哥，我講，

你手氣不狠好，上頭原是吃家；

回回被他吃著；

下次應得改叫。

你看牠媽那窮骨頭骰子，

又不單欺負你我店家！

甲 （骰輪到他擲了，略搓手掌，起了個勢。）

看喔，苗三！

天你擲顆紅！

乙 (見骰擲下時，於腕中旋轉不定，忙用兩手指爲比，且大呼其

中。)

中！中！十二點，不要動！

又到你了，逃到那里去？

「老鼠子鑽牛角」，你登當了！

甲

(大呼以抗之。)

中你中卵用！

三五順來了！

二三梳子花！

天六是籃子！

快——快——一顆紅，一顆紅！

噢，媽拉個舅子，老子講恁會變嗎？(果不其然一顆紅，助成了

一個十六點大快，於是苗三哥又輸了。）

乙 日牠的祖宗，鬼骰子！

丙 報你吃家是吃家，逃不過。

三哥還不服勁，

其實這鬼打卦准靈。

我說三哥三哥，

不要同他叫，就皮經打我算了！

三哥一個不信邪，

硬要天犯叫躄麻子——

躄麻子見你抬禮物上門，

那有個不收的道理？

於是，光打光，

錢到別人手裏去了！毛去騙錢。……
橫順助和麻子——
來！來！三哥，

儘我這點注，就皮經打你吧。

下叫叫你也好，儘你隔，斷；

我們倆是老賓主。

乙

（勝還抱着未放下，目視數錢不清的麻子。心憤憤然，還不服氣，預備下一莊再賭。）

那麼手痞，不要了。

你叫別個吧，我分一半。

丙

（以手理錢）。

來！來！這點注，不多，

下叫叫那一個！

天犯也好，不拘他隔，斷。

甲

（還在數錢。狠輕的說，意似報他的仇。因適間丙曾勸苗三莫同他過注。）

鬼老二耍。

丙

舛麻子唉，贏了莫耍狂！

你不要別人會耍的。

來！來！經打那個！

下叫讓他隔，斷。

老羊也好；不拘……

（丙的注，是十個銅圓上放六個小錢，把抽水子的錢也預備了。見無人接應時，又以手去理錢。）

頭家（手上拿一塊南竹片，用爲骰子擲時磕平的東西，油光油水，

同他一樣若很老成。）

好，好，你老哥莫擺吧，

讓別人下家來。

鮑麻子不願同你過注；

三哥今天手興又痞，

不然他是不懼怯你的。七八的比這擲頭大得遠，碼子也長。

丙 不，不，我放那一個八點吧！

（他以手如猜拳時樣，用大指同第二指在空中畫個八字。）

八點，八點，誰來！

甲（把錢數完，走了。）

頭家 怎麼，怎麼？

更來麻哥，助和一下場合吧。

甲 有事，有事——

今天關餉，等一會再來吧。

乙 他媽刮刮匠；

丙 刮得兩個就跑！

好，日他媽大家莫做的！

三排全天下莫莫滴。

他媽不曉得刮刮匠。

賄賂人看家來。

我年後，

同麻利難存聚，

更來見麻利，

更來見麻利，

賣糖復賣蔗

擬曲之三

——大哥大哥，吃一節吧，不要緊！你我好弟好兄，算個什麼呢。

今年甘蔗生意被他媽蠻寨人措死了！五百六，四十根，……

那里那里，去年子三百七八的比這捆頭大得遠，碼子也長。

我想管他媽混過這兩月，到三月間仍去挑個糖担子漂場，比這總

對勁點。

（從街那端來了一個小孩）

——這是腰節，包甜包脆；不甜不脆不要錢。老弟就拏這一節吧，選

也是這幾節甘蔗。唔，唔，這節腦壳好！腦壳極脆，六十歲的土

地公都嚼得動。吃了水氣淡撇撇的不退錢，噢，噢，是我說錯了，吃了水氣淡撇撇的退錢！

你這老弟才忒刺！實在莫打量買就算了。

（小孩悻悻而去，以目送之。）

大哥，大哥，你看生意難做不難做？一遇到這些嚼精鬼，又不麻煩死人！把你甘蔗選了半天，灰都揆去了，買又不買。大家都想選有尾巴的長，腰節的大，腦亮的甜；如了大家意，我只好賣婆娘——

可惜我又莫有婆娘。

我媽上月幫我到小教場去相那門親事，開口又不大！別的不算，光陰燒紙錢就是一個八十吊；有八十吊錢我不去把南門外那飯舖

贖轉來，還去討婆娘睡覺？

「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長。」哈哈！大哥大哥，你是有媳婦的人，怎麼，磨不磨？

（他用刀比到割斷處一壓，一個渦螺圈後那甘蔗就斷了。）

——大哥大哥，今年轉糖那生意總還好。片糖二百三，二百一二，一片至少是一個對本。倘他媽只有這甘蔗生意悖時！來不來五百六的底子，你看從那些地方叨得到光？

（他把新切斷那節值五文一段的腰節，塞到蹲在攤旁一個大孩子懷裏。）

——大哥大哥，你就試吃一節吧！這節好，這節好！打口乾算不得什麼。你我弟兄那麼小氣，顯得生分！

我一天口裏是不斷嚼咬的。那些尾巴頭子，不好賣，我就對口裏

霄神

甥

呀呀呀，時不通來運不通，媳婦獨愛野老公——我朱二袍子既無媳婦兒，也算罷了。咕嚕咕嚕，肚子在喊起來了，是餓了罷。肚子呀肚子，關餉來得二兩六錢三分銀子，一口氣「快馬加鞭」來到大橋上，三次「撒十」一次「合六老爺」送得我乾乾淨，拔本是無望了，肚子你縱有委曲，權且也忍受著罷。可恨狗娘養的楊五不是人，別人賒賬大胆賒，惟我朱二瞧不上眼，有那一天運氣來時；「用門板去擋也擋不住」那種運氣來時，狗爺的楊五呀，你看就是。如今運氣是如此，困死了英雄好漢，豈不可惱呀；咕嚕咕嚕，肚子是又在喊叫了，且待我想一妙計，（低頭科）

呵呵，有了有了，到舅舅家去，裝作了改邪歸正的模樣，求舅舅饒，把飯吃完，得便相機行事，再向賭場發展，呀，真妙！乘此天氣還不很晚，何不取道往舅舅家中。

舅

（跪於神前）菩薩呀菩薩：小民致詞，仰祈垂聽！得蒙大神大帥，保佑我家老幼清吉，六畜興旺，小民今日，特備三牲香燭，敬答神庥。以後凡事照顧，尤其有賴於大神大帥！

甥

放開脚步，騰雲駕霧般就來到王家街口了。前面門上貼有金色福字的，不正是舅舅家中麼？且待我上前一觀。噲，門掩著咧。且待我從門罅間一觀。噲，他在跪著咧。且聽他說些什麼。哦哦對雷神祈禱呀！雷神若可求，待我明天也買三個錢香，兩個錢紙，去磕個頭罷。咕嚕咕嚕，肚子是又在噉了。堂屋中所陳列的雞豚，可不是極好味道的三牲麼？「有美一人，顏如舜華，」可望

而不可即，好不急人呵。且待我想想看，（低頭科）如此如此，計是有了。我何不乘此就偷偷悄悄挨進屋中，爬上樓去，暫替雷神，略示威靈，騙他一點酒食吃。知道了咧，我就說心中迷糊，莫能自主，因此爲神所攝，登舅樓上。呀，呀，不要回頭，不要回頭，門是進了，頭不回過來，他不會知道罷。且上樓去。樓是上了。且聽——

舅

尤有請者，大神大帥……

甥

他在祈禱咧。可惱呵，聲音如許輕，連你外甥都不聽到，難道雷神比你外甥耳朵還好麼？且待試擲下一點什麼東西看看，叮噹，這塊破碗正敲到酒壺上，那壺中的酒是味道多美呀！
怪哉！既無微風，此物何來？哦，大神大帥，威靈在邇，仰鑒民心，乃有此舉。大神大帥鑒諸呵：小民周必富，平日誠實待人，

與物無忤，此次——

甥 他以為是真咧，且待我再擲一點什麼下去罷，哺塗，這磚頭正打那三牲之一，尾巴上剩了一匹毛高高撓起的雞公上，雞的味道是多美呀！

舅 大神大帥，弟子磕頭！（自白）莫非此神耳聾，聽不到我的納賄麼？且揚聲罷。（調嗓子科）大神大帥得知！小民周必富平時誠實待人，與物無忤，此次謹備三牲香燭，良醞黃楮，原以多蒙大神大帥照顧——

甥 咕嚕，咕嚕，肚子又在喊了。再打下一點大點的什麼東西，把他嚇昏過去，我就可以不忙不迫，拿起三牲盤子，回家下酒消夜，豈不是好麼？嘩喇，可惜神的牌位打倒了！且聽他是如何言語。

舅 （自白）怪哉，怪哉，安有如此脾味不好之神！莫非是今天酒之

類過醞，吃多了使酒瘋罷。莫非是——

甥 可惱呀，還不昏過去！你看法寶罷，噁哩活落，可惜可惜，這一下把酒壺打翻到地下了。

舅 （自白）是大神發怒說我不誠麼？是大神當真已醉，致失常態麼？如果是醉後鬧酒瘋，我又得備一升葛根湯了！（調好嗓子）大神大帥在上，小民磕頭！若爲小民不誠，大神發氣，容俟贖罪，殺豬宰羊，爲大神壽！惟是天威咫尺，難測方向，還祈大神再示以信物，以便——

甥 他在要信物咧。再賞他一磚罷。這一下可小心莫打到三牲上。呵喲，呵喲，磚却完了。還有什麼罷。呵喲，呵喲，什麼也無呀！且把我這一頂爛氈帽丟下去罷，呀，法寶到了！

舅 （自白）呀，像是什麼！從空落下，莫非是……罷。且拿來看看

看。呀，一頂帽子，還熱熱的，怕會是大神從誰頭上攝取而來，以示信於我的罷。且再試試看。（調嗓子）大神大帥容稟！所示信物，已蒙擲下，能以其次，再把一件，以便將來小民一送廟中，一置民家，香花供養！

甥 這怎麼辦，還不够呀！難道我自己也擲下去罷。有了有了，且把脚上這一雙破鞋丟下去，呀，看法寶呀！

舅 （自白）別樣鬼物，決無攝取什物之神力，且如響斯應，今天是顯然大神降止了！看看却是何物。好傢伙，一隻破鞋！內猶微溫，依稀若有香氣，莫非是大神自己所穿的罷。聽說是穿了大神之鞋，戴上大神之帽，則可以遁身隱形，我何不把那一隻也一同討來。（揚聲）大神大帥在上，威靈赫耀，但增惶恐！大神既有寶物，且把那一隻也一齊賜下罷。

甥 他說是寶物有用處咧，這一隻是不擲不行了。且脫下來，呀，看法寶呀！

舅 （自白）當真得了，大神好意，不可不謝。（磕頭科）

甥 他又在磕頭咧，看他還說什麼。

舅 既蒙大神大帥所賜，理合受用。（自白）且把自己鞋帽脫下，將這寶物穿戴起來，走出去試驗一番。記起街口梁鄉約家，新醃有火腿數個，得便偷他一二隻火腿回來也好。倘若可行咧，以後是不愁一切了。

甥 他把我鞋帽換了。咕嚕咕嚕，肚子又在喊了，且委曲一下罷。

舅 大神大帥容稟！蒙賜冠履，諒有無窮靈妙，讓小民僭越，穿戴出去一行，若能隱遁通神，大醮三日，決不相誑！

▲舅退

甥

他出去了，赶快下去把他鞋帽穿戴停當，抗起托盤就走罷。一，二，三，四，五，六；樓是下了，只有七！（吃）咕嚕咕嚕，肚子是忍不住了，太委曲了牠，先割到一隻豬耳朵吃安安心罷；呷嚙呷嚙，好味道呀！再把右邊一隻耳朵也割下罷；呷嚙呷嚙，好味道呀！嗨，我才呆哩，這雞頭是多餘，我見不得你那到死還昂昂然的怪模樣，不如且吃了罷；呷嚙呷嚙，好味道呀！頭是吃了，腿子不吃，還說是看得起一個看不起一個，也吃了罷；呷嚙呷嚙，好味道呀！我真瘋了，誰家的白煮雞失了頭腿還會剩兩個翅膀麼？不如也吃了罷；呷嚙呷嚙，好味道呀！

▲舅上

舅

不知何處來得鬼魔，騙得我好苦！待到我一出大門，就爲擔水賣的老田取笑，說我這帽子是從城隍廟租來辟邪的，豈不可惱麼？

第二次碰到那趙家小伢子，又笑著嚷著喊我是顛子，說是「大家看顛子罷，」好不嘔人！眼看是不必再想打主意跑到梁鄉約家去偷取那火腿了。且趕回去瞧瞧三牲，遲了莫會又爲貓兒拖去呀。返得身來，不知不覺大門已是在望，脚步真快！嗨，像有個人。待我細細一瞧（擦眼科）莫非是雷神麼？或者大神見我起不良心，生盜竊意，得了法寶，即想走到別人家去，抗取火腿，故乃靈而不靈麼？但據說大神是身長不過一尺，頭戴紅帽，身穿花衣，臉如冠玉，此神身個兒無乃太大！夜色朦朧，可惜身上衣衫花朵，分識不清，且待他回過頭來，看看臉是何等顏色。

甥

呵呵，怎麼不咕嚕咕嚕呀（鼓腹科）小小的委曲，是找到頗大的安慰了，不要再呻喚罷。可惜的是磚頭下落，無意中把酒壺打翻，弄得個滴瀝無存，若是那麼一口又一口，豈不是更其有趣

麼？嘿嘿，肚子既已塞滿，且把這剩下的雞魚收拾收拾，回家去！好好，收拾是已經停當了，乘到舅舅他老人家歸家以前，就轉身罷；（唱）這邊走；那邊走；走出大門口，碰到一隻狗！

▲出門即爲舅舅撈住

甥
喲，舅舅你老人家又不害人啊！雷神把你外甥鞋帽擡去，外甥赤個兩腳趕來，老人家倒把外甥鞋帽穿戴起來到處逛呀！……

舅
我把你這小鬼——你作弄得我好苦呀！讓我搥死你。

▲丟了托盤中三牲，脫身就飛跑去了。

羊 羔

把總 這年頭真不是玩意兒，四兩六錢銀子陽歷年過了還得過陰歷，單是外甥們的押歲錢就不容易招架！聽說當大王比做官還好，倒不如明年開正時也跑到和尚洞去當嘍囉罷。不過一繩子細來，牽到北門外去，噤的一下，腦袋飛了，也不是玩意兒！且再思索思索罷。咳，「躄媽看戲，依不得那麼多」！閒來無事，坐到家會生出黃瘡病來，不免向長街走走罷。遇到苗子老庚，扁擔上肥雞肥鴨，亦不妨選便宜隨便帶一點歸家。說著就到了街，脚步好快呀！今天是臘月十三了，這裡那里，賣紅紙喜錢的寶慶老好多呵。喜錢門神，好醜是貼到大門上完事，在三十夜來買，所謂「三十夜賣門神，脫貨求財」是也，豈不便宜點麼？噯，好不熟

關！白菜成挑，蘿蔔成筐：這都用不著。且再邁步走到那邊菜場頭上去看看罷。說著是又到菜場頭上了，脚步好快呀！太太奶奶，小姐少爺，黃家阿三，趙家老四，藍子在手上提著，錢在荷包裏響著，好不熱鬧！

屠戶 今天生意真好！還不到半日，剩下來的，就只是這一點兒羊肉，到晚來，豈不是光打光罷。待我重新檢察一道，嘿，我忘記了，還有一個羊羔咧。來一個主顧，二十枚出脫，兩面都得了便宜了。誰要呢，來來往往的太太小姐？城裏人真傻得可笑！只知吃淨巴巴的大腿肉，却無一個人能領略羊羔的美味來。且待會罷，主顧是越遲越好的。說到主顧，那前面戴紅風帽的不正是個好主顧麼？

把總 走來走去，走到這里來了。抬頭去看，那前面案桌上，不正是

懸挂著一個極嫩羊羔麼？那坐在案桌邊的，不正是羊屠戶鄭回回麼？讓我攆去仔細瞧瞧，說不得見機行事。若是便宜，就買來清燉煮湯吃罷。羊羔味道是多美！這兩天吃來又是多自在！驗方新編上且常說到羊羔是溫補祛寒的咧。且待我過去看是如何。

屠戶 主顧是過來了，大概已見到了羊羔罷。我好快活！

把總 喂，大老板，不見許久，近來生意好呵。

屠戶 （獨白）我道是誰，這樣一個老痞子呀。得小心防備他，說話不落詮，莫又讓他佔了便宜去。（高聲）我道是誰，原來是總爺！好久不見總爺，近來是更其胖壯發福了。坐坐，錢櫃上可以隨便坐。久不見總爺，還以為是——

把總 近來天氣太冷。

屠戶 噯，近來天氣冷，所以——

把總 假是早放了，不當班。

屠戶 風也大。

把總 是罷，上了點年紀的人，風這東西真是個頗爲可惡的敵手。

屠戶 (獨白) 我倒不怕風，却是閣下一來……(高聲) 怎麼，坐下罷，客氣不得，想來也走累了！

把總 好好，就坐下了。近來生意是好極了罷。

屠戶 總爺說得好。

把總 (獨白) 這以後應說什麼？就單刀直入的來把羊羔誇獎一番罷。

屠戶 (獨白) 這東西在想什麼，怕不是又要對殘皮剩骨開捐了罷。

把總 (獨白) 如此如此，這麼那麼，羊羔就……如此如此，這麼那麼，我就開口罷。

屠戶 總爺上街來是辦年貨罷。

把總 順便，玩玩，遇到什麼，也買點。喂，大老板，那鈎子上掛著的，不是一個羊羔兒麼？

屠戶 正是。

把總 有了主子麼？

屠戶 (獨白) 來了咧，且就說是「沽之哉」罷。(高聲) 假若總爺看如意的話，高興做牠的主子，二十枚銅元就是總爺的了。

把總 (獨白) 二十枚，好傢伙！在我跟前倒敲起來了呀！

屠戶 總爺買回去燉起下酒，那是再好沒有了。

把總 當真是好。這兩天吃羊羔是適宜不過的。加一點大白菜之類，放到爐子邊去，少不了大蒜辣椒，同時莫忘記於作料中多來點薑酒，……羊羔是這樣嫩，真妙！不過是——

屠戶 總爺是吃不得麼？

把總 吃得吃得，牙齒啃這類東西還行咧。不過是——

屠戶 不過是難得費神？

把總 不，不，我有當差的，他們洗的一切豬肚豬腸，我是都可以放心的。

屠戶 (獨白) 不過是因爲二十枚銅子不合算罷了。且看你還有什麼法術。

把總 (獨白) 且待一會。又待了一會了。(高聲) 大老板，你這羊羔真好呀！

屠戶 (獨白) 又來了，他又在讚美羊羔！且是那麼說罷，(高聲) 總爺既然愛上這羊羔，二十枚就買去罷。

把總 二十枚是不貴，真好！(獨白) 他把「就買去罷」的「買」字

說得特別用勁，是防備這一手了，待如何是好？

學徒 走來走去，一個菜場已跑遍，應買的是買下來了。這剩下的錢是怎麼一個辦法？再走過去看看罷。走來走去，又走到這個地方來了。前面不是有一張案桌麼？且待看來是何種肉類。呀，好一個羊羔！上前天掌櫃豈不是正談到十二月用大白菜燉羊羔的味道麼？買回去是不會受斥責罷。且問問看：老板老板，問一聲這羊羔有了主子麼？

把總 （獨白）一個敵人來了。且如此如此，這麼那麼罷。（高聲）老弟要羊羔麼？三十枚，不少也不多，是鄭老板才說的。

屠戶 不是那麼，老弟要，少一點也可以罷。

把總 少一點也可以，二十八枚是不能再少了。

學徒 （獨白）好一個羊羔，又不是人參果，要二十八枚，且過那一

方去看看。

屠戶 還一個價再走罷，二十六枚好麼？

學徒 (獨白) 二十六枚我稱三斤豬大腸去了。

把總 (獨白) 不怕你不走！

屠戶 怎麼你說三十枚？

把總 你這羊羔確值得二十八枚的！

屠戶 既然值得，你老人家花二十枚就拿去罷。

把總 (獨白) 可惱呀，又說這話！最好是做爲沒有聽見，不理他。

且待一會看。又待了一會了。(高聲) 老板，你這羊羔嫩極了！

屠戶 總爺也不是外人，也用不著多計較，十八枚就拿去罷。

把總 (獨白) 還是用不著回答，且待會看。哈，左待右待，待到太

陽到了中天，又是午時到了。說是午時，就統的聽到觀音山一聲

午砲的響聲。那一旁來了一副什麼擔子，大約是要到這邊來了，是不會再來問羊羔？

麵客一出大門，就「三個錢開當舖，攪手脚不勻」，豈不可喜！到三點鐘大約就可以挑空擔子轉家，那是無疑的事，好不快活！從菜場過身，到南門外去，好運氣大概還在前面。這里人多，且把梆梆來敲打一陣，遞別人一個知會罷。邦邦邦邦，邦邦邦邦，梆梆是敲得有個樣兒了，大家有耳朵的總都可以聽到了！再來提起嗓子喊兩聲看。喂，劉喜喜的麵呵！有鴨子三鮮湯，雞肉餃子，湘潭醬油，坨田紅棘子的麵呵！

把總（獨白）是劉喜喜的麵咧。且如此如此，這麼那麼罷。（高聲）

瓜打瓜，我說那賣麵的，你過來一點罷。兩枚一碗來兩碗，不要辣子，油水重點，淡味，帶性，如此辦罷。

麵客 是罷，你老要，不合口莫把錢。

屠戶 我是吃不得的。

麵客 鄭老，你吃得！說是三鮮，就只鷄鴨：難道我不是教中人麼？

把總 吃得，吃得，喜喜的麵吃長齋的也人吃得，還怕麼？請！請！

客氣却不是我們城裏人應有的！

屠戶 (獨白) 這種殷勤，不吃是不好意思，且吃了再看罷。

把總 (獨白) 「捨不得家雞，打不得野鵝」，錢是我來出，那可無

疑了。再來這麼一著，是妙！(高聲) 不客氣罷，別人家早已把

錢送了，還待你來開發麼？我們都是幾個相知常做一堆的，太分

彼此，反而生分！把你錢收回去罷——喜喜你把你擔子挑去了

罷。

屠戶 這太說不去了。

把總 有什麼說不去呢？我才見你！吃一碗麵當點心，還分彼此，把老朋友都不當數！

屠戶 我實應當請總爺才是……

把總 我不愛聽你那種話。有什麼應當不應當？難道我就不應當來做一個小東麼？這一點面子都不賞我做麼？

屠戶 總爺如此說來，使我真是說話不得。

把總 (獨白) 正合孤意。

屠戶 我下次應得請總爺喝一杯。

把總 (獨白) 下次嗎？如此如此，既已如此了！且待一會罷。說是待，又待有一袋煙之久了。(高聲) 咳噫，大老板，你這羊羔

真——

屠戶 那麼，總爺喜歡就拿去罷。

把總（獨白）說是拿咧。就當真拿罷。（高聲）好好，那我就謝謝你！（把羊羔取下）這時天也不早了，我就拿回去用開水煮起來，我們改日再談罷。（下）。

屠戶（目送其去）一個老痞子，簡直合他用不上一點客氣！

——完——

七月十八日於西山白屋

（獨白）再合那寫。

（獨白）再合那寫。

（獨白）再合那寫。

（獨白）再合那寫。

（獨白）再合那寫。

（獨白）再合那寫。

鴨子

——擬狂言——

葛 (上場自白) 本人葛喜發是也，小有微名，全城大小皆知。自小家窮，無從讀書，秀才舉人，是以讓別人去中，自家做下各種營業，依然是吃，喝，賭，下痢，打擺子，……春天賣春捲，夏天賣西瓜，冬天賣粑粑，是這樣的八月，則賣鴨子；——

(高聲) 喂，喂，有人要鴨子麼？爛便宜！鴨子，燒臘鴨子，才出滷缸肥嫩新鮮的大鴨子！抬頭看看，居然來到東門大街，且把籃子放下，看是如何。籃子是放下了，怎無一個人呀！是夜靜了，別人都睡了，待我再高聲喊罷。想一種巧妙方法，把這些

睡下了的人從夢中喚醒，今天就可提空籃轉身了。鴨子，鴨子，兩個頭三隻脚的鴨子！鴨子，鴨子，新鮮的熱巴巴的滷鴨子！如此一來，聽到的會要來看看了罷。但願前來的是個財神。且如此半夜三更，還有人在街上大喊大叫，吵了自家睡眠，豈不可

惱？待我打開大門一觀。大門是打開了。四處一看，我見到空屠棹邊那個賣東西的人了。喂，是——？

葛 誰要？爛賤的滷鴨子呵，三脚兩頭的……

痞 我以爲是誰，這是葛喜發呢。他說是三脚兩頭，待我要他前來問他一番，驅一隻鴨子吃吃也是不壞。我說，你那賣鴨子的，我買一隻鴨子！

葛 財神說到就到了，真好運氣！且上前去看看是怎樣一種人。最好是偷了錢買東西吃的小徒弟，次好是贏了錢回家的賭棍，還好是

巡警，不好是……

說來就來到面前了，噫，我道是誰，什長，怎麼還不睡麼？

痞 是早睡了。醒轉來，餓了，聽到喊賣鴨子的聲音，所以開門來，想不到是你！

葛 (自白) 我的天，在你開門以前，我也想不到是你這樣一個痞子呢。

痞 (打了一個哈欠) 鴨子是新鮮罷？

葛 (自白) 他在問呢。怎樣說是好？有名的賒賬明天還，到了明天又還是明天。怎麼辦？不賒罷，那不行！待我想想看，好好，有了主意了。我且如此如此。(高聲) 什長想吃鴨子麼？請隨便罷。

痞 我還想明天能從把總大老爺處得幾吊錢，不然欠的錢也太多

了。……

葛 (自白) 又是明天！

痞 今夜再除一隻給我吃，明天一共算，好罷。……

葛 這里有的是新出缸的肥鴨子，就請吃罷。……

痞 (自白) 請我吃咧，莫放過他，橫順鴨子是好吃的。喂，喂，多

少錢一隻咧？

葛 請罷，你我自己幾個人還論價麼？

痞 (自白) 且待我吃了再說。但也得客氣一點。(高) 我問你，是

多少錢一隻？

葛 不論錢罷。隨意補多少是多少。難道什長還好意思虧我麼？

痞 是是，我這人是怪不好意思要人吃虧的。拿攏來讓我揀罷。

葛 (自白) 這怎麼辦？回過頭去罷。回過頭去我就有法可設了！哈

哈，頭果然是回了。要快一點，且把鴨子藏起罷。一隻兩隻，三副肝，五隻掌，五個頭，七個翅膀，都塞到抱兜裏了。平日怨抱兜太大，累贅人，今天可用得著了！不會知道罷？這可使我著急！知道就糟了。諒來無妨。抱兜大，並不顯得脹咧。

怎麼，不攏來，你是怕我吃白食麼？不放心麼？大爺此時荷包裏就有的是……

葛（低）有的是鴨子。（高）不是那樣，不是那樣，什長你錯怪人了！我看你回過頭去，還以為你想著什麼，嫌我鴨子不乾淨咧。難道什長的賬都放不過心麼？什長原是熟人，豈敢……我把帕子揭開，什長你隨意揀罷。

真是朋友，把籃子遞過來讓我揀罷。好好，我也只要吃一隻鴨子加一副肝就够了。（自白）我不把你這老傢伙籃子裏的鴨子吃得

光打光，也不算好脚色！）

葛（忍了笑）什長請罷，勿用客氣！

痞怎麼，一個空籃！

葛（忍了笑）一個空籃麼？

痞一個空籃！

葛什長說笑話！籃子中不正有兩個全身，同到一些翅膀頭脚麼？

痞那里那里，你看我把籃子倒給你看，籃子是倒了，你看！

葛必是什長收了，故意來同我開玩笑！

痞那里那里，難道別人會變戲法不成。

葛我是非常清白籃子內所剩的件數的。

痞那就怪哉了。除非是鬼拿了去。你記記罷，莫是你已經賣完了

葛 那里，我還不得第一次生意！什長，我不會忘記的。兩個全身，七個翅膀兩個頭，三個掌；你不聽到我鬧玩笑似的曬著兩頭三掌的涵鴨子麼？

痞 聽是聽到的，正是聽到了才出來。你可以好好記一下，或是數數荷包裏錢，會怕是先一次到賭場上賣脫了？

葛 不會的，我抱兜裏一個錢都沒有。你不信，我可以拍給你聽，噠噠噠噠，你看這是錢的響聲麼？若是果真鴨子能進抱兜，倒不如說是鴨子聲音！

痞 那就真怪！

葛 我看不是怪，必是什長故意同我鬧著玩，收了。

痞 決不會的，鴨子是那麼大，收得了麼？

葛 收得了。什長抱兜比我的大多，再多點鴨子也收得了。

疼 怎麼你冤起人來了！你不信就待我拍給你聽罷，噠噠噠，丁丁

當，這裏面響的還是一把鑰匙！你想想罷，你是賒給誰了！

葛 不，不，我敢發誓，我發誓說在你喊我以前，牠們還是老老實實的臥在籃子裏！

疼 我也敢發誓，除了只是心裏想吃點翅膀胸脯以外，並不會把小到

一顆鴨心之類塞進口裏過！

葛 那不消說是因為你想吃牠，所以牠就跑了。

疼 鴨子又不是活的。

葛 但牠也有知覺，遇到牠不願意時就走逃了，況且雷神會……
疼 好，好，我們莫談這個罷，那東西靈敏極了，也許聽到。

葛 (自白) 這傢伙一提到雷神就心虛咧。

疼 (自白) 今天運氣太糟了。到手了的東西偏爲雷神搶去，這時能

得大一點的膊腿，同到點肝肚鴨掌之類來下酒，豈不滿有意思麼？

葛 (自白) 他在思想咧，久了莫會爲他猜破罷。

痞 (自白) 他在懊喪咧，久了莫會勒到說是我藏的罷。

葛 什長，怎麼樣？

痞 又不是我拿你的，也不能怪我！算是我倆運氣不好；你蝕了本，

我耽擱了半夜睡眠；——拿起你的籃了走你的罷。

葛 算是我運氣不好，鴨子到你手中就飛了。

痞 你不應如是說！走你的路罷。

葛 是是，那敢怨你嗎？我走罷，我走罷，什長明天見！

看看又轉了一個灣，不怕追上來了。謝天謝地！「不是老爺主意出得妙；今日險招刀！」喂喂，大概不怕再追上來了，且把鴨子

掏出來再說罷。哈哈，一隻兩隻，頭，腳，肝，「不失一人一馬」且在懷裏還溫熱了咧。喂喂，新鮮的，肥嫩的，熱巴巴的，才出滴缸的燒鴨子呵！爛便宜的燒鴨子呵！西門坡葛喜發的燒鴨子呵！……

痞 那傢伙把鴨子失掉還高高興興的練習著嗓子咧。且掩上大門找夢去罷。

六月二十八日於北京窄而窄小齋

蟋蟀

白白，斜下交便無以我……東西盡齊升想用，當知奔逸一冊不進

開的母親四十多歲不呆眼來與無能……若無無里無里！對，想即

哥 和天大哥二十四歲急前前一……人法急思道請指一升東西，一……

殺 (自二哥十二歲的……) 不會……

哥 對不妹十歲……

母 怎麼還不散學呀，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妹 (坐在母旁) 除非是又被先生打了手心，圈了眼睛，——

母 昨夜書據說是頗熟了。豈又同……

妹 但到今早他會忘記，(自白) 莫是太好玩，就當真不知道歸家

了！大……

▲大哥由另一通厨房的門兩手拿了一碗菜上，丫頭春秀手上拿

哥 還不見來麼？我敢包，是又同到隔壁那昭祥小痞子一同到塘灣捉

妹 蚰蚰去了！

妹 那不會的。

哥 他不會麼？還有人會哩。

妹 （自白）幸好我的收藏得好，不會爲他知道。

哥 昨天我就見到他偷偷悄悄一個人在倉房前刮削一件東西，一個圓圓的竹筒。問他是不是用來捉蚰蚰的？答說那里那里！但，明明白白，除了裝蚰蚰以外，這東西還有什麼用？當時我就一個不做聲。直到快要吃晚飯後，我又到倉房前去聽，哈，不是「蚰蚰籠」是「籠蚰蚰」！見我來，他風快的把那筒子塞到屁股下去，

我明明見到那筒子上還劃了一道線，是一個快要成功的東西了，就作爲全不會料到的模樣，說是天黑了，不要在那濕漉漉的地方玩了罷，我又很聰明的回過頭去，好讓他有機會來收拾他坐下寶貝，凡事都如我預料，他把坐下的竹筒搬到腰帶上去，安置的妥妥貼貼後，就大大方方走出倉房了。其實竹筒的一端，仍然不體貼他，於後衣角邊顯露出來。

那你怎不把他取去？

別人費了一番心，且偷偷悄悄刮了半天！（笑）。賊，再門再

（笑）妹你知道，就應當告我！（自白）感德不來，莫非是

我怎麼曉得？他又不告我！

妹不曉得麼？若是昨天晚上不先許下一匹兩匹……好好，我不

說了，我不說了！人……

妹 娘，你看大哥專賴人冤枉！我何嘗見到他竹筒？

母 （笑）不見到就算了。菜冷了，還不來，我們把飯吃了罷。

哥 當真不見到——？

妹 我實在不見到！見到的是——（自白）怎麼還不來？莫非是被蛇咬了麼？莫非是鞋子被露水濕透了麼？……娘，娘，我們再稍等一下罷，再不來，就吃了。

哥 爲的是可以分一匹……（視妹）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 娘，大哥真討厭！他總說別人受了賄。

母 （笑）小孩子，什麼叫做賄？你別理他就有了。寶寶是姑娘家，難道也會學起那些頑皮男孩子喂養蠅蠅麼？

妹 大哥總是那麼愛賴人。

哥 那一個小茶碗裏……（恐她羞哭）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

了！

妹 你儘管說你的罷，那裏有什麼，娘是看見的，一塊石板，一個小

春 小水盒，還有什麼，你說！

哥 沒有了，沒有了，僅只有一匹一隻腿的……好好，我不說了，

我不說了！

妹 說，我也不怕。那又不是醜事。一匹跛子蚰蚰，只是二哥打敗了

放去後，被春秀丫頭捉來的！

母 妹，你也喂得一匹蚰蚰麼？

妹 那不是我的。

哥 那麼是春秀的了！等一下我要春秀送把我罷。娘，你不見到，雄

極了咧。一隻大腿，雖然跛了脚，但搶草，又會「彈琴」，又

會……

妹 (自白) 討厭的大哥呀！口上說是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其實甚麼話偏心都說到了！(睜目覷大哥出氣) 會吃藥嗎？文

哥 嗨，春秀走了。春秀！春秀！

▲春秀上

哥 等一下，你把那抽屜裏小茶碗內那……(又看妹妹生氣的臉) 好

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 (發了氣) 你不說麼？我說罷。春秀，你等一下，把——

▲外面叩門聲起

哥 好，來了，來了！必定是他！

春 門又不門，怕是別個罷(想走開去)

哥 但這……我去，我去！

妹 (自白) 可惡的大哥呀！這一下莫會翻船罷。但願鞋子莫太不像

樣。

弟（站立門外）今天好運氣呀！一到塘灣，籠就滿了。若是能得一個大一點的竹筒，那不是更可多捉上六匹七匹麼？像這樣，又不會爲家中知道，又不逃學，乘到頗早的天氣，把早書大哉問（大家混）一口氣背完，「快馬加鞭」趕到塘灣，把籠中空處用蝸蠅塞滿，「返駕回營」，計策真妙！呀，這時不會太晏罷。賣油炸燴的周駝子還才嘶起個喉嚨哼過去，不會就到吃早飯的時候罷。（瞧脚科）露水是也快乾了，不會檢察得出罷。先是忘記要九妹爲我預備一雙舊鞋於大門角落裏，這一著未免粗心浮氣！還不見有人來開門。磅磅磅，門是拍了，過細聽聽，像是有脚步聲，是大哥罷，菩薩菩薩，有靈有驗，若是大哥，那真糟了。這樣一個竹筒，怎麼辦理？春秀丫頭前來，那就托她暫爲收藏保管，也是

好呵。呵呵，急死我！這只好臨時設計，仍然同早上出門時樣，把來安置到腰帶上。菩薩呵，有靈有驗，莫到哥哥面前暴露！咄咄呵，你也爭一口氣，莫到人面前又來叫！門是開了，呀，大哥，謝謝。

哥
（自白）我說我總不會錯。難到這樣子是規規矩矩才從學塾出來的模樣麼？

弟
（自白）不會看見罷，可恨鞋子不爭氣，兩個濕印就老老實實保留到石磴上。

哥
好好，弟回來了，快去吃飯，不然，菜都冷了。怎麼這時才來？總是可惡的先生，又有理無理磨折了二弟了！

弟
哈，你還說咧，真是說不出口！書是背了，又說再背一通，如命又再背，結果是因了聰明，得多點上一章。

哥 總還不止背書罷。我知道那個先生，真是會差使人，必定還又勸到弟弟服了點別的務，看弟弟鞋子——。

弟 (自白) 我的天呀！馬脚露了一節……真是，鞋子！那老東西，見我伶精，又要我上到花壇去爲他折取指甲花，送他師母染指甲。不答應咧，將說是不遵師訓；答應得來，於是，鞋子就爲露水濕遍了。

哥 (自白) 好一個小謊子！……那花壇上聽說是蚰蚰蠻多咧。

弟 那可不知道。背書去了，也聽不到那些，讀書是不能分心的，所以——。

哥 蚰蚰這東西是有詩味兒的。弟弟念詩經，詩經上不是有蟋蟀鳴於堂麼？——我倒忘了，我們進去罷，不要站在這裡了。

弟 (自白) 菩薩呵，有靈有驗，保佑我不要在娘面前露馬脚來！蚰

蝸呵，爲我爭一口氣，權且忍耐一會兒，縱心中高興，也莫叫，不聽我話，待會兒我將把你「五馬分屍」！

妹 我知道是二哥！今天是被先生罰了麼？

哥 (替答) 罰倒不罰，只是先生又麻煩你二哥，好醜要你二哥上花壇去折指甲花，把一雙鞋子全濕透了。

弟 那真是莫可奈何的一件事。

母 (笑) 那個先生！

弟 他以為我伶精活潑，就把差事派了我。

妹 (自白) 聰明的大哥也被騙一次了，明明白白是山上的露水呀！

弟 (自白) 不搖動到牠，不知不覺是會叫起來的。

哥 二弟身上癢麼？

弟 莫有，莫有。

哥 近來塘灣一帶谷子總快熟了！

弟 嗯，有些都在打了。

哥 二弟怎麼知道？

妹 那麼，當然不消說總是一個同學告他的。

弟 對了，我聽到一個同學說過。

哥 今年塘灣李子據說都不結！

弟 結得多哩，樹枝子也快要斷了。

哥 這想也是聽到同學說的。

弟 嗯。

哥 塘灣那地方真好玩，只是豺狗太多。

弟 那里那里，天天早上都有許多人到那地方去！

哥 二弟倒聽到許多消息，倒像是早上就親自見到一樣！

弟
（臉上發燒）

妹
二哥你快吃飯罷，菜全冷了。

哥
（自白）九妹今天是特別關心，這中不待說她也有利益在。看他
腰邊脹脹的，那不分明是昨天那個竹筒子麼？且待會看。

弟
娘，豆腐是好吃極了，夜裏又買罷。

母
（笑）你大哥又說換一餐牛肉。

妹
我也喜歡吃豆腐。

哥
二弟二弟，昨天到倉房——（視妹，妹的嘴唇正做成個圓管。）

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
娘，大哥今天真像個顛子，說話吞吞吐吐，我討厭他極了。

母
（笑）你莫要聽他，讓他一個人說就是。

弟 (自白) 我的天！(全身亂動，鳴聲頓止。)

哥 好玩，像是什麼在叫呀？

妹 大哥偏是耳朵尖，我們都全不聽到，他就聽到什麼叫！

▲又鳴即止

哥 哪，哪，聽罷，好怪！

弟 (自白) 我的天！快忍著罷。菩薩保佑，明早準到座前上香磕頭！

妹 必是春秀丫頭移動椅子的響聲，真像什麼在叫咧。

哥 好聽極了。我還以為是一匹螭螭咧。春秀，春秀，你再把椅子移一下，椅子是轉動了，也響了，不對罷。你向左邊再試一下，也不對！

春 像是在二少爺身上的。

妹 丫頭多嘴！你耳朵就那麼好，聽到是身上！你把你身上也叫送我聽聽！

哥 叫是可以，譬如把一匹——（視妹嘴唇又撓起多高）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

弟 （自白）「諸葛亮神機妙算」；待我想一個法罷。（低頭科）計是有了，……春秀，春秀，快爲我找點紙來，我要痾屎了！

母 春秀幫二少爺到抽屜裏找點紙！

▲蟋蟀又鳴四五聲

春 （笑）是在二少爺身上！

弟 狗丫頭，我尿管極了，你不去取紙，要我拉到褲子上麼？

哥 春秀真亂說，除非身上藏有……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

妹 （氣急了）春秀！你老人家莫那麼斯文罷。

▲弟起身一跑，一匹咬破塞子逃出筒的蟋蟀，就從身上跳下，爬到椅子邊。

春（驚呼）是！一匹大青頭蚰蚰！甚麼地方來的？雄糾糾的！

哥（彎下身子用手去捉）真奇怪！一匹蚰蚰會跑到衣裡，且高高興興來叫！

那有甚麼奇怪哩，難道折花時就不會來一匹蚰蚰爬到身上麼？

（同時大笑）

妹（不好意思，却哭起來了）

弟（在門簾角上偷瞧，見蚰蚰已爲大哥捉到手了，一跳進房，）別人是費了許大的氣力才捉得的，快退我！

！八月十三日，西山。

三獸牽堵波

▲狐兔獾上塲，同唱；食甘居暖，好不快活呀！悠哉游哉，聊以卒歲罷。

唱時用小瑣哪作陪。

狐 荒林原野，捕鼠捉雀以爲生，自家狐大哥是也。

獾 揉樹升木，攀技析條心所安，自家獾大哥是也。

兔 蒞菜蒞苜，約半斤而果腹，自家兔二爺是也。

狐 弟兄無恙！

大哥無恙！

兩位賢弟且聽，由咱提個議，我們閒來無事，走到那林子外邊去

要要，看事如何！你看那南邊天上雲霞多美麗呀！今天是十三，咱們到林外候到月上，再賞玩一番月景，歸來也不爲遲罷。

兔 哥，就照你說的，咱們溜達溜達罷。兄弟像吃多了一點水樣，肚子略有點脹，到林外去消散消散，也免得傷食。

獐 二弟之言有理！我才多吃了點果子，肚子也正在作怪哩。

狐 既然如此，那咱們就一同動身罷。

（唱）走·走，走，林子左邊，林子右邊！

猴 哥，你慢一點罷。二弟才嚷肚子不舒服，我也像是有點毛病，如像你那麼三腳貓般競走似的小跑，我們可無從奉陪呀！

狐 那二弟過來伏在我身上，讓我背一背罷。

兔 那里那里，那麼大了，還好意思要哥背麼！

獐 二弟可不必客氣，哥是真心，

兔 那里那里，哥真心，我就厚起臉來要哥背麼；我是走得的。……

兔 你不信，不信就看我跳起走來給你看罷。哪，哪，我不是已在跳着走着了麼？咱們哥哥弟弟還是隨便走罷。狐哥只須把步法稍爲

縮小一點就有了。

獐 二弟總是愛逞強，「躄躄躄，一包綱！」

狐 二弟既存客氣，那我們就慢慢的走罷。

兔 哥，你這是怎麼！你用不着因爲顧到我，就那麼一步一步的走

動！我是來得的，並且這時打了兩個屁，同時又打了兩個飽喉，

肚子是已全好了！

狐 好好，依老弟辦，又把脚步放快一點。（唱）走，走，走，林子

左邊；林子右邊！噲，不知不覺，一走就走到這個地方來了，弟

兄們脚步好快呀！天上的雲是如此其好看，好不使我快活！

獬 大哥，二弟，咱們一同坐下，來細細賞玩一番罷。好好，就如此坐下，妙極了。二弟你試翻身臥着，天上的雲尤其好看呀！

兔 真好咧，狐大哥你也試看看罷。

狐 真有趣！聽說海就是這個樣，一望無涯，真有趣！我是快活得——

兔 哥，我是快活得要打一個滾了！

獬 二弟小心着，地下恐怕有茨咧。

兔 哥，我們明天得找一個先生教我們做詩才好。

獬 真是，不然也辜負了這……

▲老人上

老 老夫乃和尙王是也。聽說婆羅旋斯國中，有一狐一兔一獬，于林野中藏下身來，異類相悅，若好朋友，不知其是否修菩薩行，有無善根，故此化成這樣一個老人，白髮盈頭，形貌委頓，前去試

原书缺页

猴

氣呵！就返身罷。

老爹是遠來，肚腹的空虛或不如口渴的難受；此地井水是不有，溪水又不涼；且會瀉肚子，怎麼是好？且待我爬上樹去看看罷。一二三，樹是上了。放眼觀來，嗨，那邊滿樹累累的不是梨子麼？且走過去看看。一二三，下了樹就跑。呀，好一樹梨子呀！檢個掉在地下的嚐嚐罷。呀，好甜的梨子呀！且爬上樹去擇那大的熟的無疤子的摘五七個。一二三，樹是上了。梨已摘得，一二三，又下來了。那里有花香！回頭去，味噴，桂花！順便折一枝送老爹也好，花呀，花呀，我要藉你獻佛了！梨已得，花也有了，且歸去罷。

兔

老爹遠來，相求於我等，年邁路遠，其勞頓可知！我應找一點什麼合宜禮物，敬那老人？且四處探望一番：呵，狐哥是到了那溪

邊水中，大概可以捉到一個什麼魚之類罷。猴哥是爬上樹去，這
幾日栗子，秋桃，雪梨，都正當時，大概也找到了牠平素所嗜好
的東西敬老爹罷。我找什麼？我找什麼？我不能下水，我又不曾
爬樹：打地洞是我本事。想到地洞，我且向下面瞧瞧罷。呀。我
好呆呀！草裏地莓是如何的香！馬鈴薯是如何的大！菠菜，萵
苣，凡是菜類，對於一個講究衛生，提倡素食的人，又是如何的
合宜！且每樣挖一點罷。做不得，做不得！老爹遠來，飢乏可
知。人老了，虛虛怯怯，得用上一點清補東西，如雞之類。這種
山蔬野菜，好意思拿出來待客，豈不是可羞的事麼？哥等是各有
所獲，快可以返身了，我將如何是好？呵呵，真急煞我呵！

狐（與猴遇）老猴，咱們禮物是有了，且過去看看二弟，再一同轉
身罷。二弟，二弟，禮物是頗精緻的什麼呀？

兔 哥，我正搔急咧。

狐 將就點罷，老爹遠來，他也知道你我急促，不會多心的。我同你

猴 哥是都太隨便了。

兔 我是願意像兩位哥那麼隨便的。

猴 二弟是什麼？

兔 草莓，馬鈴薯，菠菜，……

猴 二弟，比這類東西還像禮物一點的怎麼樣？

兔 都不有！

猴 不有，則把那草莓採一籃去罷。

兔 我覺得是怪醜醜的。

猴 我們弟兄是一樣的。既然我們都有了，你空手也不會使他多心。

老爹是上了年紀的人，胃口弱，說不定還用不完那麼多。咱們就

返身罷。

鬼 怕說不去呀！

猴 說得去，說得去；——哥你看說得去麼？

狐 那當然不要緊。老爹諒不會對一個小孩子的失敬生出氣來。

兔 那是空手的連草莓也不必了？

猴 對了，你先走罷。

▲同上見老人

老 諸位有勞了！

狐 老爹到此，無以為敬，謹備南溪鮮鯉一尾；

猴 老爹到此，無以為敬，謹備東山白梨十枚，桂花一束；

兔 老爹到此，無以為敬，（跳躍左右）……

老 哈，聞名不如見面！以我看，你們相好，不過一個虛名罷了。

（指狐猴）兩位同志，不兩樣心，只這位小老弟，來去空空！

兔（自白）此種譏諷，誠何以堪！其所以空手，都因為草莓白薯之類，過於寒村，不足以辱嘉賓，老爹不察，乃謂不誠，怎不使我傷心！且待我想想看，有無可以補救方法：如此如此，我有計了。老爹年邁行遠，正須溫補。我何不用此事來為我做一個證明。（揚聲）喂，喂，大哥大哥，請幫個忙，多聚草柴，我有別用！

狐這是怎麼，難道要為老爹把魚煨熟麼？

猴這是怎麼，難道梨子是燒一下味道才好，免得老爹傷腹麼？

兔大哥大哥，請幫個忙，多聚草柴，我有別用！

狐好好，咱們就照二弟所說的辦去罷。

▲「狐兔競馳，銜曳草木。」

兔 (舉火火熾) 老爹請聽！小子致詞：我身弱小，不能如二哥樣，

為老爹尋找食物，願以此身，供老爹一餐！

▲詞畢，奮身入火中。

狐兔援 (掩面) 二弟呀！我的二弟呀！

完

完成于窄而壽小齋中

關於三獸宰堵波

懋
琳

此篇源於大唐西域記卷七之婆羅妮斯國記中之一條。「宰堵波」，大概是梵語音譯，即所謂「寶塔」是也，但這我却不清白，還得朋友告我，俾得了然。所說三獸，不消說就是下水打彘子提魚那位狐大哥，同數着一二三爬樹的猿大哥，以及心窄抖氣跳到火裏的兔二爺了。關於狐大哥會打彘子的事，我希望不有人來以此相難，這原是一樹傳說，一個原始的神話，看看，有趣，開心，我們且可以從這傳說上知道在別一處又變了怎樣的一種方式，就得了。此條「佛話」的結束，是還有那位和尚大王，（帝釋）。又忽一變，恢復了大王原形，把餘燼除去，檢起「心兒小性兒剛」的二爺燒熟了的身子來，見到別

個爲他一句話因之喪生，也極其過意不去，傷歎好久，乃對其他兩位哭着二弟的狐猴曰：小孩子，性情那麼剛，我是說一句笑話，何就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於是，我們的二爺，就成爲在月中打流的遊客了。於是，後人就又於那火葬場建起一坐「宰塔波」來，紀念二爺同那兩個結蘭譜的義兄弟。

兔二爺在月中的傳說的來源，是很古很古了。大約是因爲我們先人每每見到月中有一點影子，而凡是二爺，又總愛很神秘的，如一個婆羅門教徒一樣（？），不問是有無人在牠面前，總是不能自己的站起前足來，對月作揖，這舉動，原始的人在山野居住，所能見到的要比近代城中人更有許多機會，這又正與原始人拜月拜火拜一切爲祖先的一條錯誤的迷信相合，因此大家以爲必是月中那點影子是二爺的祖先，所以才那麼殷勤對月表示敬意，這傳說也就橫到直到一直傳下來

了。如果我所說的有一分是對，我們且可以看出牠的變化來：如到印度就成爲和尚大王的故事，到別的有二爺的地方，又成了什麼別的傳說。到中國，在先二爺進到月中，是因爲小氣還是別的原故？我還沒有考究過。我所知道的，是二爺初上天時，也似乎是同印度國月中那位二爺一個樣，天是上了，却不聽到有什麼差事，還是賦着閒，且有一個同志，就是張耀翔說的「蟾蜍且自傾」的蟾蜍。到後，一位什麼堂客，偷了她男子漢多年鍊成的丹，飛到了月宮後，二爺就爲人硬派到拿一個杵子終日終年擣藥了。這可說是二爺的不幸。然而又據說這位奶奶，樣子標緻，是美婦人，照此看來，終日拿到一個白玉杵子，在那麼一個標緻奶奶身邊擣藥，只要是杵子不過重的話，我們二爺，生活大致也很充實罷。

我所以把這類故事改成小劇，這又正如我近來把故鄉中大小皆知

的笑話改成像鴨子一類的那種「狂言式」的小劇樣：若無狂言中各樣趣劇作我的啟示，縱要寫，是無從寫，也是很明白的罷。這年頭，大人有大人的遊戲，小孩的遊戲則更多；只我這不大不小之人感到異常的寂寞：雖然近來到一個親戚家中，見到一部禮文備錄，其中各樣的禮數都說得極其詳盡，但我要像江紹原先生樣去做一點冠禮與賭咒之類的文章又做不出，想到幼稚園去同小孩子坐搖船當然更辦不到：是以，同二爺爲人擣藥樣，莫可奈何的寫下來了。呵，創作，這樣果真也說是創作！我只覺得可哀。擣藥的事業雖無聊，能够如我所想像的那樣，總也比之目下在寂寞中想完了女人又來奮筆直書爲二爺作傳好點罷。

七月二十日香山圖書館

朝來不知幾點鐘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通通打得有些疲倦而厭煩了。

各人在下雨裏，

面書是一個女人

叫來叫去

電話器死死的釘在牆壁上，被動生耳中受慣了各方催促，的兒

又是發響熱悶的一種聲音；所急揮道不生出汗麼球來——就中單

吞了大耳朵就房。

他剛把一個洋服拿得書兒的帽子後全檢四舍十三號就來，眼裏

小 說

雨

朝來不知疲倦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都落得有點疲倦而厭煩了。

各人在下課後左右無事耍了，正好到電話處去找朋友談天。那方面若是一個女人，自然是更有意思！

叫來叫去，鈴兒時時刻刻是叮叮噹噹嚷着的。

電話器死死的釘在牆壁上，接線生耳朵中受慣了各方催促，鈴兒又是最喜歡熱鬧的一件東西；所以都還不生出什麼脾味來——就中單苦了大耳朵號房。

他剛把一個洋服年青青兒的鬚子後生從四舍十三號找來，眼見那

後生嘴吧對着機子噉噉咕咕開闔了一陣，末後像生氣似的樣子，霍地掛上耳機，走出去了。休息換不到十口氣那末久，墻上那鈴兒又叮叮地在同他打知會。

「喂，你是那——這是農業大學。……威先生罷？你貴姓？喔，喔，又找他來？是，是，」他把耳機掛到另一個釘子上去。從響聲沈重中可以看得出他被人無理麻煩的冤抑來。這冤抑除用力的掛耳機外，竟也無從宣洩。「又是威先生！」他還自言自語說了一句自己能够聽到的話。

這本來可以隨意扯個謊，說找不到，就完事了。但他是新來這里不久的人，雖然每日裏嘗同到專司收發信件那位崔哥一起歇宿吃飯，還學不到這些可以偷閒的事。而且，自己一想到月前住在同樂春每日燒火，臉上趨抹刺黑，肚板油刮得不賸什麼時的情景，責任心登時也

就增加起來了。少不得又舉起那隻左手來，（因為如今是穿長衣，所以右手失了空間。）擋拒着屋簷口上擲下來的大顆大顆雨點兒，用小步跑到四舍去找那年青的鬍子後生。

桌子當中擺着那一座四四方方的老鐘，一搖一擺，像爲雨聲催眠了似的，走得更慢更輕了。鐘旁平平的臥着那一本收信簿，也像在打瞌睡。靠着鐘身邊挨擠極近的一個小茶杯，還有大半杯赭色茶水，一點熱氣都沒有。……

他眼睛看到那後生對着耳機笑笑嚷嚷，耳朵却爲門外雨聲攪着，抽不出閒空來聽那後生談的那麼濃醞倒了的，究竟是些什麼話。他便覺得那後生但對着耳機大笑，真是無聊。

那後生又出去了。……
當那後生從他身邊過去的當兒，洋服褲子擦到他正垂着在髀骨邊

的左手時，隨着有陣怪陌生但很好聞的氣味兒便跑進了他的鼻孔。他昨天到消費社時，曾見到那玻璃櫥內面腆腆的躲在櫥角上，手指頭兒大小的瓶兒；瓶中貯的什麼精。——這時的氣味，便是那瓶中黃水汁做的，他自信沒有猜錯！

這氣味使他鼻子發癢，有打個吧噴嚏的意思。不由得他不站起身來，來隨同那後生走出門外。

雨還是不知疲倦；只是落，只是落。瓦口上溜下來的雨水，把號房門前那小小溝坑變成一條溪河了。新落下來的雨點，打成許多小泡在上面浮動，一剎那又復消失。一些小小嫩黃色槐樹葉子，小魚般在水面上漂走。倘若這些小東西當真是一羣躑麻哥魚崽，正望着牠們出神的他，不用說早就脫了鞋襪，挽起袖子，告奮勇跳下去把牠們捉到手中了。——這好像牠們自己也能知道本身不值價，不怕什麼意外危

險事到頭！不然，眼看到大耳朵在那號房門前站着，痴痴地把視線投到牠們一舉一動上面來，爲甚還是大大方方的在水上漂來漂去？

五月十三日於窄而窄小齋

千算不見了。

...

往事

這事說來又是十多年了。

算來我是六歲。因為第二次我見到長子四叔時，他那條有趣的辮子就不見了。

那是夏天秋天之間。我彷彿還沒有上過學。媽因怕我到外面同瑞龍他們玩時又打架，或是亂吃東西，每天都要靠到她身邊坐着，除了吃晚飯後洗完澡同大哥各人拿五個小錢到道門口去買士元的涼粉外，剩下便都不准出去了！至於爲甚又能吃涼粉？那大概是媽知道士元涼粉是玫瑰糖，不至吃後生病吧。本來那時的時疫也真凶，聽瑞龍媽說，楊老六一家四口人，從十五得病，不到三天便都死了！

我們是在堂屋背後那小天井內蓆子上坐着的。媽爲我從一個小黑洋鐵箱子內取出一束一束方塊兒字來念，她便膝頭上擱着一個麻籃績麻。蓆子裏跑來的風又涼又軟，很易引人瞌睡，當我倒在蓆子上時，媽總每每停了她的工作，爲我拿蒲扇來趕那些專愛停留在人臉上的飯蚊子。間我有個時候媽也會睡覺，必到大哥從學校挾着書包回來嚷肚子餓時才醒，那末，夜飯必定便又要晚一點了！

爹好像到鄉下江家坪老屋去了好好久了，有天忽然要四叔來接我們。接的意思四叔也不大清楚，大概也就是聞到城裏時疫的事情罷。媽也不說什麼，她知道大姐二姐都在鄉裏，我自然有她們料理。只囑咐了四叔不准大哥到鄉下溪裏去洗澡，因大哥前幾天回來略晚，媽摩他小辮子還濕漉漉的，知他必是同幾個同學到大河裏洗過澡了，還重重的打了他一頓呢。四叔是一個長子，人又不大肥，但很精壯。媽

常說這是會走路的人。銅仁到我鳳皇是一百二十里蠻路，他能扛六十斤擔子一早動身，不抹黑就到了，這怎麼不算狠！他到了家時，便忙自去廚房燒水洗腳。那夜我們吃的夜飯菜是南瓜炒牛肉。

媽爲檢菜勸他時，他又選出無辣子的牛肉放到我碗裏。真是好四叔呵！

那時人真小，我同大哥還是各人坐在一隻籬筐裏爲四叔擔去的！大哥雖是大我五六歲，但在四叔肩上似乎并不什麼不勻稱。鄉下隔城有四十多里，媽怕太陽把我們晒出病來，所以我們天剛一發白時就動身，到行有一半的唐峒山時，太陽還才紅紅的。到了山頂，四叔把我抱出來各人放了一泡尿，我們便都坐在一株大刺櫟樹下歇憩。那樹的杈極上攔了無數小石頭，樹左邊又有一個石頭堆成的小屋子。四叔爲我們解說小屋子是山神土地：爲趕山打野豬人設的；樹上石頭是寄

倦的：凡是走長路的人，只要放一個石頭到樹上，便不倦了。但大哥問他爲甚不也放一個石子時，他却不做聲。

他那條辮子細而長正同他身子一樣。本來是挽放頭上後而再加上草帽的，不知是那辮子長了呢還是他太隨意，總是動不動又掉下來，當我是在他背後那頭時，辮子尖端便時時在我頭上撓。

『芸兒，莫鬧！扯着我不好走！』

我伸出手扯着他辮子只是搥，他總是和和氣氣這樣說。『四滿，到了？』大哥很搔急的這麼問。

『快了，快了，快了！（註一）芸弟都不急，你怎麼這樣慌？！你看我跑！』他略略把脚步放快一點，大哥便又嚷搖的頭痛了。

他一路笑大哥不濟。

到時，爹正同姨婆五叔四嬸他們在院中土坪上各坐在一條小橈上

說話。姨婆有兩年不見我了，抱了我親了又親。爹又問我們餓了不會，其實我們到路上吃甜酒米豆腐已吃脹了。上燈時，方見大姐二姐大姑滿姑（註二）各人手上提了一捆地蘿薈進來。

我夜裏便同大姐等到姨婆房裏睡。

鄉裏有趣多了！既不甚麼很熱，而夜裏蚊子也很少。大姐到久一點，似乎各樣事情都熟習。第二天一早便引我去羊欄邊看睡着比貓還小的白羊，牛欄裏正歪起頸項在吃奶的牛兒。我們又到竹園中去看竹子。那時覺得竹子實在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本來城裏竹子，通常大到屠棹邊賣肉做錢筒的已算出奇了！但後園裡那些南竹，大姐教我去試抱一下時，兩手竟不能相摻。滿姑又爲偷偷的到園坎上折了十多個桃子。接着我們便跑到大門外溪溝邊上拾得一衣兜花蚌壳。

事事都感到新奇：譬如五叔喂的那十多隻白鴨子，她會一翅從塘

坎上飛過溪溝。夜裏四叔他們到溪裏去照魚時，却不用什麼網，單拿個火把，拿把鏟刀。姨婆喂有七八隻野雞，能飛上屋，也能上樹，却不飛去；并且，只要你拿一捧包谷米在手，口中略略一逗，她們便爭先恐後的到你身邊來了。甚麼事情都有味：我們白天便跑到附近村子裏去玩，晚上總是同坐在院中聽姨婆學打野豬打糞子的故事。姨婆真好，我們上床時，她還每每爲從大油罈裏取出炒米，栗子，同脆酥酥的豆子給我們吃！

後園坎上那桃子已透熟了，滿姑一天總爲我們去偷幾次。爹又不大出來，四叔五叔又從不說話，間或碰到姨婆見了時，也不過笑笑的話說：

『小娥，你又忘記曬肚子痛了！真不聽講——芸兒，莫聽你滿姑的話，吃多了要壞肚子！拿把我，不然晚上又吃不得雞膊腿了！』

鄉裏去有場集的地方似乎並不很近，而小小村中除每五天逢一六趕場外通常都無肉賣。因此，我們幾乎天天吃雞，惟我一人年小，雞的大腿便時時歸我。

我們最愛看又怕看的是溪南頭那填上小碾房的磨石同自動的水車：碾房是五叔在料理。那圓圓的磨石，固定在一株木樁上只是轉只是轉，五叔像個賣灰的人，滿身是糠皮，只是在旋轉不息的磨石間拿掃把掃那跑出碾糟外的谷米，他似乎並不着一點忙，磨石走到他跟前時一跳又讓過磨石了。我們爲他着急又佩服他胆子大。水車也有味，是一些七長八短的竹篙子紮成的。牠的用處就是在灌水到比溪身爲高的田面。大的有些比屋子還大，小的也還有一床晒簞大小。牠們接連連豎立在大路近旁，爲溪溝裡急水衝着更快地轉動，有些還咿哩咿哩發出怪難聽的喊聲，由車旁竹筒中運水倒到懸空的甕（註三）上

去。牠的怕人就是筒子裡水間或溢出視外時，那水便砰的倒到路上了，你稍不措意，衣服便打得透濕。我們遠遠的立着看行路人抱着頭衝過去時那樣子好笑。滿姑雖只大我四歲，但看慣了，她却敢在下面走來走去。大姐同大姑，則知道那個車子溢出後便是那一個接腳，不消說是不怕水淋了！只我同大哥二姐却無論如何不敢去嘗試。

一：鄉人呼叔叔爲滿滿

二：滿姑乃最小之姑母

三：剝木以引水之物

玫瑰與九妹

大哥從學堂歸來時，手上拏了一大束有刺的青綠樹枝。

「媽，我從蕭家討得玫瑰花來了。」

大哥高興的神氣，像檢得八寶精似的。

「不知大哥到那個地方找得這些刺條子來，却還來扯謊媽是玫瑰花，（九妹說。）媽，你是莫要信他話！」

「你不信不要緊。到明年子四月間開出各種花時，我可不准你戴，……還有好吃的玫瑰糖。」大哥見九妹不相信，故意這樣逗她。

說到玫瑰花時，又把手上那一束青綠刺條子舉了一舉，——像大朵大朵的緋紅玫瑰花已滿綴在枝上，而立即就可以折下來做玫瑰糖似的！

「誰希罕你的，我願自不會跑到三姨家去折嗎！媽，是罷？」

「是！我寶寶不有幾多，會希罕他的？」

媽雖說是順到九妹的話，但這原是她要大哥到蕭家討的，是以又要我去幫大哥的忙：

「芸兒去幫大哥的忙，把那藍花六角形罍子的鷄冠花拔出不要了，就用那四個罍子分栽。剩下的把插到花壇海棠邊去。」

大哥在九妹臉上輕輕的刮了一下，就走到院中去了。嬌縱的九妹，氣得兩脚亂跳，非要走出去照例報復一下不可。但終於給媽扯住了。

「乖崽，讓他一次就是了！我們夜裏煮鴿子蛋吃，莫分他……那你打媽一下好罷。」

「媽討厭！專衛護你大哥！他有理無理打了人家一個耳巴了，難

道就算了？」

媽把九妹正在眼睛角邊乾擦的小手放到自己臉上拍了幾下，九妹又笑了。

大哥這一刮，自然是爲的報復九妹多嘴的仇。

滿院灑散着紅墨色土砂；有些細小的紅色曲蟾四處亂爬着。幾隻小雞在那里用腳亂搥；趕了去又復攏來。大哥捲起兩隻衣袖筒，拿了外祖母剪麻繩那把方頭大剪刀，把玫瑰枝條一律剪成一尺多長短。又把剪處各粘上一片糯泥巴，說是免得走氣。

「老，一，這一共是三種；（大哥用手指點），這是紅的，——

這是水紅，這是大紅；那種是白的：是栽成各自一瓣好——還是混合起栽好呢——你說？」

「打夥栽好玩點。開花時也必定更熱鬧有趣……大哥，怎麼又不將那種黃色鑲邊的弄來呢？」

「那種難活，蕭子敬說不容易插，到分株時答應分給我兩鉢……好，依你辦，打夥兒栽好玩點。」

我們把鉢子底底各放了一片小瓦，才將新泥放下。大哥扶着枝條，待我把泥土堆到與鉢口齊平時，大哥才敢鬆手，又用手築實一下，洒了點水，然後放到花架子上去。

每鉢的枝條均約有十根左右，花壇上，却祇插了三根。

就中最關心花發育的自然要數大哥了。他時時去看視，間或又背到媽偷悄兒拔出鉢中小的枝條來驗看是否生了根鬚。媽也能記到於每天早上擎着那把白鐵噴壺去灑水。當小小的翠綠葉片從枝條上嫩杈極間長出時，大家都覺得極高興。

「媽，媽，玫瑰有許多苞了！有個大點的尖尖上已紅。往天我們總不去注意過牠，還以為今年不會開花呢。」

六弟發狂似的高興，跑到媽床邊來說。九妹還剛睡醒，眼屎朦朧，攙着媽手臂說笑，聽見了，忙要掙著起來，催媽幫她穿衣。

她連襪子也不及穿，披着那一頭黃髮，便同六弟站在那藍花罈子邊旁數花苞了。

「媽，第一個罈子有七個，第二個罈子有二十幾個，第三個罈子有十七個，第四個罈子有三個；六哥說第四個是不大向陽，但牠葉子却又分外多分外綠。花壇上六哥不准我爬上去，他說有十幾個。」

當媽為九妹在窗下梳理頭上那一腦壳黃頭髮時，九妹便把剛才同六弟所數的花苞數目告媽。

沒有做聲的媽，大概又想到去年秋天栽花的大哥身上去了。

當第一朵水紅的玫瑰在第二個罈子上開放時，九妹記着媽的教訓，連洗衣的張嫂進屋時見到剛要想用手去撫摩一下，也爲她「嗨！不准抓呀！張嫂。」忙制止着了。以後花越開越多，九妹同六弟兩人每早上都各爭先起床跑到花罈邊去數夜來新開的花朵底多少。九妹還時常一人站立在花罈邊對着那深紅淺紅的花朵微笑；像花也正覷着她微笑的樣子。

花壇上大概是土多一點罷。雖只三四個枝條，開的花却不次於罈頭中的。並且花也似乎更大一點。不久，接近簷下那一罈子也開得滿身滿體了。而新的苞還是繼續從各枝條嫩芽中茁壯。

屋裏似乎比往年熱鬧一點。

凡到我家來玩的人，都說這花各種顏色開在一個罈子內，真是錯

雜的好看。同到大姐同學的一些女人到我家來看花時，也都誇獎這花有趣。三姨並且說這比她花園裏的開得茂盛的遠。

媽因為愛惜，從不忍折一朵下來給人，因此，謝落了的，不久便都各於牠的蒂上長了一個小綠菓子。媽又要我寫信去告在長沙讀書的大哥，信封裡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謝落下的玫瑰花瓣。

那年的玫瑰糖呢，還是九妹到三姨家裏折了一大籃單瓣玫瑰做的。

於北京窄而霉小齋

夜漁

這已是穀子上倉的時候了。

年成的豐收。把茂林家中似乎弄得格外熱鬧了一點。在一天夜飯桌上，坐着他四叔兩口子，五叔兩口子，姨婆，碧霞姑媽同小娥姑媽；以及他爹爹；他在姨婆與五嬸之間坐着。穿着件紫色紡綢汗衫。中年婦人的姨婆，時時停了她的筷子，爲他扇背。茂兒小小的圓背膊已有了兩團濕痕。

桌子上有一大鉢雞肉，一碗滿是辣子拌着的牛肉，一碗南瓜，一碗酸粉辣子，一小碟醬油辣子；五叔正夾了一隻鷄翅膀放到碟子裡去。

「茂兒，今夜敢同我去守碾房罷？」

「去，去，我不怕！我敢！」

他不待爹的許可就忙答應了。

爹剛放下碗，口裏含着那枝「京八寸」小潮綠烟管，呼得噴了一口煙氣，不說什麼。那煙氣成一個小圈，往上面消失了。

他知道碾子上的床是在碾房樓上的，在近床邊還有一個小小窗口。從窗口邊可以見到村子裏大院壩中那株天矯矗立的大松樹尖端，又可以見到田家寨那座灰色石礮樓。看牛的小張，原是住在碾房；會做打籠裝套捕捉偷鷄的黃鼠狼，又曾用大茶樹爲他削成過一個兩頭尖的線子陀螺。他剛才又還聽到五叔說溪溝裏有人放堰，碾壩上夜夜有魚上罾了……所以提到碾房時，茂兒便非常高興。

當五叔同他說到去守碾房時，他身子似乎早已在那飛轉的磨石邊

站着了。

「五叔，那要什麼時候才去呢？……我不要這個。……吃了飯就去罷？」

他靠着桌邊站着，低着頭，一面把兩隻黑色筷子在那畫有四個豔字的小紅花碗裡「要揚不緊」的爬飯進口裏去。左手邊中年婦人的姨婆，檢了一個鷄肚子朝到他碗裏一慣。

「茂兒」，這個好呢。」

「我不要。那是碧霞姑媽洗的，……不乾淨，還有——糠皮兒……」他說到糠字時，看了他爹一眼。

「你也是吃飽了！糠皮兒在那里？……不要，就送把我罷。」
「真的，不要就送把你姑媽。我帮你泡湯吃。」五嬸說。

茂兒把鷄肚子一扔丟到碧霞碗裏去。他五嬸却從他手裏搶過碗去

倒了大半碗鷄湯。但到後依然還是他姨婆爲他把剩下的半碗飯吃完。

天上的彩霞，做出各樣驚人的變化；而滿天通黃，像一塊其大無外的金黃錦緞；倏而又變成淡淡的銀紅色，稀薄到像一層蒙新娘子粉靨的面紗；倏而又成了許多碎錦似的雜色小片，隨着淡宕的微風向天盡頭跑去。

他們照往日樣，各據着一條矮板橙，坐在院壩中說笑。

茂兒搬過自己那張小小竹椅子。緊緊的傍着五叔身邊坐下。做打「茂兒，來！讓我帮你摩一下肚子！不然，半夜會又要嚷肚子

痛。」

「不，我不脹！姨婆。」

「你看你那樣子。……不好好推一下，會傷食。」

「總算不得。（他又輕輕的挨五叔，）五叔，我們去罷！不然夜了。大菜才小孩子怎不聽話？」

苗苗姨婆那副和氣樣子養成了他頑皮嬌恣的性習；讓姨婆如何說法，他總不願離開五叔身邊。到後還是五叔用「你不聽婆話就不同你往碾房……」爲條件，他才忙跑到姨婆身邊去。以平視一世武壇。天空的景同當您要快一點！」

「噢！這才是乖崽！」姨婆看着茂兒脹得圓圓的像一面小鼓的肚子，用大指蘸着唾沫；在他肚皮上一推一趕。口裏輕輕哼着：「推食趕食……你自己瞧看，肚子漲到甚麼樣子了，還說不要緊！……今夜太吃多了。推食趕食……莫掙！慌什麼，再推幾下就好了。……推食趕食……」

「姨婆，算了吧！你那手指甲刮得人家肚皮癢癢的，怪難受。」她

又把那左手留有一寸多長的灰色指甲搖起，他可不好再說話了。

院壩中坐着的人面目漸漸模糊，天空由曙光般淡白而進於黑暗……只日影沒處剩下一撮深紫了。一切皆漸次消失在夜的帷幕下。

在四圍如雨的虫聲中，談話的聲音已抑下了許多了。

涼氣逼人，微颺拂面，這足證明殘暑已退秋已將來到人間了。茂兒同他五叔，慢慢的在一帶長蛇般黃土田塍上走着。在那遠山腳邊，黃昏的紫霧迷漫着，似乎霧的本身在流動又似乎將一切流動。天空的月還很小，敵不過牠身前後左右的大星星光明。田塍兩旁已割盡了禾苗的稻田裏，還留着短短的白色根株。田中打禾後剩下的稻草，堆成大塚大塚，如同一間一間小屋。身前後左右一片繁密而細碎的蟲聲，如一隊音樂師奏着莊嚴凄清的秋夜之曲。金鈴子的「叮——」像小銅鈺般

清越，尤其使人沈醉。經行處，間或還聞到路旁草間小生物的窸窣。

「五叔，路上莫有蛇罷？」

「怕什麼。我可以爲你捉一條來玩，牠是不會咬人的。」

「那我又聽說烏梢公同烙鐵頭（皆蛇名）一咬人便準毒死。這個

小張以前會同我說過。」

「這大路那來烏梢公？你怕，我就背你走罷。」

他又伏在他五叔背上了。然而夜梟的喊聲，時時像一個人在他背後咳嗽；依然使他不安。

「五叔，我來拏麻袋。你一隻手背我；一隻手又要打火把，似乎不大方便。」他想若是拏着火把，則可高高舉着，照燭一切。

「你莫拏，快要到了！」

耳朵中已聽到礦房附近那個小水車唧唧呀呀的喊叫了。礦房那一

點小小紅色燈火，已在眼前閃爍，不過，那燈光，還只是天邊當頭一顆小星星那末大小罷了！

轉過了一個山嘴，溪水上流一里多路的溪岸通通發現在眼前了。足以令他驚呼喝釀的是沿溪有無數螢火般似的小火星在閃動。隱約中更聞有人相互呼喚的聲音。

「咦！五叔，這是怎麼？」

「噲！今夜他們又放魚！我還不知道。若早點，我們可以叫小張把網去整一下，也好去打點魚做早飯菜。」

假使能夠同到他們一起去溪裏打魚，左手高高的舉着通明的葵藁或舊纜子做的火把，右手擎一面小網；或一把鏟刀，或一個大篾雞籠，腰下懸着一個魚簍，褲腳紮得高高到大腿上頭，在淺淺齊膝令人舒適的清流中，溯着溪來回走着，濺起水點到別個人頭臉上時

或是遇到一尾大鯽魚從手下逃脫時，那種「怎麼的！……你爲甚那末冒失慌張呢？」「老大！得了，得了！……」「啊呀，我的天！這麼大！」「要你莫慌，你偏偏不聽話，看到進了網又讓牠跑脫了。……」帶有吃驚，高興，怨同伴不經心的嚷聲，真是多麼熱鬧（多麼有趣的玩意事啊！……）

茂兒想到這裏，心已略略有點動了。

「那我們這時要小張轉家去取網不行嗎？」終於恣意揮筆從那老
「算了！網是在樓上，很難取。……並且有好幾處要補才行。」
五叔說，「左右他們上頭一放堰壩時，罾上也會有魚的。我們就守着罾罷。」

關於照魚的事，五叔似乎並不以爲有什麼趣味，這很令不知事的
茂兒覺得稀奇。

新兒愛得……

點小……已在眼前……不過……只是天邊雲頭一
點小……開分照魚的……正對……平並不三月二十一日於窄而羸小齋 賦事

倍強。……

正……

……

……

……

……

……

……

……

……

……

代狗

「雜種，你莫起來，還要老子捶你罷？」

「噢……人家腳板心還痛呀！」代狗爛起兩塊臉要哭的樣子。

但他知道他爹的手，除了擰耳朵以外，還會捏攏來送硬骨梨吃的，雖然口上還想撒一點嬌；說是腳板心不好，終於窸窣窸窣從那老藍布蚊帳裏伸出一個滿是黃毛髮的腦壳——他起床了。

「快！快！放麻俐點！」

「噢……！」

他爹老歐，坐在那趨抹刺黑的矮矮茅屋裏一張矮腳板橙上搓着索子，排編草鞋上的耳朵。屋裏沒有個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

不靠到從破壁罅裏漏跑進來的天光。

「你不瞧石家舢代狗同鴨毛崽不是天莫亮就爬起來上坡去嗎！」

「我脚還——」

「脚痛就不上坡罷？」

代狗用手背搽了一下眼屎。把腰肩翻了一下。從土牆上取了一雙草鞋來坐在他爹左邊。

「我割擔草——」

「這幾天鬼要你草。……怕那樣？仍然到後山去砍，和尚來時，脚放麻俐一點。實在是翻不過坳來，把毛籤朝茨棚裏一搯，爬上樹去。老和尚眼睛貓貓子，趕不到你們，還不是又轉廟裡去睡覺了——再慢慢的轉來，不行嗎？」

「你講得容易。」

「你剝時輕一點囉。」

「三不知碰來抓到了，那怎麼辦？」

「蠢雜種！他口上大喊大叫，什麼『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抓到！』這偷柴的苗崽崽！」其實也不過是口上打娃娃，哄哄小孩子！當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個淨死罷？」

代狗想起昨天的事情，不由得又打了一個冷瘧。這冷瘧的意思祇有他自己知道，他爹是無從注意的。

……托，托，托，這邊刀砍一下樹身，那邊同樣聲音便回響轉來。鴨毛崽正高高興興唱着——

高坡高坳豎菴堂，

攀坡盤嶺來燒香——

人家燒香爲兒女；

我家燒香爲嬌娘

忽地，老和尚兇神惡煞的樣子，發現於紅牆前了。撲起大衣袖筒的灰布衫子，口中不住喊「抓到！抓到這狗畜的！」一直衝向自己所站的地方來。他們都懂得老和尚的意思了。便丟開了未剝完的樹，飛一般逃，跳了四五棚茨窠，越過兩條老坎，跑跑跑跑，才不聽到老和尚「抓到……」聲音。危險固然脫了，但當狂逃的當中，一顆牛茨却乘到代狗脚板踏着牠時，一鑽鑽進代狗脚心了。雖經鴨毛崽爲設法拔了出來，却已留下許多鮮血，而且到今早脚着地時，還略略聽到一點癢疼。

脚本來不算會事，但和尚那副兇神惡煞的臉，在他腦中晃來晃去時，却能够把代狗的身子似乎縮小了，縮小到比灶頭上正在散步的灶馬兒還小。

他終於囁囁嚅嚅說出不願去的意思了。

「萬一再去被他抓到，縱不當真捶死我，但把我手膀子用葛索一捆，吊到山門前去示衆，那是做得到！到那時，讓那些朝山的娘女們，這個覷一眼；那個覷一眼，口裏還要帶點渣滓罵句『小強盜應該』這鬼崽那末剝就偷人東西，到大時只好砍腦壳』醜話，那以後怎麼見人？」

「那時老子會到大坪趙家去請趙老爺討保。」
代狗聽到他老子的話，沒有什麼可藉詞。他若是城裏人讀過書的小孩，那怕也會再想個方法同他爹來嚼，可惜沒有讀書的人就這樣笨！

他無聊無賴的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走到灶邊去把挂在柱上的鏢刀往屁股後一撇。略注意到灶上那三匹從從容容正在散步的灶馬一

忽兒，說了句——

「爹你進城時多買塊豆腐，」走出去了。

老歐雖說因了自己不大會做家務，又老愛喜歡歇一杯包谷子酒，串串筋骨，弄得手邊緊緊的，時常要他十歲大的代狗跑到南華山廟背後去做點冒險事情，但他究竟是一個有把握的人啊；他記到楊瞎子在三年前爲他推算流年的結果，是命當午水，須過六年才轉運；所以這六年中他決定忍耐到等運氣來時再戒酒。他也曾想到縱或代狗被和尚一把撈到，真的要綁到山門去示衆時，很可以像從前石家舛代狗的爹偷竹子事情一樣，挑一擔松毛到趙大發家去，對大發或大發屋裏人磕一個頭，——天大的事也熨貼了。因爲大發的囑咐「只要有事，關於廟前廟後的轆轤，同我來說，老和尚不敢不遵。我曾見過他墩豬蹄子，一張出來，他就不得了！」也還在他耳邊。

不過，老歐的意思，也並不是專以為有大發方面可說情，就鬥着要代狗崽去受老和尚恐嚇！他實在還有別的主意。他知道代狗崽人雖小，但很伶俐，跑得快，決不至會為貓貓眼的老和尚抓到。不然，這面一根柴沒有得到，那面倒反而要挑一擔值兩百制錢以上的乾松毛請人講情，這算盤怎麼打法呢？

（代狗：即苗人呼小孩的普通名字。）

苗人呼小孩...

臘八粥

初學喊爸爸的小孩子，會出門叫洋車了的大孩子，嘴吧上長了許多白鬍鬚的老孩子，提到臘八粥，誰不口上就立時生一種甜甜的膩膩的感覺呢。把小米，飯豆，棗，栗，白糖，花生仁兒，合併攪來糊糊塗塗煮成一鍋，讓牠在鍋中歎氣似的沸騰著，單看牠那歎氣樣兒，聞聞那種香味，就够嚙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況是，大碗大碗的裝着，大匙大匙朝口裡塞灌呢！

住方家大院的八兒，今天喜得快要發瘋了。一個人，出出進進於竈房，看到那一大鍋正在歎氣的粥，碗盞都已預備得整齊擺到竈邊好久了，但他媽總說是時候還早。

他媽正拿起一把鍋鏟在粥裡攪合。鍋裡的粥也像是益發濃稠了。

『媽，媽，要到什麼時候才……』

『要到夜裡！』其實他媽所說的夜裡，並不是上燈以後。但八兒聽了這種鬆勁的話，眼睛可急紅了。鍋子中，有聲無力的歎氣，正還是在繼續。

『那我餓了！』八兒要哭的樣子。

『餓了，也得到太陽落下時才准吃。』

餓了，也得到太陽落下時才准吃。你們想，媽的命令，看羊還不够資格的八兒，難道還能設什麼法來反抗嗎？並且八兒所說的餓，也不可靠，不過因爲一進竈房，就聽到那鍋子中歎氣又像是正在呻喚的東西，因好奇而急於想嚐嚐這奇怪東西罷了。

『媽，媽，等一下我要吃三碗！我們只准大哥吃一碗。大哥同爹

都吃不得甜的，我們倆光吃甜的也行……媽，媽，你吃三碗我也吃三碗，大哥同爹只准各吃一碗；一共八碗，是嗎？」

「是呀！孛孛說得對。」

「要不然我吃三碗半，你就吃兩碗半……」

「卜~~~~」鍋內又歎了聲氣。八兒回過頭來了。

比竈矮了許多的八兒，回過頭來的結果，亦不過看到一股淡淡煙氣往上一衝而已！

鍋中的一切，這在八兒，只能猜想……栗子會已稀爛到認不清楚了罷，赤飯豆會煮得渾身透腫成了患水蠱脹病那樣子了罷，花生仁兒吃來總已是麪東東的了！棗子必大了三四倍——要是真的乾紅棗也有那麼大，那就妙極了！糖若作多了，牠會起鍋巴……

「媽，媽，你抱我起來看看罷！」於是媽就如八兒所求的把他抱

了起來。

『噫！』他驚異得喊起來了，鍋中的一切已進了他的眼中。這不能不說是奇怪呀，栗子跌進鍋裡，不久就得粉碎，那是他知道的，他曾見過跌進到黃爛雞鍋子裡的一羣栗子，不久就融掉了。赤飯豆害水蠱腫，那也是往常熬粥時常見的事。花生仁兒脫了他的紅外套，這是不消說的事。鍋巴，正是圍了鍋邊成一圈。總之，一切固都成了如他所猜的樣子了，但他却想不到今日粥的顏色是深藕。

『怎麼，黑的！』八兒還同時想起染綱裡的髒水。

『棗子同赤豆擱多了。』媽的解釋的結果，是檢了一枚特別大得嚇人的赤棗給了八兒。

雖說是棗子同飯豆擱得多了一點，但大家都承認味道是比普通的

粥要好吃得多了。

夜飯桌邊，靠到他媽斜立著的八兒，肚子已成了一面小鼓了。如在熱天，總免不了又要爲他媽的手掌麻煩一番罷。在他身邊桌上那兩隻筷子，很浪漫的擺成一個十字。桌上那大青花碗中的半碗陳腊肉，八兒的爹同媽也都奈何牠不來了。

『媽，媽，你喊蛤叭出去了罷！討厭死了，儘到別人脚下鑽！』
『若不是八兒脚下棄得腊肉皮骨格外多，蛤叭也不會單同他來那麼親熱罷。』

『蛤叭，我八兒要你出去，快滾罷……』接著是一塊大骨朶擲到地上，蛤叭總算知事，銜著骨頭到外面啃嚼去了。

『再不知趣，就賞牠幾腳！』八兒的爹，看那隻蛤叭搖著尾巴很規矩的出去後，對着八兒笑笑的說。

其實，『賞牠幾腳』的話，倘若真要八兒來執行。還不是空的嗎？憑你八兒再用力重踢牠幾腳；讓你八兒狠狠的用出吃奶力氣，頑皮的蛤叭，牠不還是依然伏在桌下嚼牠所願嚼的東西嗎？
因為『賞牠幾腳』的話，又使八兒的媽記起了許多他爹平素袒護狗的事。

『賞牠幾腳，你看到牠欺負八兒，那一次又捨得踢牠？八寶精似的，養得牠恣刺得怪不逗人歡喜，一吃飯就來桌子下頭鑽，趕出去還得丟一塊骨頭，其實都是你慣死了牠！』這顯然是對八兒的爹有點揶揄了。
『真的，媽，牠還搶過我的鴨子腦壳呢。』其實這也只能怪八兒那一次自己手鬆。然而八兒偏把這話來幫助他媽說蛤叭的壞話。

『那我明天就把蛤叭帶到場上去，不再讓牠同你玩。』果真八兒

的爹的宣言是真，那以後八兒就未免寂寞了。然而八兒知道爹是不會把狗帶到場上去的，故略不氣餒。

『讓他帶去，我實實一個人不會玩，難道必定要一個狗來陪嗎？』

以下的話風又轉到了爹的身上，『牽了去也免得天天同八兒爭東西吃！』

『你只恨蛤叭，蛤叭那里及得到梁家的小黃呢？』
『要是小黃在我家裏，我早就喊人來打死賣到湯鍋舖子去了，』
八兒的媽說來臉已紅紅的！

小黃是怎麼一個樣子，乃值得八兒的爹提出來同蛤叭相較呢？那是上隔壁梁家一隻守門狗，有得是見人就咬的一張狼口。梁家因了這隻狗，幾多熟人都不敢上門了。但八兒的媽，時常過梁家時，那狗却像狠客氣似的，低低吠兩聲就走了開去。八兒的媽，以爲這已是互相

認識的一種表示了，所以總不大如別人樣對這狗防備。上月子，爲八兒做滿八歲的週年，八兒的媽上梁家去借確舂粕粕，進門後，小黃突變了往日態度，毫不認愧似的，撲攏來大腿臄子肉上咬了一口就走。這也只能怪她自己頭上頂了那個平素小黃不會見她頂過的竹籬。落後是梁四屋裏人爲敷上了止血藥，又爲把米粉舂好了事。轉身時，八兒的媽就一一爲他爹說了，還說那畜生連天天見面的人也認不清，真的該拿來打死起！因此一來，八兒的爹就找出一句爲自己心愛這隻蛤叭護短的話了。譬如是蛤叭頑皮到使八兒的媽發氣時，八兒的爹就把『比梁家小黃就不如了！』『那你喜歡小黃罷？』『我這蛤叭可惜不會咬人！』一類足以證明這隻蛤叭雖頑皮實天真馴善的話來解圍，自然這一類解圍的話中，還挾著了些須逗自己奶奶開心的意味。

本來那一次小黃給她的驚嚇比痛苦還多，請想，兩隻手正扶著一

個大簸簸，而那畜生三不知撲搗來就在你腓子肉上啃一下，怎不使人氣憤？要是八兒家哈叭竟頑皮到同小黃一樣，恐怕八兒的爹，不再要奶奶提議，也早做成打狗的楊大爺一筆生意了。

八兒不著意的把頭轉到門簾子腳邊去，兩個白花耳朵同一雙大眼睛又在門簾下腳宣開處出現了。哈叭像是心裏怯怯的，只把一個頭伸進房來看裡面的風色，又像不好意思似的（尾巴也在搖擺）。
『混賬……』很懂事樣子經過八兒一聲吠喝，哈叭那個大頭就不見了。

然而八兒知道哈叭這時還在門簾外邊徘徊。

十二月二十六於北京門前，小黃突

開夫船

八月裏去乘船知前年申進香一舉事皆驚異口交相贊。立和錄詳無

非毛雨一連落了幾天，想不到河裡就漲起水來了。

小河裏，不到三四丈寬，這時黃泥巴水已滿過了石壩。平時可笑極了，上水船下水船一上一下，總得四五個船夫跳下水去，口上哼唧唉唉，打着號子，在水中推推拉拉，才能使船走動。這時的船，却是自己能浮到水面，借到一點兒篙槳撐划力氣，就很快的跑駛！

今天有大幫船下高村，一連大大小小十二隻。這些船牽連連的下灘過閘，從岩門市場碼頭邊過身時，趕場人都知道船上裝得是軍隊。原來每一隻船篷上那些在風中搖搖擺擺的諸色三角旗，已早告給那鄉下人了。有一面大紅旗，獨豎在一隻新油上油的雙艙五艙船上飄

動，他們於是又知道這隻船上是一位大軍官，或軍官家眷。

因爲那些愛玩嬉會快活的年青號兵，覺得這次隨同團長下辰州，不久又可以站到辰州城頭上去同貴州黔陸軍號兵比賽號音了，而且一到軍需處發餉時，便能跑中南門去吃辰州特有好味道的夾砂包子，是以都高高興興的取出喇叭來，逗在嘴上，噓噓噓噓吹起來。尤其是當船駛過某一個沿河小村砦時，只見他們鼓脹起嘴，臉龐緋紅。他們的音，只是幾個噓噓噓噓，不成拍子。似乎這時的喇叭，只能專拏牠用來表示他們的歡欣，故不須乎像殺人號那種慘慄，衝鋒號那種悲壯，以及敬禮號那種莊嚴與活潑。他們真是高興極了。

這表示歡欣的一串散音，從一羣年青號兵口吹出後，立時就散播開去。兩河岸，原是一些高而陡斜的石壁，當回音遍轉來時，便滿山谷若相互遙答起來。只聽到連續的噓噓噓噓，查不出聲之出處，也很

有趣。

十二隻舢板中人，各人肚子裝滿了欣悅與希望。這是將近中秋的八月天，雖早上瓦角屋頂已起了一層霜，究竟還不很冷。弟兄們，各人穿上團長臨行時發給那件灰布夾軍裝，正屬合式。且水既平了壩，舢板能自己浮動，不必要弟兄們上岸走路了，尤其使大家高興。這時六十里路程已得個一半了，因快活而疲倦的，各都鑽進到艙裏去睡了，剩下的還摟起衣袖在那裏幫船老板扳招蕩槳。

「移防時，像這樣子是再好沒有了！」大家都覺得。覺得而又能說出他興致的，恐怕就只有那些號兵！

至於領隊的團長大人呢，也很快活。時時從艙裏鑽出來，抹着鬚子，看弁兵煮午飯。團長身邊，有一位插花敷粉的太太，有兩個嬌嫩得同洋囡囡一樣的小姐；大的七歲，小的三歲。他們一起睡在最末那

個有玻璃窗子底官艙裏。大致是手上莫有什麼東西可抓弄了，便時時刻刻這邊那邊抹他的鬍子。間或又爬過第三個艙去同軍需長講個笑話。軍需長是有癮的，當團長笑話講到一個段落時，軍需長便把上好了一泡的竹槍，推過去放到團長嘴邊。團長拒絕的時候似乎也少，但團長却不承認是有癮的人。

軍需長，你聽我講。去年子向司令造冊到鎮座時，造冊的書記，把職員也填上一枝槍了，哈哈！他們軍隊那來那麼多槍械呢？原來他們是烟槍！以後我們造冊子上去時，倒要囑付他們莫把軍需長名忘掉：

團長沒有說完，軍需長的烟鎗已推送過去了，於是只聽到呼呼呼，很勻的吸烟聲。

哈哈！他們還說我軍隊徒手太多！軍需長都有鎗，難道：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軍需長也帶着哈哈哈哈哈，然而聲音來的輕得多，不及團長宏亮。第一團長這一去，准定是升一級改稱司令官或支隊長咧！「這是同鄉紳士，昨天爲團長餞行時，於筵席上一再道及的，而團長也早有了。一點風聞，對此若深有把握，堪以自信。爲了前途的樂觀，團長近來的笑聲，便略略比往常多一點了。不拘平常一個哈哈，並且與以前似乎也有不同處來。軍需長會常同一個軍需中士私下議論，說是團長聲音，忽然變異起來，儼然是個什麼偉人聲音一樣；又雄壯，又大方；其實團長近來的笑聲，惟有尾脰上那幾個挂盒子炮親信弁兵知道。團長會爲他們說過，鎮座的笑聲豪縱，不愧偉人，他這時因爲升官在目前要實現了，所以極力摹仿鎮座！至於別人，如像靠舵樓邊坐的那小

護兵，兩手把舵口中不住吆喝的稍公，亦不過同軍需長一樣：只能覺到每個哈哈來得異常罷了，究竟不明出處。

對於升遷的事，關心最密切的，似乎還是太太。太太爲這期待，臨行時，還至天王廟許了個愿：若果是團長此去得了升遷，升遷之第二日，即飭人返鄉酌三王爺之保佑，用的是雙豬雙羊。天王爺是有名能保佑人升官發財的，況太太當時所求的又是一仰一覆的順箋，看來是一准可靠了！

上了船後，各人有各人的想望，她於是就想到升官以後的鋪排。第一是買甚麼轎子爲合式？她以爲原有那頂綠呢轎，舊得太可憐了，不但出去拜客時不成個模樣，就是送別個太太見了，也會笑話。他時隨同鬍子（是太太對團長的親暱處）駐到小縣分上去清鄉，也嚇不倒鄉巴老。他們會齊聲說哪哪，這是太太的轎子哪！簡直是丟鬍子的醜！

何況鬚子又新升了旅長，旅長的太太也不應坐這麼破轎子。……一到辰州，就要鬚子買兩乘新的；鬚子一乘，自己一乘，免得誰好誰醜；而且誰不坐誰的。這計畫她先在心裏盤算了許久，才打去直訴團長。

「鬚子，我們轎子也大不行了，到辰州會要買兩頂罷？」
「好罷。你買一頂，我騎張營長前次送來那匹大黑馬就有了。」
團長意思是騎馬出去拜客時，較之坐三人轎要威武一點。自己騎在馬上，出來時，如像黔軍盧旅長樣，身前後十多個武裝弁兵跟到跑路，又英雄又有趣！

但太太却以為團長應坐轎；又鬚子讀書人，斯文得多。鬚子，還是坐轎子好點。你坐轎時，看來才像個讀書人，斯文得多。……
「好好，那就買兩頂。」這也不由團長不如此說了。團長固然願

意要人稱讚他像貌的魁偉，但願人說他斯文像讀書人的希望，似乎還來得懇切點。團長實在只會寫自己名字與一個閱畢的「閱」字的人，故覺得斯文尤所需要。

轎子的事情解決後，團長就又趕過軍需長處講笑話去了。第二件使太太縈心疑難的，是將來衛隊連連長的事。照例這應予那跟得久，可靠，同鬚子又立過戰功的親信弁兵爲是。但從弁兵中去選擇，那一個能爲自己用，不至於將來同鬚子狼狽胡行？這真是使太太爲難了！

趙福做事是伶俐，可惜許多地方又過於伶俐了。若是一日升了連長，那東西第二天會就引鬚子去胡攪，幫鬚子做牽頭……左連元人還好，孩子極忠心，能做事；做事且可靠，臉貌方方正正，還稱個軍官。不過他那瘋子婆現到不得了，若見了她兒子做了官，不知更如何狂浪！……那就用楊再誠，到底是自己弟兄，雖不親，比別個總好一

點。以前鬍子好幾次想接小蜡巴那媳婦進門，若非他預先暗地告我，不知這時受了那天精多少氣嘔了！只恐怕鬍子又將說他年紀太青，不像個上尉職官。其實十六歲的人也不小……現在管着這些弁兵的是黃副官，那就只好要他做連長。據說鬍子前年子到鰲山一陣敗仗打下來，弁兵一個也不見了，倒虧他背負鬍子出了險。可恨那傢伙只會死忠，老實一點用處莫有，鬍子一講一個是，設若老騷鬍子又要口口，首先承認做媒的必是他同趙福——

「太太，怎不把窗子打開，這里叫七里潭，水平極了。許多弟兄都跳下水去洗澡，我才要黃副官命令他們起身，怕水大衝掉他們。」團長這時口上還有餘烟，從軍需長處爬過來。

「鬍子我們衛隊連連長送那一個？」她當說笑話似的徵詢鬍子意見。

「衛隊連長？」

「俺衛隊連你喜歡那一個？我想——」

「你想甚麼。事情早哩！先不先就預定，莫把鍋蓋揭早走了氣，哈哈！」團長的哈哈原多是來的奇突，這在太太聽慣了的人，一點也不奇怪了。

「你試說說喜歡那一個，」她嬌媚的橫了鬚子一眼。

「試說——」

「噲，試說。」她再橫了一眼。

「那末——趙福。」

「趙福，趙福，果不出我所料，鬚子你單喜歡那混賬東西！」

太太這時似乎已看到鬚子委任送到趙福手中了，且趙福亦似乎已佩起指揮刀昂然立在司令部舊參將衙門二堂上操了，她頭一掉就掉過

去，不再理會鬍子。

鬍子是知道太太脾氣的，便不再做聲了，但把他剛拮鬍子的那隻手去抹睡在身旁的大小姐的細頭髮。

「啊喲！小孩子頭髮就那麼軟，大人鬍子就那麼硬，無怪乎太太常說嘴不舒服，一到口口就偏過去……」這在團長應說是一種新的發見。

所謂趙福者，於時正將兩隻腳板掉在水中，屁股貼在艇上脚是這麼那麼攪動，對艙下所成的水波發癩，却想不到佩指揮刀的事。

發，廿二日老軍車發自武大與張九月二十一於靜宜園

在得到開我全以前數日，我們就得到一個可喜的消息，由第七

旅團長古一爵為這消息用不著秘密，一那是七旅的團長是我們向彭長

去請火車發時說的。他稱及這消息之矣，發這消息用不著秘密，也請

佔領

一九二十年——爲自己方便起見，我將說民國九年。民國九年，過了中秋，月亮看過了，大家都說中秋以後是重陽，我們就登高罷。果然我們所猜著說笑的應驗了，九月三日來得公事，要我們住渭城，命令非常清白：

本部第七十四連，於九月十日以前移住渭城，作邊防之鎮

2 受第七旅司令官指揮。

3 開抵渭城時，不得稍有擾動情事，違者以軍法第四條處之。

4 到後即將一切詳情稟部。

5 該地地勢詳略圖，均應於到防五日以前測明報告，

切切！此令，

……。

那個地方，原住有另一軍的守備隊。在先前，因為地方分配的關係，相持過互用炮子轟嚇追迫的事，已有過許多次了。到雙方的子彈消耗數，兵士的死亡數相等時，長官便自然而又停下攻擊令來。這不是故意拿人命來相賭嗎？然而服從爲軍人天職，這類戰事，就是一直延長下去，到最年青的兵士白髮蒼然（幸而每戰均無子彈着身）後，恐怕還是要再延長下去！

在得到開拔令以前數日，我們就得到一個可喜的消息了，由第七旅傳出。「因爲這消息用不著秘密，」那是七旅的副官見我們司務長去領火食費時說的。他談及這消息之先，說這消息用不著秘密，也許

是想減輕他一點亂譚話的罪過罷。然而這消息是當真用不著秘密的。就是他不同我們連上的司務長譚及，這消息不到二日，我們第七十四連，以及同住在永綏的十三營，以及新由川邊移來的炮兵營，也總會知道了。七旅司令部像那個副官那樣愛說話的官佐還有許多，據連長說副官長就是一個。我還不說出那消息來，消息的確是可喜，因為果真守備隊所佔領的幾處地方，若是由他們退給我們，一些帶有太太不大願打點小仗的下級官佐就快活了。我們呢，也可少耽點心，能脫衣解子彈帶好好的睡幾天。不過這中間有些倒無聊起來了，渭城歸了我們所有之後，前方不會同別人前哨相觸，愛放槍的從此找不出一個機會開槍了。下級軍官也有些不樂懌的，就是那些沒有家眷，也沒有職務的見習員助教練，他們在後防不當衝的地方駐紮，則每日陪到兵士下操場，晒太陽，跑圈子，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在軍隊中（我說是我南方那種東鞞西轆合成的軍隊）過嗎？只要到過，他就會知道開差時是怎樣一種近乎狼狽的熱鬧！我無法同不會見過這種情形的人來說開差時的紛亂，因為這紛亂比戲場散後，比炮仗舖走水，比法場上犯人掙脫繩子，比什麼什麼都還要無頭緒！大街上，跑著額上挂了汗點的傳事兵。跑著抱了許多紙烟的副兵，（那不消說是他老爺要用的。）跑著向紳士辭行的師爺。司務長出出進進於各雜貨舖，司務長後面是一串扛物的火夫。……河碼頭的被封了的烏蓬船，難民似的擠滿了一河。渡船上盪漿的，多是平日只會把脚挂在船邊讓水衝打悠然自得的兵士們了，爲得是這時節已無放乎中流的眼裕！銀錢舖擠滿了換洋元的灰衣人。小副兵到街上嚼栗子花生的，見了他自己的長官也懶得舉手致敬了。營門前候著向弟兄們討女兒風流賤的若干人；討麵賤，酒賤，點心賤的又若干人。……城頭

上吹著各營各連集會尋人的喇叭。還有……馬匹那時也自然而然而嘶叫起來，參預這種熱鬧。

至於若說是移防是出於不得已，後面還有人跟着呢，那景象又不同了。那時各樣舖子各樣人家的大門，已不是那麼隨便的敞着，全城除了縣衙門同幾個與銀錢不發生關係的廟門外，恐怕大門都關閉了！那時警察必不敢再在街上站崗。那時地方團防局那幾尊劈山炮，必又很妥貼的安放在局門前。……街上所走的就是兵。兵的思想一致是乘到這時順手撈一點價值的物什；同時忘不了後面追懾的敵人，臉上多露著又兇惡又可憐不知所措的顏色，行步匆忙，全身的機關像不能自主的痙攣者一樣。

這次開差是勝利，是類於追別人的事，所以紛亂中還能保持着歡樂的空氣，縣知事也不躲避，還把全連自「見習」上都請到衙門去

喝了一席酒，弟兄們又另外送了兩隻豬兩隻羊四大罈酒來。據一個兵士說：他從團防局過身，那尊劈山炮也還不見出來，守衛的很安閒的在局門前倚著石獅子小睡。大家把那局丁小睡的情事笑譚了一陣，且引出許多關於守衛誤事的笑話來增加趣味。

在開差的前一天，初七早上，我們各樣東西都預備了，我正想為家中寫一個信，用日記簿按在牆上畫。

「老弟，我，這個，」一個人在我背後拍我的肩。

聽他聲音，不在回頭就知道是四表哥了。

「我寫個信告家中，說明天開差，我們還是一路伴著。」

「很好！我也正想——弟，你看！」

我回過頭來，見他手上提了四雙草鞋。

「老弟這個用不著，太大了。我代你領來兩雙，但都照我的腳樣

選下來了，我知道你用不著，就把我穿罷。」

「你知道我不用嗎？走遠路非要草鞋不行，麻練的脚會痛！」

其實我見了那粗糙的草鞋也怕，不過因為四表哥太忠厚，故同他鬧著罷了。

「那我爲老弟去買兩雙好的。」

「外面買的不會有那樣結實。」

「那就不用這兩雙，」他從那四雙草鞋中分出一半來。

「你爲什麼幫我領這樣大的來？我怎麼用得着？」你看！」我把脚去比，「你看，套起這草鞋還長！」

其時我脚上所穿的是一雙稻心的軟薄草鞋，比的結果，是這樣把四表哥爲我領來那雙草鞋套上，剛剛合式。

「本來沒有同你脚相彷彿的。」他麻面上近顴骨那幾點痘疤紅起

來了，心裏若不好過的樣子。

我的脾氣是一遇到四表哥爲難時，要看他臉上的一切變化，就再逼上去，不管別人難堪，只圖自己受用。

「那你何必幫我去領呢？讓我自己去選！」我還在前進。

我不該說那種話，說出我就有點悔了。但我既已出口，也不露出開玩笑的意思來，因爲我知道接着他會有更好看的臉嘴給我樂。

「那我去退，」很用力的說了一句，他跑出去了。

「四哥！四哥！我同你玩的！莫發氣罷。我草鞋還有着咧。」我忙解釋，想拖着他的衣，來不及了。

望到他出去，略略回頭轉來，這回頭像不是望我的神氣，我不知所措的想追出去。

——看他一臉的麻子都紅了，真太難爲情！去頭裡！

——他會把草鞋當真退到司務長處去讓自己去領呀！

從此會不理我了！……從此會……

一剎那我想起許多事。越想越覺得自己的不好了，果真無了他，別的兵士不知道要欺侮到什麼樣子了。

我很快的衝出第四棚的寢室去。

一越門限，爲一個人拖住了。這是一個先藏在門外旁邊的人，見我出來時由後面把我抱住的。聽到那重重的喘息，我還不回過頭來，就知道是四表哥了。就是他屏息了他的氣，從那種極熟諳的擁抱力量中，我也會察覺出是四表哥來的。

「弟弟怎麼認起真來了！你怕我當真捨得去退嗎？」四表哥接着就大笑。

「我看你臉紅了，心裏不好過，其實我草鞋還多，要是我自己去

領，還不是照到你的腳碼去領！」

他知道我這話是真的，從過去的許多事情上他得到可靠的證明了，極感動的把我舉起來了四次。

「弟弟，我早看出你小孩子脾味兒來了。你以為逼我哄我生氣是一件好玩的事。我才不生氣呵。我看得你的脾氣很清白，我才敢凡事作主。說是草鞋不該領我就認過去退，看你以後又怎麼樣。我知道你要失敗的。費了許多神才選得這幾雙好草鞋，說退就退，我不會那麼傻！你表哥是大人，二十歲了，什麼事不知道，還來同你這種小孩一般見識麼？……」

回到房中時表哥還說我今天被他哄了。我說既然知道我是開玩笑，為甚全部麻子變成紅色？他無話可答。但我先却想不到他會裝着跑出去，到大門外站藏在一旁哄我出去的計畫！

我還忘記告人表哥是我們的什長呀，他手下十個兵中間，有一個愛同他鬧意氣的小表弟，年紀十五歲。初九那天，我們應長住下來，直到有命令離開才能離開的渭城已經到了。時間是下午兩點鐘左右，因為山頂上的砦子裏有鷄在叫。

大家都說聽到雞叫人就感着疲倦，發生打一個哈欠的意思。表哥對着這話表了同情，我見到他的確打了許多哈欠了。我的包袱到火夫火食擔上去了，肩膀上一枝馬槍，換來換去，到不很倦。

在路上，表哥說是應節，沿路隨手折來的一束黃野菊，插在槍管口都萎去了。我學着其他弟兄們，把新鮮的來代替了萎去的，表哥槍上則始終是那一束。

「弟兄，衝鋒進去！」表哥說出一句笑話。
「衝呀！」因為離排長太近，接應表哥笑話的聲音極輕。

「喊一聲殺，吹起前進號！」我也笑着說。

「不要怕！」說這個的碰了我一下。

我們是那樣的鬧着玩笑進了城。這樣的平平安安的進一個城，隊伍中是有許多感到不高興的。雖然這也算是勝利，但一槍不響，前頭又無可追趕，於願意打槍的弟兄們，總感得太無趣了。

「老弟，這樣叫做佔領，未免太可笑了！」表哥也感到沒有意思了。但他並不願喊殺連天的衝進去。不過他以爲佔領一個地方，總應比這樣用得力量多一點才光榮。要怎樣（又不是肉血相搏，又不是如現在和平一樣）才算爲光榮？請表哥說是說不出；所謂光榮兩個字的解釋，要表哥說就很不容易！然而表哥對這次進城却實在又感到不光榮。

大隊從南門進去，雖然只一連人，（我們這連是前鋒，後面有一

營兩個獨立連，第二天始能到。）也覺得有點浩浩蕩蕩的神氣。前頭一對號，老嗎曲從第一段吹到第四段，至第四段後又開始再來，一面大軍旗，一面國旗，一面三角走紅邊的連旗，帶頭領起這一隊灰衣人進大街時，竟用差不多像正步走的莊嚴法走著！弟兄們重新打起精神成了雙行。排長同教練把指揮刀擱到肩上，押管著自己隊伍。連長騎馬，獨在隊伍的後面。連長太太同司務長太太的轎子，在最後行李擔子隊中慢慢的跟著。……

進街以後，各家屋簷端飄揚著的大小小歡迎旗，使足底起了泡的伙子們，把疲倦都忘掉了。

我見到一個手上端起兩塊水豆腐的小孩，睜起兩隻大眼望從他身邊過去的一類灰土臉的面孔，隊伍中，有一部圓眼，也在小孩發楞了的小臉上刷過一到。

正在包豆腐干的生意人，在聽到號音以前就把手上的工作停擱下來在那裡研究新來的軍隊了，豆腐作坊養的一隻狗，嚇得躲藏在主人胯下去窺覷。

弟兄們，在一些半掩上門了的住戶人家腰門邊，用眼睛去搜索得一個兩個隱藏在腰門格子裏的粉白臉孔後，同伴中就低低暗起來，互相相應着，放肆的說笑話。

小白：「啲！：：：」

「老弟，對呀！」

「哥，回過頭去，這邊又是！」

「辦子貨！」

「招架不來，我要昏了！」

「以前好他娘的守備隊！」

「看，看！」以前碰過我的那個人，又觸我一下。一個小小的白哲臉龐縮到掩護著的鋪板下去了。我們從那鋪子下過身時，見到鋪子上貼的紅紙小鋪號招牌是：「源茂錢莊」四個字。

心想著，如若是水渾，就可以大胆撞進去找那活的寶物！打聽感到水不渾不能亂有動作的失望的總還有許多人。我見到那個小白臉孔後，同這羣起野心的弟兄們也表同情了。

是夜各棚分住於民房，輪不到我們放哨。表哥在別個弟兄還在偷偷喝酒時就睡著了。……

……

……

槐化鎮

近來人常會把一切不相關的事聯想起來，大概是心情太閑散了。白天正獨自個，對到新買來的一個綠花瓶，想到插瓶中頂適宜的是洋槐。洋槐沒有開，紫藤先到瓶中了。又似乎不能把洋槐白色成穗的花忘却。因槐花想到槐化鎮，到夜裏，且夢到在一個大鐵爐子邊折得一大束槐花，醒來了，嗅到紫藤的淡淡香氣，還疑是那鐵爐子邊折來的成穗白色的洋槐花！

槐化鎮，我住過一年半。還是七八年前的事，近來那地方不知怎樣了。那地方給我的印象，有頂好的也有頂壞的，我都把牠保存下來。然而這也是不得已，我是但願能記得到那一部分好點的。關於爐

子。還有去爐子不遠一個泉水，是屬於可愛一類的，所以夢中還是離不開。

槐化是個甚麼地方？我不說。這地方是有的，不過很遠很遠罷了。這地方，雖然在地圖上，指示你們一個小點，但實際上，是在你們北方人思想以外的。也正因其爲遠到許多北方人（還不止北方人）思想以外，所以我纔說遠！若實在說，果真有那類傻人，想要到那里去看看那鐵爐子，證實我的話，從南邊湘西一個小商埠上去，花二十天的步行，就可以達到那個地方了。地方並不大，只是一條大正街。街說是大，乃比起鎮上各小衙而言，能够容兩頂轎子並排行走，雖不大，在南方小市鎮算來也不爲小了。

我最愛到離住處不很遠的一個小土邱去玩。名字忘了。那里有個洞，我就叫牠爲風洞罷。風洞位置位小土邱腰上，這就很奇怪，土邱

的確全像是土用人工堆成的，出籠的大饅頭樣，但風洞又似乎全是天生石塊。風洞大致是與另一山洞相通，是以常常有風從洞中吹出，到熱天時，則風極冷。鎮上的人，信風是由洞神口中吹出，當之者則發燒頭痛，且以致死，所以從不見一鎮上小孩到洞邊玩耍。雖常聽說鎮上許多少男少女天死的都爲此洞神所取，因了愛玩，我居然敢反抗迷信，本來風洞也太好了。我所到過的地方，使我過去了許多年還留戀的，風洞居其一。許多石頭，在土丘四圍，頽然欲墮，但又並不崩落，很自然的爲另一大石扶著，或壓住一角，與土丘成賓主。土丘居中，頂上極其平順，全是細細的黃土，到了八月，黃土上開遍了野蒿菊，像星子，又像繡花的毯子。若是會畫，我早把牠畫下來了。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田坪中那個方井泉。在置在田坪中，似乎把幽雅境致失去了。但泉的四圍，十多株柳樹，爲前人種下來，把田坪

就不曾見過。我再說個比擬，牠像一個舊式泥蜡台。牠是四方，到頂上暫小暫銳的一種類乎大泥蜡燭台的怪物。偉大處，使到牠身邊的人，比小孩子站在象身邊還要覺得渺小。第一面時給我一個傻想頭，就是揣想牠不是人所做成的東西。爐頂出烟，有時成了紅色。另一端，有用鐵條本板做成如在天空懸著似的長橋，橋的一端搭在爐頂，時時刻刻可以見到一個人推了一個東西從彼端坡上到爐頂去，起初却不知道這是推礦石同燃料。礦石是先用煤夾層砌好，到一個露天坑裏煉好成了深灰色的，至於升火燃料是用煤或是用柴，那就不知道了。有一次，因為同了一個副官去看，我們就上了坡過了那長橋，直到爐頂。在下面看來，尖的爐頂，至多是有四張方桌大吧。誰知道了上面，太出人意料了。這頂上至少比普通戲台大，且四圍有極大的欄干。出火的那個口子，也還比床爲大。頂上滿鋪得是大方磚，乾淨平

整，正同人家極好的天井一樣；站到上面，看下頭的一切人，比從下面看上頭更小了。附在爐旁放風箱的屋子，非常之小，正同兩張骨牌凳，又像一個方木雞籠。槐化的全市也看得極其清楚，各家的瓦楞都能分明認得出來。副官說是能夜間來此看月亮，那好極了，可是我們始終都不曾能於夜間來此一次。

到了鐵爐邊，我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有人許可我在爐頂看來比雞籠一樣那個風箱屋子住兩天。我相信只要有人准，我當時是極其願意的。許多同事也都說這屋子有趣。屋是方形，用大木柱如鐵路上路軌枕木那麼整齊好看的硬木砌成。頂上蓋得是鐵板子，四圍又用鐵條子箍着，屋子靠到爐旁，像是爐子的腳趾。屋子中，一個佔了屋子一半的大木方形風箱立在屋角。風箱的身正同屋子一樣，較小一點的木柱，在發光的鐵箍下束得極緊，前面一個大圓木把手，包了鐵皮。鐵

皮爲扯風箱的手摩得閃光。六個拉風箱的人，赤了脖子，站在風箱前頭，雙手扶住風箱的把手，一個司令，「噓……」的一聲哨子，六個人就齊向前一撲；再「噓……」的一聲，又是一退：不到半點鐘，六個人的汗榨出得已像個樣子了，於是就另外來了六個人換班，依然是一噓一噓，把風送到爐裏去。這哨子你遠一點聽著，是一隻山麻雀在叫，稍近一點，又變成油蚰蚰了。風箱屋子後面，堆了數不清的毛鐵，大約還得運到另一個地方去煉一道，運鐵的是牛的背與人的背，牛也很多，人也很多。

一個人，用一根丈多長的鐵籤子，把爐腳一個小小鐵門撥開，水銀般東西流出來，流到就地挖成的淺淺小坑中，過了些時，鐵就由紫色轉成普通毛鐵的顏色了。在瀉鐵處還可以看到比煙火還熱鬧的白火花，若是夜間，那是當更其有趣的。

槐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落雨：雨之類，像愛哭的女人的眼淚樣，長年永是那麼落，不斷的落，却不見完。尤其是秋天同春末，使脾氣極好的人，也常常因這種不合理的雨水，落得發愁，生出罵一句娘的心情來了。終日靡靡微微，不成點也不成絲，在很小的風的追逐下，一個市鎮，全給埋葬在這種霧霾中。大街上，就是說較寬點那一條街上，只見泥泥濘濘，黑色的污穢，滿滿的均勻的布了一街。在街上，橫流四溢的，是那些豆腐舖中從豆腐鋼裏倒出來的臭水——水中有夾了些白的泡沫的，則流到街上時還發酵似的沸沸響著。雜貨舖櫃台下，可以見到些濕透了的毛羽，悲縮可憐，又像比平時小了許多，垂著尾巴的鷄公。鴨子在街中嘻嘻哈哈樂著，變了平日的顏色，拖泥帶水，把一個扁嘴殼插到街石撓起的罅隙中，去髒水裏尋找紅虫曲蟻一類食物，……這是界於我喜憎之間的，所以不多說了。

月下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背上如標記。」我念著這
雅歌來著望你，我的好人。

你的眼晴
猶輝閃孩子眼

子的眼故。

想這從小在地的尋常常在月夜裡睡下發著心發氣中，從這亂中
已找到更多的舒適快活了。

散文

一個身，我早常亂得同一隻
與你靈魂接觸，因為你太美

蜡

文

四月吉日刊出

月下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我念誦着雅歌來希望你，我的好人。

你的眼睛還沒掉轉來望我，只起了一個勢，我早驚亂得同一隻聽到彈弓弦子響中的小雀了。我是這樣怕與你靈魂接觸，因為你太美麗了的原故。

但這隻小雀牠願意常常在弓弦響聲下驚驚惶惶亂串，從驚亂中牠已找到更多的舒適快活了。

在青玉色的中天裡，那些閃閃爍爍底星羣，有你底眼睛存在：因你底眼睛也正是這樣閃爍不定，且不要風吹。

在山谷中的溪澗裏，那些清瑩透明底出山泉，也有你底眼睛存在：你眼睛我記着比這水還清瑩透明，流動不止。

我微幸又見到你一度微笑了，是在那晚風爲散放的盆蓮旁邊。這笑裏有清香，我一點都不奇怪，本來你笑時是有種比清香還能入人心脾的東西！

我見到你笑了，還找不出你的淚來。當我從一面籬笆前過身，見到那些嫩紫色牽牛花上負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麼不快事纏上了心，淚珠不是正同這露珠一樣美麗，在涼月下會起虹彩嗎？

我是那麼想着，最後便把那朵牽牛花上的露珠用舌子舔乾了。怎麼這人哪，不將我淚珠穿起？這你必不會這樣來怪我，我實在沒有這種本領，不知要怎樣去穿。我頭髮白的太多了，縱使我能，也找不到穿牠的東西！

病渴的人，每日裏身上疼痛，心中悲哀，你當真願意不願給渴了的人一點甘露喝？

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樣：可憐路人的渴潤，濟以茶湯，恩惠將附在這路人心中，做好事的人將蒙福至于永遠。

我日裏要做工，沒有空閒。在夜裏得了休息時，便沿着山澗去找你。我不怕虎狼，也不怕伸着兩把鉗子來嚇我的蝸子，只想在月下見

你一面。

碰到許多打起小小火把夜游的螢火，問牠朋友朋友，你會見過一個人嗎？牠說你找那個人是個甚麼樣子呢。

我指那些閃閃爍爍的羣星，哪，這是眼睛；

我指那些飄忽白雲，哪，這是衣裳；

我要牠靜心去聽那些澗泉和音，哪，她聲音同這一樣；

我末了把剛從花園內摘來那朶粉紅玫瑰在牠眼前晃了一下，哪，這是臉——

這些小東西，雖不知道什麼叫做驕傲，還老老實實聽我所說的話，但當我說了時，問牠聽清白沒有？只把頭搖了搖就想跑。

「怎麼，究竟見不見到呢？」——我趕着牠問。

「我這燈籠照我自己全身還不够！先生，放我吧，不然，我會又

要絆倒在那些不忠厚的蜘蛛設就的圈套裏……雖然牠也不能奈何我，但我不願意同牠麻煩。先生，你還是問別個吧，再扯着我會趕不上牠們了——牠跑去了。

我行步遲鈍，不能同牠們一起遍山遍野去找你——但凡是山上有月色流注到的地方我都到了，不見你底踪跡。

回過頭去，聽那邊山下有歌聲飄揚過來，這歌聲出于日光只能在坦外徘徊的獄中。我跑去爲他們祝福：

你那些強健無知的公綿羊啊！

神給了你強健却吝了智識：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給你們的窩窩頭，
疾病與憂愁永不憑附于身；

你們是有福了——阿們！

你那些懦弱無知的母綿羊啊！

神給了你溫柔却吝了知識：

每日和平守分地咀嚼主人給你們的窩窩頭，

失望與憂愁永不憑附于身；

你們也是有福了——阿們！

世界之徵一時侵不到你們身上，

你們但和平守分的生息在圈牢裏：

能證明你主人底恩惠——

同時證明了你主人底富有，

你們都是有福了——阿們！

當我起身時，有兩行眼淚掛在臉上。爲別人流還是爲自己流呢？我自己還要問他人。但這時除了中天那輪涼月外，沒有能做證明的人。

我要在你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

倘若你的眼睛真是這樣冷，在你鑑照下，有個人的心會結成冰。

小草與野蕪

小草與浮萍

小萍兒爲風吹着停止在一個陌生的岸旁。他打着旋身睜起兩個小眼睛察看這新天地。他想認識他現在停泊的地方究竟還同不同以前住過的那種不愜意的地方。他還想：

這也許便是詩人所告給我們的那個虹的國度裏！

自然這是非常容易解決的一會事！他立時就知道所猜的是失望了。他並不見什麼玫瑰色的雲朵；也不見什麼金剛石的小星，既不見到一個生銀白翅膀，而翅膀尖端還蘸上天空明藍色的小仙人；更不見一個坐在蝴蝶背上，用花瓣上露顆當酒喝的真宰。他看見的世界，依然是騷動騷動像一盆泥鰍那末不絕地無意思騷動的世界。天空中，只

是蒼白灰頹同一個病死的囚犯臉子一樣，使他不敢再昂起頭去爲第二次注視。

他真要哭了！他於是唱着歌安頓自己悽惶的心情。

「儂是失家人，萍身傷無寄；江湖多風雪，頻送儂來去。草風雪送

儂去，又送儂歸來；不敢識舊途，恐亂儂行迹。」

他很相信他的歌能够於唱出後換取別人一些眼淚回來。其實除了在過去的時代波光中，曾有過一隻折了翅膀的蝴蝶，墮在草間，尋找不着牠的相戀者，在他面前流過一次眼淚外，却沒有第二回同樣的事

情了！這時忽然有個突如其來的聲音止住了他：

「小萍兒，漫傷嗟！同樣漂泊有楊花。」

這聲音既狠溫和，又復清婉，正像春風吹到他背後時一樣：是一種同情的愛撫。他很覺得驚異。他想：

蘇同——這是誰？爲甚認識我？莫非就是那隻許久不通消息的小小蝴蝶罷？或者楊花是她的女兒，……

但當他抬起含有晶瑩淚珠的眼睛四處探望時，却不見一個小生物。他忙提高嗓子：

「喂！朋友，你是誰？你在什麼地方說話？」

「朋友，你尋不到我罷？我不是那些偉大的東西！雖然我心在我自己看來並不很小，但實在的身子却同你不差甚麼。你把你視線放低一點，就看見我了。……是，是，再低一點，……對了！」

他隨着這聲音才從路坎上一間玻璃房子旁發見了一株小草。她穿件舊到己將退色了的綠衣裳。看樣子，是可以做一個朋友的。當小萍兒眼睛轉到身上時，她含笑的說：

「朋友，我聽你唱歌，很好。什麼傷心事使你唱出這樣調子？倘

若你以爲我够得上做你一個朋友時，我願意你把所有的痛苦細細的同一我講講。我們同是在這靠着做一點夢來填補痛苦的寂寞旅途上走着呢！

小萍兒又哭了，因爲用這樣溫和和口氣同他說話的，他還是初次入耳呢。

他於是把他往時常同月亮訴說而月亮却不理他的一些傷心事都一一同小草說了。他接着又問她是怎樣過活。

「我嗎？同你似乎不同了一點。但我也不是少小就生長在這裏的。我的家我還記着：從不見到什麼冷得打戰的大雪，也不見什麼吹得頭痛的大風，也不像這裏那末空氣乾燥，時時感到口渴，——總之，比這好多了。幸好，我有機會傍在這溫室邊旁居住，不然，比你還許不如！」

「他會聽過別的相識者說過，溫室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凡是在溫室中打住的，不知道什麼叫作節季，永遠過着春天的生活。雖然是殘秋將盡的天氣，碧桃同櫻花一類東西還會姿情的開放。這之間，卑卑不足道的虎耳草也能開出美麗動人的花朵，最無氣節的石菖蒲也會變成異樣的壯大。但他却還始終沒有親眼見到過溫室的形狀。」

「呵！你是在溫室旁住着的？我請你不要笑我淺陋可憐，我還不知道溫室是怎麼一種地方呢？」

從他這問話中，可以見他略略有點羨慕的神氣。

「你不知道却是一樁很好的事情。並不巧。我——」

他又強住問：

「朋友，我聽說溫室是長年四季過着春天生活的！爲甚你又這般憔悴？你莫非是鬧着失戀的一類事罷？」

「一言難盡！」她嘆了一口氣。憩了一陣，她像在腦子裏搜索得什麼似的，接着又說，「這話說來又長了。你若不以爲厭煩，我可以爲從頭一二告你。我先前正是像你們所猜想的那末愉快，每日裏同一些姑娘們，少年們，有說有笑的過日子。什麼跳舞會啦！牡丹與芍藥結婚啦……你看我這樣子雖不甚麼漂亮，但筵席上少了我她們是不歡的。有一次，真的春天到了，跑來一位詩人。她們都說他是詩人，依我看那樣子也並不比不會唱歌的少年特別不同；并且，我一見他那尖瘦有毛的臉嘴，就不高興。嘴吧尖瘦并不是什麼奇怪事，但他却尖的格外討厭。：又是長長的眉毛，又是嶄新的綠森森的衣裳，又是清亮的嗓子；真惹得那一羣不顧羞恥的輕薄骨頭發顛！就中尤其是小桃，——」

「那不是鶯哥大詩人嗎？」他照她所說的那詩人形狀着想，以爲必定是會唱讚美詩的鶯哥了，但穿綠衣裳又會唱歌的却很多，故又這

樣問。

「噓！詩人，單是口齒伶便一點，簡直一個儂薄兒罷了！我分明看到他棄了他居停的女人，飛到園角落同海棠偷偷的去接吻。」

——或者她對於這詩人有點妬意罷！

問：但他不好意思將這疑問質之於小草面前。牠們不過是新交。他只

「那末，牠們都爲那詩人輕薄了！」

「不。還有——」

「還有誰？」

「還有玫瑰。牠雖然是常常含着笑聽那尖嘴無聊的詩人唱情歌，

但當他嬉皮涎臉的飛到牠身邊，想在那嫩小嘴唇上接一個吻時，牠却

給他很很的刺了一下。」「不。」「你？」

「以後，——你？」

「你是不是問我以後怎麼又不到溫室中了嗎？我本來是可以在那裏住身的。因為秋的餞行筵席上，大眾約同開一個跳舞會，我這好動的心思，又跑去參加了。在這當中，大家都覺到有點慘沮，雖然是明知春天終不會永久滅亡。」

「詩人？」

「詩人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些姐妹們也想到是因為無人唱詩，所以弄得滿席挹鬱不歡，不久就從別處請了二位小小跛腳詩人來。牠小到可憐，身上還不到一個白菓那末大。穿一件黑油綢短襖子，行路一跳一跳，——其實他並不與蟋蟀認識，不過這名字對他很熟。」

罷了！——

「對。他名字後來我知道是叫做蟋蟀。那你大概是與他認識了！他真會唱。他的歌能感動一切，雖然調子是很簡單。——我所以不到溫室中過冬，願到這外面同一些不幸者爲風雪暴虐下的犧牲者，就是爲他的歌所感動呢。——看樣子，那麼渺小真不值得用正眼刷一下。但第一句歌聲唱出時，牠們的眼淚便一起爲擠出來了！他唱得是『蕭條異代不同時』：這本是一句舊詩，但請想這樣一個餞行的筵席上，這種詩句如何不敲動牠們的心呢？就中尤其感到傷心的是那位密司柳。牠原是那綠衣詩人的舊居停。想着當日『臨流顧影，婀娜丰姿』，真是難過！到後又唱到『姣艷芳姿人阿諛，斷枝殘梗人遺棄』：『把密司荷又弄得嚎啕大哭了。……還有許多好句子，可惜我不能記。到後跛腳詩人便在我這裏住下了。我們因時常談話，才知道他原也是流

浪性成了隨遇而安的脾氣。——

他想着這樣詩人倒可以認識認識，就這樣問：

「現在呢？」

「他因性子不大安定，不久就又走了！」

小萍兒聽到他朋友的答復，愜然若有所失；好久好久不則聲。他

末後問牠唱的

「小萍兒，漫傷嗟，同樣漂泊有楊花！」

那首歌是什麼人教給她的時，小萍却掉過頭去羞澀的說就是那跛腳詩人。

二月十四日

到北海去

鈴子叮叮噹噹搖着，一切低起頭到書桌邊辦公的同事們，思想都爲這鈴子搖到午飯時的饅首上去了。我呢，沒有饅頭，也沒有什麼足以使我神往的食物。館子裏有的是味道好的東西，可是却如像忘了爲我預備一樣。大胆的進去罷，進去不算一回事；且不用壯胆也可以，不過進去以後又怎麼出來呢？借到解一個手，或是說夥計夥計，爲我再來一碟辣子肉丁，趕快趕快！讓我去買幾個蘋果來下下酒罷，於是，一溜出來，扯脚忙走；只到以後莫再從這條路過去。但是，到你口上說着……買幾個蘋果……想溜時，那伶精不過的夥計，看破了計畫，不聲不色的跟到出來，在他那一雙鬼物眼睛下，又怎麼個跑法

呢？還莫冒險吧。……有個時候怕須要這個，但此時且莫做這不老實的事。

於是，恍恍惚惚出了辦公室，出了衙門，跳上那輛先已雇就在門外等候着的洋車。

這於他的的確確都是夢般糢糊！衙門是今天才上。他覺得今天的衙門同昨天的衙門似乎是兩個，縱分明知道門前衝天匾是一樣地挂着。昨天引見他給廳長那個傳達先生，對他臉不爛了，昨天在窗子下許許的冷笑着那幾個公丁先生，今天當他第一次伏上辦公室書桌時，却帶有和善可親的意思來給他恭恭敬敬遞一杯熱茶。……

似乎都不同，似乎都立時對他和氣起來，而這和氣面孔他昨天搜尋了半天也搜尋不到一個。

使他敢於肯定昨天到的那個地方，就是今天到的地方的，只有桌

子上用黃銅圓圖丁丁起四角，伏伏貼貼爬到桌面上那水紅色方吸水紙，昨天這紙是這麼帶有些墨水痕跡，爬到桌上，意思如在說話，小東西，你來了！好好，歡迎歡迎。這里事不多，咱們談天相親的日子多着呢，……今天仍然一樣，紅起臉來表示歡迎誠意。不過當他伏在軀身上去察視時，吸墨紙上却多漬了三小點墨痕，不知誰個於他昨天出門時在那上面喂了這些墨給牠。哈哈！朋友，你怎麼也不是昨天那麼乾淨了？呵呵，小東西，我職務是這樣，雖然不高興，但沒有法，況且，這些惡人又把我四肢釘在桌上，使我轉動不得，他們喂我墨吃，有什麼法子可拒絕？小東西，這是命！命裏只合吃墨，所以在我見我以後又被人喂了一些墨了！難說這些已經發酸了的墨我不很高興吃牠，但無法的事。像你，當你上司剛才進房來時一樣：自然而然的，用他的地位把你們貼在板凳上的屁股懸起來，你們是勉強，不勉強也

不行。我如你一樣，無可如何。

吸墨紙同他接譚太久，因此這第一日上衙門的他竟找不出空間來同這辦公廳中同事們說應酬話。

……

車子同他，爲那中年車夫拖拉着，顛簸於後門一帶不平順的石子路上。

這時的北京城全個兒都在烈日下了。走路的一切人，都如發瘡疾似的心裡難受。警察先生，本爲太陽逼到木籠子裏去躲避，但太陽還不相容；接着又趕進去，他們顯然是藏無可藏了，才又硬着頭皮出來，把腰邊懸挂在皮帶上那把鍍鈹（其實論用處還不及鍍鈹）似的指揮刀敲着電車道綱軌，口中胡亂吠喝着。他常常以爲自己是世界上再無聊沒有的人，如今見了這位警察先生，才知道比自己還無意思。

「忙怎的？慢慢兒也還趕得到——你有什麼要緊事做，所以想趕快拉到罷？」他覺得車夫得兩吊錢便如此拚命的跑，是不合理。再
來，「先生，多把我兩個子兒，我就快點。」
這答話顯然車夫是錯會了意思，以為車座嫌他過慢了，故找出快的條件來送到他耳中。

因這錯誤引起了他對人類的憎惡來。「狗，你為兩個子兒也鞭策得喘氣，那麼二十個子簡直可以換你一斤肉一碗血了！……」但他口上却說：慢點也不要緊，左右是消磨，洋車上，北海，公寓，同是消磨這下半天的時光。

「先生去北海，有船可坐，輔幣一毛。」大概車夫已聽到座上的話了，從喘氣中抽出空間來說。
東夫脾氣也許是一樣的吧，尤其是北京底：他們天生都愛談話，

都會談話。間或他們談話的中肯處，竟能使你在車坐上跳起來。我碰到的車夫，有幾個若是他那時正穿起常禮服，高據講台之一面，肆其雄談時，我竟將無條件的承認他是一個什麼能言會說的代議士了。我見過許多口上只會那麼的結結巴巴學者，我聽過論救國謂須懂五行水火相生，明脈經，忌譚革命的學者。今日的中國，學者過多，也許是積弱的一種重要原因罷！

『有船罷，一毛錢不貴——你坐過船不會？』
『不，不，我們那有力量進去呢，哈哈，一毛，二十二枚，從交道口拉沙灘兒大樓還只有十八枚，好傢伙，一毛錢過一次渡！』
『那你生長北京連船也不會見過了？』
『不，不，我上年子還親自坐過洋船的，到天津；送我老爺到天津。是我爲他拉包月車時候。他姓宋，是司法部參事罷。』他仍然從

喘氣中勻出一口氣來說話。過去的生活，使他回憶亦覺快適，故說到天津時，他的興致是極顯得欲笑一陣的神氣。『姨！那洋船又不大！有像新世界那麼高的樓三層，好傢伙！三層——四層；不，先生，究竟三層四層這時我記不起了。……那個錨，在船頭上那銕的，黑漆漆的，怕不有五六千斤罷，好傢伙！』

他，車夫，意思是以爲不能肯定所見的洋船有幾層樓，恐車坐對他所說不相信，故又引出一個黑漆漆的大銕錨來證明，然而這銕錨的斤兩究難估計，故終於不再做聲又自個默默的奔他的路。

『這不一定。大概三層四層——以至於五六層都有。小的還只有一層；再小的便象普通白屋子一樣，沒有樓，你北京地方房子不是很少有樓的嗎？』

這話又勾動了健談的話匣子，少不得又要勻出一口氣來應付了。

「對啦！天津日本租界過去那小河中——我是在那鐵橋上見到的——一排排泊着些小船子，那據說是叫稱洋船子。小到同汽車不差什麼，走動時也很快，只聽見咯咯咯咯和汽車號筒一樣，尾子上出烟，烟拖在水面上成一條線……那貴罷，比汽車，先生？」

「不知道。」

「外國人真很，嗒們中國人造機器總趕不上別人，……他們造機器運到中國來賺咱們的錢，所以他們才富強……」

話只要我你愛聽，同車夫扯談，不怕是三日三夜，想他完也是不會完的！但是，這時有件東西要塞住他的口了。他因加勁跑過一輛糞車剛撒過嬌的路段，於是單用口去喘氣。

他開始去注意馬路上擦身而過的一切。一回，二回，……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一出來就遇到這些敵人，一舉目就見到這些

鬼物，花綢的遮陽把他的眼睛牽引到這邊那邊而且似乎每一個少年女人切身過去時，都能同時把他心帶去一小片兒。呵呵，這成甚麼事？我太無聊了！我病太深了！我靈魂當真非像景天那麼找人去修補一下不可！但他所修補的嘴內的門牙，是鼻子上的小骨片，是腹上的盲腸，我呢？我是靈魂，是像水玻璃般脆薄東西，是像破了的肥皂泡：景天的病，協和百多個大夫中隨意抓一個出來即可治好，我的醫生到什麼地方去找？呵呵，醫生喲！病入膏肓的我，不應再提到醫治了！……手幅子又掩着他的眼睛了，有一種青春追捉不到的失望悲哀扼着他的心。

這是一條新來代替昨天爲鼻血染污了的絲質手巾，有藍的緣邊與小空花。這手巾從他的朋友手中取來時，朋友的祝告是：瘦廝弟弟用這手巾滿滿的裝一包歡喜還我罷。當時以爲大孩子雖然是大孩子，但

明天到他家時爲買二十個大蘋果送他，大概蘋果中就含有歡喜的意義了。明天就是這樣空着還他罷，告他歡喜已有許多沾在這巾上。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八月五日」等字樣，但難以辨認）

遙夜

一 及二

我似乎不能上這高而危的石橋，不知是那一個長輩曾像用嘴吧附着我耳朵這樣說過似的：爬得高是跌得重；究竟這句話是什麼地方說的？我實不知道。

石橋美麗極了。我不曾看過大理石，但這時我一望便知道除了大理石以外再沒有什麼石頭可以造成這樣一座又高大，又莊嚴，又美麗的橋了！這橋搭在一條深而窄的溪澗上，橋兩頭都有許多石磴子，不過上去的那一邊石磴是平斜好走的，下去的那邊却陡峻筆直。我不知

不覺就上到橋頂了。我很小心地挾着那用黑色明角質做成的空花欄杆向下望，啊！可不把我嚇死了！三十丈，也許還不止。下面溪水大概是涸了，看着有無數用爲築橋剩下的大而笨的白色石塊，懶懶散散睡了一溪溝。石罅裏，小而活潑的細流在那里跳舞一般的走着唱着。

我又仰了頭去望空中，天是藍的，藍得怕人！真怪事！爲甚這樣藍色天空會跳出許許多多同小電燈一樣的五色小星星來？牠們滿天跑着，我眼睛被牠光芒閃花了。

這是什麼世界呢？這地方莫非就是通常人人說的天宮一類的處所吧？我想要找一個在此住的人問問，可是儘眼方向各方望去，除了些葱綠參天的樹木，柳木根下一些嫩白色水仙花在小劍般淡綠色葉中露出圓臉外，連一個小生物——小到麻雀一類東西也不見！……這或是過於寒冷了吧！不錯，這地方是有清冷冷的微風，我在戰慄。

但是這風是我很願意接近的，我心裏所有的委曲當第一次感受到風時便給總吹掉了！我這時絕不會想到二十年來許多不快的事情。

我似乎很滿足，但並不像往日正當肚中感到空虛時忽然得到一片滿蘸菓子醬的烤麵包那麼滿足，也不是像在月前一個無錢早上不能到圖書館去取暖時忽然從小背心第三口袋裏尋出一枚兩角錢幣那麼快意，我簡直並不是身心的快適，因為這是我靈魂遨遊於虹的國，而且靈魂也爲這調和的偉大世界溶解了！

我忘了買我重遊的預約了，這是如何令人悵惘而傷心的事！

二

當我站在靠牆一株洋槐背後，偷偷的展開了心的網幕接受那銀筆般歌聲時，我忘了這是夢裏。

她是如何的可愛！我雖不會認識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標

緻，又溫柔，又美麗，……的一個女人，人間的美，女性的美，她都一人占有了。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她頭髮必是漆黑有光，……我從她那拂過我耳朵的微笑聲，攢進我心裏的清歌聲；可以斷定我所猜想的是一點不錯。

她的歌是生著一對銀白薄紗般翅膀的：不止是能跑到此時同她在一塊打住用一塊或兩三塊洋錢買她歌聲的那俗惡男子心中去，並且也跑進那個在洋槐背後胆小靦顰的孩子心裡去了！……也許還能跑到這時天上小月兒照着的一切人們心裏，藉着這清冷有秋意挾上些稻香的微風。

歌聲停了。這顯然是一種身體上的故障，並非曲的終止。我依然靠着洋槐，用耳與心極力搜索從白花窗幕內漏出的那種繼歌聲以後而起的窸窣。

「喂……！」這是一種多麼悅耳的咳嗽！可憐啊！這明是小喉嚨倦於緊張後一種嬌情表示。想着承受這嬌情表示以後那一瞬的那個俗惡厭物，心中真似乎有許多小小花針在攢刺，但我並不即因此而跑開，驕傲心終戰不過妬忌心呢。

「再唱個吧！小鳥兒。」像老鳥叫的男子聲撞入我耳朵。這聲音正是又粗暴又殘忍慣於用命令式使對方服從他的金錢的玩客口中說的。我的天！這是對於一個女子而且這樣可愛可憐的女子應說的嗎？她那銀箏般歌聲就值不得用一點溫柔語氣來懇求嗎？一塊兩三塊洋錢把她自由尊貴踐踏了，該死的東西，可惡的男子！

她似乎又在唱了！這時歌聲比先前的好像生澀了一點，而且在每個字裏，每一句裏，以及尾音，都帶了哭音；這哭音很易發見。繼續的歌聲中，雜着那男子滿意高興奏拍的掌聲；歌如下：——

可憐的小鳥兒啊！
你不必再歌了罷！
你歌詠的夢已不能再會實現了。

一切都死了！

一切都同時間死去了！
使你傷心的月姊姊披了大氅

不會爲你歌聲而甩去了，

同你目語的星星已嫁人了，

玫瑰花已憔悴了，——爲了失戀，

水仙花已枯萎了；——爲了失戀：

可憐的鳥兒啊！

你不必——請你不必再歌了罷！

我心中的溫暖，

爲你歌取盡了！

可憐的鳥兒啊！

爲月，爲星，爲玫瑰，爲水仙，爲我，爲一切，爲愛而莫再歌了罷！

.....

我實在無勇氣繼續的聽下去了。我心中剛才隨歌聲得來一點春風

般暖氣已被她以後歌聲追討去了！我知道果真再聽下去，定要強取我

一汪眼淚去答復她的歌意。

我立刻背了那用白花窗幔幕着的窗口走去，渺渺茫茫見不到一絲

光明。心中的悲哀，依然擠了兩顆熱淚到眼睛前來，……

——因被角的濕冷使我驚醒。歌聲還在心的深處長顫。

我漸漸些小，無干，無由車長，一九二四年聖誕後一日去……

共幾……

……

……

……

……

……

……

和邊車

水車

「我是個水車，我是個水車，」牠自己也知道是一個水車，嘗自言自語這樣說著。牠雖然有腳，却不曾自己走路，然而一個人把牠推到街上去玩，倒是隔時不隔日的事。清清的早晨，不問晴雨，住在甜水井旁的宋四疤子，就把牠推起到大街小巷去串門！牠與在馬路上低頭走路那些小煤黑子推的車身分似乎有些兩樣，就是牠走路時，像一個遇事樂觀的人似的，口中總是不斷的哼唧唧唧，唱些足以自賞的歌。

「那個煤車也快活，雖不會唱，頸頸下有那麼一串能發出好聽的聲音的鈴鐺，倒足示驕于同伴！……

我若也有那麼一串，把來掛在頸頸下，似乎數目是四個或五個就

够了，那又不！……」

牠有時還對煤車那鈴鐺生了點羨慕。然而牠知道自己是不應當頸頸上有鈴鐺的，所以牠不像普通一般不安分的人，遇到失望就抑鬱無聊，打不起精神。鈴子雖然可愛，愛而不得時，仍不能妨碍自己的唱歌！

「因失望而悲哀的是傻子，」牠嘗想。

「我的歌，終日不會感到疲倦，只要四疤子肯推我。」牠還那麼自己宣言。

雖說是不息的唱，可是興致也好像有個分寸。到天色黑下來，四疤子把力氣用完了，慢慢的送牠回家去休息時，看到大街頭那些柱子上，簷口邊，掛得些紅綠圓泡泡，又不見有人吹牠燃牠，忽然又明，忽然又熄。

「啊啊，燈盞是這麼奇異？是從天上摘來的星子同月亮？……」
為研究這些事情墮入玄境中，因此歌聲也輕微許多了。

若是早上，那牠頂高興：一則空氣早上特別好，二則早上不怕什麼。關於怕的事，牠說得很清楚——

「除了早上，我都時時刻刻防備那街上會自己走動的大匣子。大概是因為比我多了三隻腳罷，走路又不快！一點不懂人情事故，只是飛跑，走的還是馬路中間最好那一段。老遠老遠，就喝喝子喊起來了！你讓得只要稍稍慢一點，牠就衝過來撞你一拐子。撞拐子還算好事。有許多時候，我還見牠把別個撞倒後就毫不客氣的從別個身上踩過去呢。」

「幸好四疤子還能幹，總能在那匣子還離我身前很遠時，就推我在牆脚前歪過一邊去歇氣。不過有一次也就夠耽驚了！是上月子

罷，四疤子因貪路近，回家是從關才胡同進口，剛要進機織衛
時，四疤子正和我唱哭長城，猛不知從西頭跑來一個綠色大匣
子，先又一個不做聲，到近身才咯的一下，若非四疤子把我用勁
拔了下，身子會被那兇惡東西壓碎了！

「那東西從我身邊挨過去時，我們中間相距不過一尺遠，我同四
疤子都被牠嚇了一跳，四疤子說牠是『混賬東西』，真的，真是
一個混賬東西！那麼不講禮，橫強霸道，世界上那里有？」

早上，匣子少了許多，所以水車軛要少耽點心，歌也要唱得有勁
點。

那次受驚的事，雖說使牠不寧，但因此牠得了一種新智識。以
先，牠以爲那匣子身上既如此漂亮，到街上跑時，又那麼昂昂藏藏，
一個二個雄幫幫的，必是也能像狗與文人那麼自由不拘，在馬路上無

事跑蹺子，自己會走路，會向後轉，轉灣也很靈便的活東西，是以雖對於那兇惡神氣有點憤恨，然權威的力量，也倒使牠十分企慕。當一個匣子跑過身時，總嘖嘖羨不絕口——

「好脚色，走得那麼快！」

「你看牠幾多好看！又是顏色有光的衣服，又是一對大眼睛。象皮靴子多麼漂亮，前後還佩有金煌煌的徽章！」

「我更喜歡那些頭上插有一面小小五色綢國旗的……」

「身上那麼闊氣，無怪乎牠不怕那些惡人，（就是時常罵四疤子的一批惡人）惡人見牠時還忙舉起手來行一個禮呢！」

還時時妄想，有一天，四疤子必也能爲牠那麼裝扮起來的事。好幾次做夢，都是覺得自己那一隻脚已上了一隻灰色嶄新的象皮套鞋，而頭上也有那麼一面小國旗，不再待四疤子在後頭推送，自己就在西

單牌樓一帶人陣裏亂衝亂撞，穿黃衣在大街上站崗的那惡人也一個一個把手舉起來，恭恭敬敬的了。

從那一次驚嚇後，牠把『人生觀』全變過來。因為通常牠總無法靠近一個匣子身邊站立，好細心來欣賞一下所欽佩的偉東西的內容。這一次却見到了，見了後牠才了然。牠知道原來那東西本事也同自己差不了許多。不僅跑蹠子快慢要聽到坐在牠腰肩上那人命令，就是大起喉嚨嚇人讓路時的聲音，也得那人扳牠的口。穿靴子其所以新，乃正因其奴性太重，一點不敢倔强的原故，別人才替牠裝飾。從此就不覺得那匣子有一點可以佩服處了，也不再希望做那大街上衝衝撞撞的夢了，「這正是一個恥的夢啊，」背後的懺悔，有過很久時間。

近來一遇見那些匣子之類，雖同樣要把身子讓到一邊去，然而口氣變了。

「有什麼價值？可恥！」且「噓」「噓」不住的打起哨子來表示輕謔。

「怎麼，那匣子不是英雄嗎？」或一個不知事故的同伴過問。

「英雄，可恥！」遇到別個水車問牠時，牠總做出無限輕謔樣子來鄙薄匣子。本來牠平素就是忠厚的，對那些長年四季不洗澡的髒煤車還表同情，待糞車也只以「職務不同」故「敬而遠之」，然在匣子面前，却不由得「不驕傲了。」

「請問：我說話是有要人扳過口的事嗎？我雖然聽四疤子的命令，但誰也不敢欺負誰，騎到別個的身上啊！我請大家估價，把『舉止漂亮』除開，看誰的是失格！」

假使「格」之一字，真用得到水車與汽車身上去，恐怕水車的驕傲也不是什麼極不合理的事！

去平谷縣的縣天

有時我常覺得自己爲人行事，有許多地方太不長進了，每當一切佳節或自己生辰時，總像小孩子遇到過年般情景：未來而快要來臨時，則有許多期待，等得日子一到，又毫無意思的讓牠過去了，過去之後，則又對這已逝去的一切追戀，悵惘。這回候了許久的中秋，終於被我在山上候來了。我預備用莎菓葡萄代替這日糧食的事；我預備挾三瓶碑酒，至半山亭，把碑酒朝腹內一灌，再把酒瓶子擲到石牆上去，好使亭邊正在高興狂吟的蝸蝓兒大驚一下的事，到時又不高興去做了。我預備到那無人居住的森玉笏去大哭一陣，我預備買一點禮物去送給六間房那可憐鄉下女人的事，雖然我還記到她那可憐樣子，心

中悲哀怫鬱無處可洩，然而我只在昏昏懺懺的黃色燈光下，把頭埋到兩個手掌上，消磨了上半夜。聽到別院中簫鼓競奏，繁音越過牆來，繼之以掌聲，笑語嘈雜，痴痴的想起些往事，記出些過去與中秋相關連的人來，覺得都不過一個當時受用而事一過去即難追尋的幻夢罷了！四年前這夜，洪江船上，把腦袋鑽進一個五十斤的大西瓜中，演笑話的小孩，怎麼就變成滿首白髮的感傷憔悴人了？過去的若果是夢，則後土坡之坟墓，其中縱確會壘了一人，所壘的也不是那個當年活躍豪爽的漪舅媽了。……

中秋過了，我第二個所期待之雙十節又到了目前。

聽大家說，今年北京城真有太平景象。執政府門前的燈，不但比去年冷落的總統府門前熱鬧了許多，就是往年無論那一次慶祝盛會，也不能比此次的闊綽。今年據說不比往時窮，有許多待執政解決的國

際賬，賬上找出很多盈餘來，熱鬧至是當然的事。街上呢，諒來慶賀那麼多回的商人，掛旗子加電燈總不必再勞動警察廳的傳令人了！且這也可以說是一些綢緞舖，洋貨店，糧食店，一個賺錢的好機會，那個又願輕易放過？各舖子除了電燈紅綠其色外，門前瓦斯燈總由一而進於二或三。小點的舖子呢，那日賬上，支出項下，必還有一筆：——

『慶祝雙十節付話匣子租金洋一元二角』

街上喊老爺喊太太討錢的窮女人，靠求乞爲生的窮朋友，今夜必也要叨了點革命紀念日的光。平時讓你卑躬屈求而置之不理的老爺太太們，會因盛節而慷慨了許多，在第三聲請求哀矜以前，即摸個把銅子擲到地上了。……

我若能進城去，到馬路旁不怕汽車恐嚇的路段上去閒躑，把西單牌樓躑完時，再搭電車到東單；兩處都有燈可看。亮亮煌煌的燈光下，

必還可見到許多生長得好看的年青女人們，花花綠綠，出進於稻香村豐祥益一類鋪號中。雖說天氣已到了深秋，我這單菲菲的羽紗衫子，到大街上飄飄乎風中，卽不怕人笑，但爲風一吹，自己也會不大受用，也許立時就咳起嗽來，鼻子不通，見寒作熱；然而我所以不進城者，倒另是一個原因。倘若進城，我是先有一種很周到的計畫的。我想大白天裏，有太陽能幫助我肩背暖和，在太陽下走動，許穿單衫到比較適宜一點；熱時不致於出汗，走路也輕得多。一到夜裏，舖子上電燈發光時，我就專朝到人多的肉陣中撞去，用力氣去擠別人；也儘別人用氣力來擠我：相互擠挨，於這中會生出多量的熱來，寒氣侵襲，就無恐懼之必需了。實在西單東單都到了無可擠時，我再搭乘二等電車到前門，跑向大柵欄一帶去發汗，大柵欄不到深夜是萬不會無人可擠的。並且二等電車中，就是一個頂好退寒氣的地方。譬如我在西單一

家饅頭舖，聽話匣子，死盡盡站了一個鐘頭之半，業受了點微寒，打了幾個冷戰，待一上電車，那寒氣馬上會跑去無餘，實無疑義罷。

這原因要說是留戀山上麼？山上又無可足戀。看到山上的一切，都同大廚房的大師傅一樣：膩人而已。也不是無錢，我荷包還剩兩塊錢。就算把那張戀業銀行的票子做來往車費，城中也還有一張交通票一元送我花費：坐電車，買濱來香的可可糖，吃一天春的鮑魚鷄絲麵，隨便抓三兩堆兩個子兒一堆的新落花生，塞到衣袋裏去，慢慢的儘我到馬路上一顆一顆去剝，也做得到！

說來似乎可笑！我一面覺得北京城的今夜燈光實在亮得可以，有去玩玩；吮可可糖，吃鮑魚麵，剝落花生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去的原因，却只是慳懶。

「好，不用進城了，我就是這麼到這裏廝混一天罷。」牆壁上，映着從房門上頭那小窗口，射進來的一片紅燈光。朝外面這個窗口，已經成灰白色了。我醒來第一個思想，既自己否認這思想是無聊，所以我從新將薄棉被蒙起我的頭，一直到外面敲打集會鐘時才起身。這時已到了八點鐘。我縱想再勉強睡下去，做渺茫空虛半夢迷的遐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太陽已從窗口爬到我床上了。在那一片狹狹的光帶中。見到有無數本身有光的小微塵很活潑的在遊行着。

大樓屋頂上那個檢瓦的小泥水匠，每日上上下下的那架木梯，還很寂寞地攔到我窗前不遠底牆上，本身晒着太陽，全身灰色，表明牠的老成。昨天前天，那黑小身個兒的泥水匠，還時時刻刻在屋頂角上發現，聽到他的甜蜜甯子時，我一抬頭就看到他。因為提取灰泥，不

能時上時下，到下面一個小工拌合灰泥完成時，他就站近簷口邊來，一隻腳踹到接近白鍊溜水筒的旁邊。一隻腳還時常移動。大樓離地約三四丈高，一不小心，從上面掉到地上，就得跌壞，豈是當真鬧得玩兒？他竟能從容不迫，在上面若無其事似的，且有餘裕用嘴吧來打哨子，噓出反二簧的起板來，使我佩服他比服佩我所高興的文人還過甚。這時只有梯子在太陽下取暖，却不見他一頭吹哨子一頭用繩子放到地下，拉取那掛在繩鈎上的水泥袋子了！大概他也叨了點國慶日的光，取得休息一天到別處玩去了。

這時會場的巴掌，時起時落。且於極莊嚴的國歌後，有許多歡呼繼起。這小身個兒匠人，也許正在會場外窗子旁邊看別人熱鬧罷！也許於情不自己時，亦搭到別人熱鬧着，拍了兩下巴掌罷！若其窗子邊沿間找不到這位朋友，我想他必定是在陶工廠那窰室前了。我有許多

次吃了晚飯散步從陶工廠過身時，都見到他跨坐在一個石碌礮上磨東西，磨治的大致是些蕩刀之類鐵器。大概他還是一個學徒，所以職務於普通工作之外還在身邊。但這有餘裕的人，隨時仍找得出打哨子的餘裕來，聽他哨子，就知道工作的煩瑣枯燥，還不能給這朋友多少煩惱。……幸福同這人一塊兒，所以不必問他此時是在會場窗子邊露出牙齒打哈哈，或是仍然跨據着那個石碌礮上磨鐵器。今天午飯時：照例小工有一頓白饅頭，幸福的人，總會比往常分外高興了。……這是我到院來第二次見到的熱鬧事。第一次昏頭昏腦在各不相識男女人羣中混了一個整夜，為一個伸手可擱的坐前女人嫩臉傷心了一禮拜，今天諒來不會碰到同類的事了，因為今天是外邊，座前擋住我的，兩株距離三尺遠近的楊柳而已。

凡是辦事人，各都在左襟上掛一朵紅紙花；紙花下面，另外用一

個小別針將紅綾子寫有職分的符號扣上。人人長袍馬褂，面有春色，初初看來，恰是辦喜事娶新娘子的儂相一般。不過一個二個嘴吧上似乎都有點兒黑鬚，雖幾個比較上年青還愛做小孩子的，才用保險刀刮得光光的，但假若當真是做儂相，引導新姑爺與新娘子拜天地，究竟不狠適宜。好在這實是一個運動會，不有拜天地祖宗那會事情。場上雖有不少的男男女女，打扮的乾淨客氣，女的特別是身上狠香；男的衣衫比通常多不同，不過大家要看的還只是跳舞，……賽跑，丟皮球玩，學繞圈子，等等而已。

我不曾見過什麼大熱鬧的運動會，如像遠東運動會，小點如華北運動會，不知是怎樣一些熱鬧，怎樣一種精神。但我想：這會場同別個會場，意思也不差許多；大家看那個會跑脚步踴得快點，大家比賽看誰有力氣丟鉛球遠點，大家看誰能像機械般堅定整齊團體操時受支

配點，大家學獅兒戲看誰跳加官跳得好一點，——比賽之中，旁人拍巴掌來增加疲倦欲死的運動員以新的力氣；以後發獎：

拍巴掌對於演者所得，確是一種精神耐報，只要聽見噼噼拍拍，演者無有不更賣力氣給大家賞鑑的。至於拍手的人，則除了自己覺到好玩好笑時，不自己的表出看傀儡的遊戲或緊張心情，（兩個手合攏來，抽開；又合攏來，又抽開；又……，又……，到手不用命覺到掌罅發癢爲止）更無其他意味了。

我不知是什麼興致，兩個手掌，似乎也狠狠接觸了幾陣。研究分析起來，也不過是覺得好笑罷了。我見到五十碼決賽時，六個跑蹄子的姑娘家，聽槍聲哄的響了後，鴨子就食似的把十二個小腳板翻來翻去，一直向優勝點流過去。對於她們的跑，我看用流字來形容是再好沒有了。她們正如同一堆碎散的潮頭，魚肚白的上衣散亂飄動如潮

花，而下面襯著深藍。不過是一堆來得不猛的慢潮，見不到洶洶然氣勢。哈哈，怎不好笑呢？六個人竟一齣齊排一字的流！雖然我同大家一樣，都相信這不是那一個本可上前的故意延挨下來候她的乾姐姐，但我却能說定是那兩個胖點的爲怕羞下蠻勁趕着的。你看，一共六個人；兩個瘦而伶精的，兩個不肥不瘦的，兩個胖朥朥的：身個兒原不一樣，流過那頭去時一共有五十碼遠，竟一齣齊到地，像她們身上絆了一根索子又如同上了夾板，看起來怎不好笑呢？

於是我就拍，別人當然也拍。他們拍够了我一個人還在拍。本來這太有意思了。若是無論什麼一種競爭，都能這樣同時進行所希望到的地方，誰也不感到落伍的難堪，看來競爭兩字的意義，就不見得像一般人所謂的危險罷。

第二次我又拍掌，那是因另一羣中一個爲身上積存脂肪不少的運

動員不幸自己多餘的脂肪連累了她，欲求趕上前面的乾妹妹，竟在地下打了一個滾。一滾之餘，起身略略拍振灰土後，前面五個已快到了。在別個，這時就會放棄了權利，從岔道上折歸隊中去，但她却用操體操時那種好看姿勢，兩手曲肱，挾在脇下，腳板很勻調的翻轉，走到終點。我佩服她那種毅力，又佩服她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別人不顧命的奮進中，她既落了伍，不失望而改途，已很難了！而她竟能於繼續進行中記得到衣服骯髒了是不好看，與平時體育教員教給那跑步走時正確姿勢；於是我又拍手了。

假若要老老實實去談戀愛，便應找這種人才是伴侶：能有這種不屈不撓求達目的的決心，又能于別人勝利後從從容容不餒其向前的銳氣，才真算是可以共同生活的愛侶！……

——若她是我的女人，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來爲我將生活改善鞭

策我向前猛進，我何嘗不可以于這世界上做一番事業？我們相互廝守着窮困，來消磨這行將毀滅無餘的青春。我們各人用力去做工作事，用我們的手爲同伴侶揩抹眼淚。……若不願於這些虫豸們喧囂的世界中，同人掠奪食物時，我們就一同逃到革命恩惠憲法恩惠所未及的苗鄉中去，做個村塾師廝守一生。我雖無能力使你像那種頸頸上掛珠串的有福太太的享用，但我們相互得了另一個的心，也很可以安慰了……

我怎麼還要生這些妄想？這樣想下去，我會當到大庭廣衆中，又要自傷自悼紅起眼來。看這女人不過十七八歲，還是我這對女人無經驗的眼下估視，也許比我所猜的還要少兩歲。一個畧無花樣樸樸實實的頭，爲她證明是站到孤兒寡女一般命運旗子下的生活的人。本色壯姣的皮膚，臉上不擦胭脂也有點兒微紅。這是一個平常女子，在相貌

上除了忠厚外沒有什麼出色處。身段雖不很活潑嬌媚，但有種成熟的少女風味，像三月間清晨田野中的空氣，新鮮甜淨。從命運上說來：或者也是個苦命女子。然而別人再不遇，將來總還能尋一個年齡相似足以養活的丈夫，爲甚要來同我這樣窮無聊賴的上年紀的人來相愛呢？自己餓死不爲奇，難道還要再邀一個女人來伴到挨餓嗎？

關於女人的事，我不敢再想了。

接着一隊肉紅色衣褂的幼稚生打圈子的，又是一件令人發笑的事情。大家看到裝扮得像新娘子似的女先生們，提裙理鬢的做提燈競走，鴨子就食似的樣子，還偏三倒四的將燈籠避到風吹，到後錦標却爲會長老先生所得，惹得蒙幼園的一羣小東小西也活動了。想來我國把英日帝國人打死到一個不剩，一切租地金錢取回外，還佔有了兩國所有時，國人鼓掌之有勁，亦不過如斯而已。我手不動，我臉還剩有

適才爲幽怨情懷而自傷的餘寒，只從有慶祝「百年長壽」「生意興隆」意思的掌聲中留心隔座談話。

「……喔！令尊大人也到了長沙了！去年子我見到他老人家仙健異常，八十多的人——會上了八十罷？」

「是，他哪八十二了。五月子誕日。托福近來還好，每天聽說總要走到八角亭去玩玩，酒也離不得；他那脾氣是這樣。」

「那怎們不到這來爲他老人家做個九秩大慶呢？」

「明年子我這樣想，好是蠻好的，不過……」

這是兩個長沙伢俐很客氣的「寒暄」，若甚親熱。平時一聽到應酬話就頭痛的我，此時却感激牠爲我弛懈一下感情了。

「今天——」說今天的是個不甚陌生的聲音，我把頭掉轉去，一個圓圓兒的笑臉懸掛在我眼前了。這是熟人，同過桌吃過飯的熟人，

但我因爲見面時不會怎樣去問人貴姓台甫，所以至今還不知如何稱呼。至於他，則常喊我爲沈先生，有個時候，又把先生兩字削掉，於我姓上加「密司特」三字。他的笑臉，與其說對我特別表示親善，不如說是生成的爲妥當。笑時不能令人喜也不會給人以大不懌，故這個臉在我看來，還算是一個好臉。

「閣下又很可做一篇記錄了。」

「噢，涼棚差一點兒吹去，柱子攔下來，可不把我們一起打死！我這種忍着笑故意挪過一邊去的對答，謬誤處使他聽來簡直非打一個哈哈不可。」

他把我膀子輕的拍了一下，做個勝利符號，微笑中融和了點自己聰明而他人愚村的滿足興頭在裏面，就跑過別一個坐位後去找快活去了。

我目送他一步一步走去，「有福的人！能這樣聰明不凡，在他人生字典裏，總不會鑄有憂愁煩惱一類使人瘦損的字眼啊！」

當我眼睛停住在一個青背心小丑似的來賓身上時，耳朵同時就接收了許多有趣味的談話。隔坐一個人很肯定說出跑蹠子縱讓你跑得快也終不能跑出世界外的話時，和應這話，並于此證出跑蹠子是無味的竟有五人以上之多。他們于一些小孩子爭繞圈兒跑步走玩意事，竟提出那麼大那麼深一個問題來，這話真要說是哲學家的口吻了。這位先生必勿會想到人生終局是死亡的事上去，若能想到這死亡是事實，則每天必不再吃大米飯泡好味道的冬菜肉片湯了。

我的怪脾味凡是到什麼公共熱鬧場中時，我所留意的不是使大眾注意的總樞，却只注意那些別人不愛注意的看客舉動。我喜歡看別人演劇式的應酬，很頑固的爭論，以至于各不相下相打相罵；這些解除

我無聊抑鬱的效用，比之五角錢以上始能入場的電影場還更有力。見別人因應付環境，對常不相同的對手方特別裝一副臉嘴向之言笑，而對手方也裝着注意，了解，同情，親密，熱心，種種面目，以圖達到誑騙目的爲止；我以爲人生的劇場，演劇的人，比台上背劇本的玩意事，不單是徹底許多；也藝術化許多了！

于時，第三個位子上，來賓席一個中年胖子先生說道：

「我打許多電話，莫看見接，我想這莫非電話壞了罷？以後又聽到你櫃上說，才知是早出來了。」

「是是，早就出門了。先本想蠻早的來，看看運動會，展覽會，誰知道一出門就碰到一位同學，才知今天學校須把應攷的課業理清，自十點到十二點幸而完了，忙動身來了——」

兩個的話，都有點長沙湘潭混合語氣。若非長沙伢俐，說來也不

會如此親切的罷。說話的態度，能幫助人的互相間親近，真是至確之事。如其把這些話用鎮筭苗子腔來說，不但失了原來婉柔的意味，而且莽撞到使人不耐了。

「那是十二點動身了。（胖子主人以手摟表科）兩點半，到此真算快。」

「今天是坐汽車來的，所以還不慢。」

我才想起，難怪只聽到剛才宮門那邊，咯咯咯咯無恥的矜驕號筒聲！大概胖子也記起適間大衆爲咯咯咯咯一齊掉過頭去，招待員趕即把禮帽端整迎上前去的情形了。

「噯，汽車，同誰？」這同誰的語氣，其實胖子已有了點不恭，正如看不起客，量想客不能單雇汽車縱坐來此也必搭順水船而來的意思。

「不，不，我坐電車到西直門，西直門才乘汽車到——」客的答語，使我失笑。

「到萬壽山，萬壽山再坐洋車到此吧。」

主人爲客補足了客所欲言而主人不必聽的話，我以爲兩人無論如何總會有一陣沉默了，誰知年青的客人又就此翻了一個面：

「是，是，汽車到了萬壽山就不再動了。說來奇怪，碰巧得很！我從西直門電車跳下，一出西直門，一部汽車就正待跑路的樣子，車子已在尾巴上冒了烟，我找了一個空位坐下後，不俟比我以後的人上車，就略登略登開行了。路上也不停，一直就到萬壽山。五十枚叫了一部洋車，蠻快的拉到這來——五十枚不費吧？」

「……」主人如何去答復這問話，可惜爲羣衆巴掌聲吞滅了。

大家對於學生們用一根竹篙子學跳高的本領，稱讚異常。有兩人

人很有把握似的，說如此本領，跳院門的高牆已有餘；其不知趣的另兩個，則又說還差得，至少牆要比那竹篙高三尺。幸好大家以後也不過於認真，不然，就會非把學生喊來，要他扛一根竹竿試在院門前跳一下不可了。

說跳得過的就是那兩位主客，客又說前次華東運動會時，所見跳高的選手也不過如斯。客的話從氣派上看來，雖保守了點，長沙人誇大風味，然這似乎也無害於賓主間友情。這些話若是拿來爲體育教員說，還許能令喊口令的聲氣加壯。

「老劉，老劉，你客來了吧？」不知是誰個在後排問了一句。

胖子姓劉是一定了。我見到笑了一忽兒，用手略指指客人，一面回過頭去說是哪哪這不是嗎？所謂客者，聞了那邊問詢胖子，才記起把帽子從頭上抓下來，同時將頭略扭，預備介紹時間貴姓台甫。

那老光的頭髮，向後梳去；有陣微風過時，我那一排椅子坐的人，大概都能嗅到一點玫瑰油淡淡香氣。

實際上今天受恩惠的，是幾個賣柿子的鄉下人。他們比我們來的還早，八點鐘以前就從門頭村一帶担柿子來做生意了。幾個用筐子裝柿的，比用青布包單提來的還多賣了點香蕉糖之類。賣落花生的，則分乾濕兩種。到晚上，他們的貨物，多變成雙銅元躲進身邊的麻布口袋裏去了，他們希望每年能遇到院中多有那麼幾次會，似乎比普通看熱鬧的人也來的更懇切一點。貨物賣完，不知甚麼時候就收拾担子回去了。

當落日沈到山後，日脚殘影很快的從大操坪爬過臥佛寺山頭了，天上已蒸出了些淡淡桃紅色雲彩。我隨到散亂的隊伍擠進大門時，見

到一個幼稚生爲柿皮滑滾地上，爛起臉牽着保姆的手擠到我的前面去了。我腳下的花生殼，是端來也軟軟的。風樹間五十四年雙十節

「外樹，怎麼這和又不發出和交派讓警察來捉我？」

路旁官部。
彩育大風，天上全是藍色。我同一時，指著五區區地頭下，土舞顯出春來。

匪下，一四草，一四樹，豈不見絲，身大開已幾百幾下。對太開的來

不干和，我對得五一帶對對的國獄土，指著這區區的大開。春天對

在我手上了，誰沒有見我所要的同來到。候工又候，我的工作已爲人

主文請

又放下到別處去了，我所希望的仍然沒有得到。

生之記錄

下午時，我伏倚在一堵矮矮的圍牆上，浴著微溫的太陽。春天快到了，一切草，一切樹，還不見綠，但太陽已很可戀了。從太陽的光上我認出春來。

沒有大風，天上全是藍色。我同一切，浴著在這溫暱的晚陽下，都沒言語。春得更懇切一點。貨物賣完，不知甚麼時候就收拾担子回去了。「松樹，怎麼這時又不做出昨夜那類響聲來嚇我呢？」

「那是風，何嘗是我意思！」有微風樹間在動，做出小小聲子在答應我了！

「你風也無恥，只會在夜間來！」
「那你爲什麼又不常常在陽光下生活？」
我默然了。

因爲疲倦，腰隱隱在痛。我想哭了，「在太陽下還哭，那不是可羞的事嗎？」我怕在牆坎下松樹根邊側臥著那一對黃雞笑我，竟不哭了。

「快活的東西，明天我就要教養你的老田殺了你！」

「因爲妒嫉的原故，」松樹間的風，如在椰揄我。

我妒嫉一切，不止是人！我要一切，把手伸出去，別人把工作扔在我手上了，並沒有見我所要的同來到。候了又候，我的工作已爲人取去，隨意的一看，又放下到別處去了，我所希望的仍然沒有得到。

第二次，第三次，扔給我的還是工作。我的靈魂受了別的希望所

哄騙，工作接到手後，又低頭在一間又窄又濶的小房中做著了，完後再伸手出去，所得的還是工作！

我見過別的朋友們，忍受著飢寒，伸著手去接得工作到手，畢後，又伸手出去，直到靈魂的火焰燒完，伸出的手還空著，就此僵硬，讓人漠不相關的抬進土裡去，也不知有多少了。

這類安息了燒完了熱的幽魂，我就有點妒嫉牠。我還不能像他們那樣安靜的睡覺——夢中有人在追趕我，把我不能做的工作扔在我手上，我怎麼不妒嫉那些失了熱的幽魂呢？

我想著，低下頭去，不再顧到抖著脚曝於日的雞笑我，仍然哭了。

在我的淚點墜跌際，我就妒嫉牠，淚能墜到地上，很快的消滅。我不願我身體在靈魂還有熱的以前消滅。有誰人能告我以靈魂的

火先身體而消滅的方法嗎？我稱他爲弟兄，朋友，師長——或更好聽一點的喊叫，只要把方法告訴我呀！

我忽然想起我浪了那麼多年爲什麼還沒燒完這火的事情了，研究牠，是誰在暗裏增加我的熱。

母親，瘦黃的憔悴的臉，是我第一次出門做別人副兵時記下來的。

妹，我一次轉到家去，見我灰的軍服，爲灰的軍服把我們弄得稍稍陌生了。一點，躲到母親的背後去，頭上繫著青的綢巾，因爲額角在前一天漲水時玩著碰傷了。

大哥，說是「少喝一點吧」，答說將來很難再見了。——看看第二枝燭又只剩一寸了。說是「聽雞叫從到關外就如此了」，大的淚，沿著爲酒灼紅了的瘦頰流著，

「我要把媽的臉變胖一點，」只想起這一椿事，我的火就永不能熄了。

若把這事忘却，我就要把我的手縮回，不再有希望了。……

黃雞可以證明春天將到的日頭快沈到山後去了。我腰還在痛。想拾片石頭來打那驕人的一對黃雞一下，雞咯咯的笑著逃走去。若是我真能教老田殺牠，我要吃牠的膊腿——

來領把石子向空中用力擲去後，我只有準備夜來受風的恐嚇。

灰的幕，罩上一切，月不能就出來，星子很多在動。在那只留下
一個方的輪廓的建築的下面，人還能知道是相互在這世上活着。我却
不能相信世上還有兩個活人。世上還有活東西我也不肯信。因為一切
死樣的靜寂，且無風。

我沒有動作，倚在廊下聽自己的出氣。

若是世界永遠是這樣死樣沈寂下去，我的身子也就這樣不必動彈，做爲死了，讓我的思想來活，管領這世界。凡是在我眼面前生過的，將再在我思想中活起來了，不論仇人或朋友，連那被我無意中搥死的吮血蚊子。

我要再來受一道你們世上人所給我的侮辱。

我要再見一次所見過人類的慘酷。

我要追出那些眼淚同笑聲的損失。

我不我要捉住那些過去的每一個天上的月亮拿來比較。

我要稱平我朋友們送我的感情的重量。

我要摩摩那個把我心碰成永遠傷創的人的眼。

我這哈哈的笑；像我小時的笑！

我要在地下打起滾來哭，像我小時的哭！

我沒有那樣好的運，就是把這死寂空氣再延下去一個或半個時間也不可能。一枝笛子，在比那堆只剩下輪廓的建築更遠一點的地方，提高喉嚨在歌了。

聽不出他是怒或是喜來，孩子們的嘴上，所吹得出的是天真。

「小小的朋友，你把笛子離開嘴，像我這樣，倚在牆或樹上，地上的石板乾淨你就坐下，我們兩人來在這死寂的世界中，各人把過去的世界活在思想裏，豈不是好嗎？在那裏，你可以看見你所愛的一切，比你吹笛子好多了！」

我的聲音沒有笛子的尖銳，當然他不會聽到。笛子又在吹了，不成腔曲，正可證明他的天真。

他這個時候是無須乎把世界來活在思想裏的，聽他的笛子的快樂的調子可以知道。

小小的朋友，你不應當這樣！別人都沒有做聲，爲什麼你來攪亂這安寧用你的不成腔的調子？你把我一切可愛的復活過來的東西都破壞了，罪人！

笛子還在吹。他若能知道他的笛子，有怎樣大的破壞，對人影響到詛恨他時，怕也能看點情面把笛子放下罷。

又問甚麼都不能不想了，只隨到笛子的聲音。

上空沿著笛子我記起一個故事，六歲至八歲時，家中一個苗老阿姪，對我說出許多故事。關於笛子，她說原先是有個皇帝，要算喜歡每日裏打著哈哈大笑，成了瘋子。皇后無法。把賞格懸出去，治得好皇帝的賞公主一名。這一來人就多了。公主美麗像一朵花，誰都想把這花

拿回家去。可是誰都想不出什麼好法子來。有些甚至於把他自己的兒子，牽來當到皇帝面前，切去四肢，皇帝還是笑！同此這類笨法子很多。皇帝以後且笑得更凶了。到後來了一個人，鄉下樣子，短衣，手上空空，拿一枝竹子。皇后問：你可以治好皇帝的病嗎？來人點頭。又問他要什麼藥物來治？那鄉下人遞竹子給皇后看。竹子上有眼，皇后看了還是不懂。莫名其妙的一個鄉下人，看樣子還老實，就叫他去試試罷。見了皇帝，那人把竹子放住嘴邊勒著，略一出氣，皇帝就不笑了。第一段完後，皇帝笑病也好了。大家喜歡得了不得。……那名公主後來自然是歸了鄉下人。不過，結果公主學會吹笛子後，皇后却把鄉下人殺了。……從此笛子就傳下來，因為有這樣一段慘事，笛子的聲音也愈悲。

阿好人是早死了，所留下的，也許只有這一個苗中的神話了。

(願她安甯！)

我從那時起，就覺得笛子用到和尚們做法事是頂合式。因為笛子有催人下淚的能力，做道場接亡時，不能因喪事流淚的，便可以使笛子掘開他的淚泉！

聽著笛子就下淚，那是兒時的事，雖然並不要我家中死什麼人。二姐因為這樣，笑我說是孩子脾氣，有過許多回了，後來到她的喪事，一個師傅，正拿起笛子想要逗引家中人哭泣，我想及二姐生時笑我的情形，竟哭的暈去了。

近來人真大了，雖然有許多事情養成我愛保存小孩愛哭的脾氣，可是笛子不能令我下淚。近來聞笛，我追隨笛的聲，颺到虛空，重現那些過去與笛子有關的事，人一大，感覺是自然而然的鈍了。笛聲減了，我感到驟然的虛空起來。

——小小的吹笛的朋友，你是在想什麼罷？你是望著天空一個人在想什麼罷？我願你這時年紀，是只曉得吹笛的年紀！你若真是真懂得像我那想，靜靜的想從這中抓取些渺然而過的舊夢，我又希望你再把笛勒在嘴邊吹起來！年紀小一點的人，載多悲哀的回憶，他將不能再吹笛了！還是吹罷，夜深了，不然你也就睡得了！

像知道我在期望，笛又吹著了，聲音略變，大約換了一個較年長一點的人了。

抬起頭去看天，黑色，星子却更多更明亮。

在雨後的中夏白日裏，麻雀的吱喳雖然使人畧畧感到一點單調底寂寞，但既沒有沙子被風吹揚，琴本書來坐在槐樹林下去看，還不至於枯燥。

鎮日爲街市電車弄得耳朵長是嗡嗡嚙嚙的我，忽又跑到這半鄉村式的學校來了。名爲駱駝莊，我却不見過一匹負有石灰色的駱駝，大概牠們這時是都在休息去了罷。在這里可以聽到富於生趣的雞聲，還是我到北京來一個新發見。這些小喉嚨喊聲，是夾在農場上和煦可親的母牛叫喚小犢的喊聲裏的，還有坐在榆樹林裏躲蔭的流氓鷓鴣同牠們相應和。

雞聲我的確至少是有了兩年以上沒有聽到過了，鄉下的雞聲則是民十時在沅州的三里坪農場中聽過。也許是還有別種原故吧，凡是雞聲，不問牠是荒村午夜還是晴陰白晝，總能給我一種極深的新的感動。過去的一切慕與懷戀，而我也會從這些在別人聽來或許但會感到夏日過長催人疲倦思眠的單調長聲中找出。

初來北京時，我愛聽火車的嗚鳴汽笛。從這中我發見了牠的偉大；

使我不馴的野心常隨着那些嗚嗚聲向天涯不可知的遼遠渺茫中馳去。但這不過是一種空虛寂寞的客寓中寄托罷了！若拿來同鄉村中午雞相互唱酬的叫聲相比，給人的趣味，可又不相同了。

我以前從不會在高中半夜裏有過一回被鷄聲叫醒的事情。至於白日裏，除了電車的嚙嚙聲以外，便是百音合奏的市聲——連母雞下蛋時「咯大咯」也沒有聽到過。我於是疑心到北京城裏的住戶人家是沒有養過一隻活雞的。然而，我又知道我猜測的不對了，我每次爲相識扯到飯館子去，總聽到「辣子鷄」「燻鷄」等等名色。我到菜市去玩時，似乎看到那些小攤子下面竹罩裏，的確也又還有些活鮮鮮（能伸翅膀，能走動，能低頭用嘴亮去清理翅子——但不做聲）的鷄。牠們如同啞子，擠擠挨挨站着却沒有做聲。這若那二個人從沒看見過鷄，僅僅子據書上或別人口中傳說「鷄是好勇狠鬥，能引吭高唱……」鷄

的樣子，那末，見了這罩子下的鷄，我敢相信他絕不會以為這就是鷄！若是他又不見過鷄子，但聽說鷄子是老實馴善的半家禽呢，那他就會開口說這是鷄子。

牠們之所以不能叫，或者並不是不會叫（因為凡鷄都會叫，就是鷄婆也能「咯大咯」）只是時時耽驚受怕，想着那鋒利的刀，沸滾的水，憂愁不堪，把叫的事就忘懷了呢！這本不值得我們什麼奇異，譬如我們人到憂愁無聊（還不至於死）時，不是連講話也不大願意開口了嗎？

然而我還有不解者，是：北京的鷄，固然是日陷於宰割憂懼中；但別的地方鷄，就不是拿來讓人宰割的？為甚別的地方的鷄就有興致來高唱愉快的調子呢？我於是乎覺得北京古怪。看着沈靜不語的深藍天空，想着北京城中的古怪，為那些一遞一

唱鷄聲弄得有點疲倦來了。日光下的小生物，行動野恍可厭而又可愛的蚊子，在空中如流星般晃去，似乎更其愉快活潑，我記起了「飄若驚鴻宛若游龍」兩句古典文章的用處來。

然而四

不...

夜來聽到淅瀝的雨聲，還挾着噤噤噤噤的輕雷，屈指計算今年消
失了的日月，記起小時覺得有趣的端陽節將臨了。

水，這樣的雨，在故鄉說來是爲划龍舟而落。若在故鄉聽着，將默默

地數着雨點，爲一年的老是臥在龍王廟倉房裏那幾隻長而狹的木舟的
高興，童心的歡悅，連夢也是甜蜜而舒適！北京沒有一條小河，足供
五月節划龍舟的娛樂，所以我覺得北京的端陽寂寞。既沒有划龍舟的
小河，而爲划龍舟而落的雨又依就這樣落個不止，我於是又覺得這雨
也異常落得寂寞而無聊了。

雨是嘩喇嘩喇地落，且當做故鄉的夜雨吧：臥在床上已睡去幾時候的九妹，爲這麼一個炸雷驚醒後，耳朵中聽到點點滴滴的雨聲了，又怕又喜，將攬着並頭睡着底媽的頸頸，極輕的說：

「媽，媽，你醒了吧。你聽又在落雨了！明天街上會漲水，河裏自然也會漲水。說不定莫把北門河的跳岩也淹過了昵。我們看龍舟會又非要到二哥的乾爹那吊樓上不可了！那橋上的吊樓好是好，可是若不大漲水，我們仍然能站到玉英姨她家那低一點的地方去看，無論如何要有趣一點。我又怕那樓高，我們既不放炮仗，站到那麼高高的樓上去看有什麼意思呢。媽，媽，你講看：到底是二哥乾爹那高樓上好——還是玉英姨家好呢？」

——「我寶寶說得都是。你喜歡到那一處就去那處。你講那處好就是那處。」媽的答復，若是這樣能够使九妹聽來滿意，那麼，九妹

便不再做聲，又閉眼睛做她的龍舟夢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倘若說：

——老九，老九，又漲大水了。明天，後天，看龍船快了！你預備的衣服怎樣？這無論如何不到十天了啦！

她必又格登格登跑到媽身邊去催媽爲趕快把新的花紡綢衣衫縫好，說是免得又穿那件舊的現成的花格子洋紗衫子出醜。其實她衣所差者，不過一排扣子同領口上沒完工，然而她那衣服及時沒有縫成的恐怖，佔住心裏，終不能禁止她莫着急去同媽嘍叨。

晚上既是這樣大雨，則一到早上來，放在簷口下的那些木盆木桶會滿盆滿桶的裝着雨水了。這雨水省却了我們到街上喊賣水老江進屋的功夫。包粽子的竹葉子便將在這些桶裏洗漂。

只要是落雨，可以不用問他大小，都能把小孩子引到端節來臨的

的歡喜中去，大人們呢，將爲這雨增添了幾分忙碌。

但雨有時會偏偏到五日那一天也不知趣大落而特落的。（這是天的事情，誰能斷料的定？）所以，在這幾天，小孩子人人都有一點工作——這是沒有那一個小孩子不願搶着做的工作：就是祈禱。他們誠心祈禱那一天萬萬莫要落下雨來，縱天陰沒有太陽也無妨。他們祈禱的意思如像請求天一樣，是各個用心來默祝，口上却不好意思說出。這工作既是一般小孩的事，是以九妹同六弟兩人都免不了背人偷偷的許下願心——大點的我，人雖大了，願天晴的心思却不下於他倆。

於是，這中間就又生出爭持來了。譬如誰個胆虛一點，說了句「我猜那一天必要落雨呀。」

那一個便「不，不，決不！我敢同誰打賭：落下了雨，讓你打二十個耳刮子以外還同你磕一個頭。若是不，你就爲我——」

「我猜必定要下，但不大。」虛心者又若極有把握的說。

「那我同你打賭罷。」

不消說爲天晴袒護這一方面的人，當聽到雨必定要下的話時氣已登顛顛了！但你若疑心到說下雨方面的人就是存心願意下雨，這話也說不去。這里兩人虛心，兩人都深怕下雨而願意莫下雨，却是一樣。僥倖雨是不落了。那些小孩子們，對天的讚美與感謝，雖然是在心裏，但你也可從那微笑的臉上找出。這些誠懇的謝詞若用東西來貯藏，恐怕找不出那麼大的一個口袋呢。

我們在小的孩子們（雖然有不少的大人，但這樣美麗佳節原只是爲小孩子預備的，大人們不過是搭稱的豬肝罷了。）喝彩聲裏，可以看到那幾隻狹長得同一把刀一樣的木船在水面上如擲梭一般拋來拋去，一個上前去了，一個又退後了；一個停頓不動了，一個又打起圈

子演龍穿花起來；使船行動的是幾個紅背心綠背心——不紅不綠之花背心的水手。他們用小的橈槳促船進退，而他們身子又讓船載着來往，這在他們真可以說是用手在那里走路呢。

過了這樣發狂似的玩鬧一天，那些小孩子如像把期待儘讓划船的人划了去；又太平無事了。那幾隻長狹木船自然會有些當事人把牠拖上岸放到龍王廟去休息，我們也不用再去管牠，「牠不寂寞嗎？」幸好愛遇事發生疑問的小孩們還沒有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來為難過他媽。但我想即或有聰明小孩子問到這事，還可以用「牠已結結實實同你們玩了一整天，所以這時應得規規矩矩睡到龍王廟倉下去休息！牠不像小孩子愛熱鬧，所以也不會寂寞！」這些話來回答。

從此一天後，大人小孩似乎又漸漸的把昨日那幾把水上拋去的核

子忘却了——普通就很難聽到別人從閒話中提到這梭子的故事。直到第二年，五月節將近，龍舟雨再落時，又才有人從點點滴滴中把這位被忘却的朋友記起。

五

我看我桌上綠的花瓶，新來的花瓶，我很客氣的待牠，把牠位置在墨水瓶與小茶壺之間。

天氣近初夏了。各樣的花都已謝去。這樣古雅美麗的瓶子，適宜插了香花。適宜插藤花。一枝兩枝，或夾點草，只要是青的，或是不很老的柳枝，都極其可愛。但是，各樣花都謝了，或者是不謝，我無從去找。

讓新來的花瓶，寂寞的在茶壺與墨水瓶之間過了一天。花瓶還是空著，我對牠用得著一點羞慚了。這羞慚，是我曾對我

的從不曾放過茶葉的小壺，和從不曾借重牠來寫一點可以自慰的文字的墨水壺，都有過的。

新的羞慚，使我感到輕微的不安。心想，把來送像廷蔚那種過時的生活的人，豈不是很好麼？因為疲倦，雖想到，亦不去做，讓牠很陌生的，仍立在茶壺與墨水壺中間。

懂事的田，見了新的綠色花瓶，知道自己新添了怎樣一種職務了，不待吩咐，便走到農場邊去，採得一束二月蘭和另外一種不知名的草花，把來一同插到瓶子裏，用冷水灌滿了瓶腹。

既無香氣，連顏色也覺可憎；我又想到把瓶子也同摔到窗外去，但只不過想而已。看到二月蘭同那株野花吸瓶中的冷水。乘到無力對我所憎的加以懲治的疲倦時，這些野花得到不應得的幸福了。天氣近初夏了，各樣的花都已謝去，或者不謝，我也無從去找。

從窗子望過去，柏樹的葉子，都已成了深綠，預備抵抗夏的熱日，似乎綠也是不得已。能够抵抗，也算罷了。我能用甚麼來抵抗這晚春的懊惱呢？我不能拒絕一個極其無聊按時敲打的校鐘，我不能：不能再拒絕一點什麼。凡是我所憎的都不能拒絕。這時遠遠的正有一個木匠或鐵匠在用斧鑿之類做一件什麼工作，釘釘的響，我想拒絕這種聲音，用手蒙了兩個耳朵，我就無力去抬手。心太疲倦了。

綠的花瓶還在眼前，若知道我的意思的田，換上了新從外面要來的一枝有五穗的紫色藤花。淡淡的香氣，想到昨日的那個女人。看到新來的綠瓶，插著新鮮的藤花，呵，三月的夢，那麼昏昏的

做過！

：：：想要寫些什麼，把筆提起，又無力的放下了。

西山

殘冬

春橫巷的這頭，

橫巷的那頭，

徒弟們的手指解了凍

小舖子裏颯出之麪杖聲已不像

昨日般生澀了。

又是春一節

朋友們中人討論到袷衫料子，

大路上的行人，已不復肩縮如

驚後之刺豬，

街頭屋角，留著既污之餘雪。

電線上掛了些小小無所歸的風

箏，

孩子的心又掛在風箏上面。

輕薄的楊柳，

做着新夢——

夢到又穿起一身淡黃裙裳，

嫁與東風！

十五年元日

春月

雖不如秋來皎潔，不似夏時皎

眼但朦朧憧憬，庭前綠草

又另有一種

淒涼意味。

小窗半掩，風出之聲，綠草不覺

有軟軟東風，飄下那

飄裙拂髻；

春寒似猶堪怯！

春寒

何處瀏亮笛聲，十五平元日

若訴煩冤，

跑來庭院？良宵黃粉，

幽香淡寒。

神嗅着淡淡茶蘼，

人如在

黯澹烟靄裡。

春風卷土面。

更驚土樹下些小小，無河欄前風

海頭星夜，留春過盡，夕陽暮。

薄暮

一塊綢子，灰灰的天！

點了小的「亮圓」；——

白紙樣剪成的「亮圓！」

我們據了土堆，

頭上草虫亂飛。

平林漠漠，前村模樣！

烟霧平平浮漾；——

長帛樣振盪的浮漾！

不見一盞小燈，

遙聞喚雞聲音。

註：「亮圓」苗語月

——在北京西山

螢火

雨休息了，謝謝牠：

今夜不再攪碎我的幽夢。

我需要一個像昨夜那麼閃着

青光的螢虫進來，

好讓牠滿房亂飛，

把柔軟的青色光炬，

照到頂棚，照到牆上。

在寂寞裏，

牠能給人帶進來的安慰，

比牠翅子還大，比牠尾部光

炬還多。

牠自己想是不知道什麼寂寞

的罷，

靜夜裏，幽靈似的，

每每還獨自在我們的廊簷下

徘徊！

能得着小孩子的愛，

能得着大人們的憐，

能得着懷有秋意的感傷者同

情，

牠是有福了。

怎麼這樣值得愛憐的小東西

還須受人幽囚呢？

想起市場貨攤上那些小小鐵

絲籠，

使我爲牠命運而悲傷。

原來，從憎惡裏，

你可以取到自由；

人若愛你，他就願意你進他

造就的囚籠裏去！

我喜歡你

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
羊，

我願意來全羊溫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
默；

（幾乎近於抑鬱了的沉默！）
你怎麼能知？

我貧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麗的毛羽，
並那用言語來裝飾他熱情
的本能亦無！

臉上不會像別人能掛上點殷

懃，

笑，

嘴角也不會怎樣來常深著微
眼睛又是那樣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
字，

我就就抖戰，
身就沁汗！
並不當到別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裏，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底名
字。

二月於北京

薄暮

一塊綢子，灰灰的天！

點了小的「亮圓」；——

白紙樣剪成的「亮圓！」

我們據了土堆，

頭上草虫亂飛。

平林漠漠，前村模樣！

烟霧平平浮漾；——

長帛樣振盪的浮漾！

不見一盞小燈，

遙聞喚雞聲音。

註：「亮圓」苗語月

——在北京西山

螢火

雨休息了，謝謝牠：

今夜不再攪碎我的幽夢。

我需要一個像昨夜那麼閃着

青光的螢虫進來，

好讓牠滿房亂飛，

把柔軟的青色光炬，

照到頂棚，照到牆上。

在寂寞裏，

牠能給人帶進來的安慰，

比牠翅子還大，比牠尾部光

炬還多。

牠自己想是不知道什麼寂寞

的罷，

靜夜裏，幽靈似的，

每每還獨自在我們的廊簷下

徘徊！

能得着小孩子的愛，

能得着大人們的憐，

能得着懷有秋意的感傷者同

情，

牠是有福了。

怎麼這樣值得愛憐的小東西

還須受人幽囚呢？

想起市場貨攤上那些小小鐵

絲籠，

使我爲牠命運而悲傷。

原來，從憎惡裏，

你可以取到自由；

人若愛你，他就願意你進他

造就的囚籠裏去！

我喜歡你

你的聰明像一隻鹿，
你的別的許多德性又像一匹
羊，

我願意來全羊溫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虛驚，
故在你面前只得學成如此沉
默；

（幾乎近於抑鬱了的沉默！）
你怎麼能知？

我貧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麗的毛羽，
並那用言語來裝飾他熱情
的本能亦無！

臉上不會像別人能掛上點殷

懃，

笑，

嘴角也不會怎樣來常深著微
眼睛又是那樣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字，

字。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
字，
我就就抖戰，
我就就沁汗！
並不當到別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裏，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底名

二月於北京